

宋

會

要

宋會要

刑法禁約

太祖建隆四年七月九日武勝軍節度使張永德上言
當道百姓家有疾病者雖父母親戚例皆捨去不供飲
食醫藥疾患之人多以饑渴而死習俗既久為患實深
已喻今後有疾者不計尊幼並須骨肉躬親看視如更
違犯並坐嚴科從之乾德四年五月十三日詔曰如聞
西川諸色人移置內地者仍習舊俗有父母骨肉疾病
多不省視醫藥宜令逐處長吏常加覺察仍下西川管
內並曉諭禁止八月五日詔曰朕自下巴邛繼行恩
宥務去煩苛之政俾蘇疲瘵之民尚念國家之歲賦常
租猶令蠲免臣下之倍稱出息豈可誅求應西川諸州

人戶自前有負偽國臣僚博放出利錢帛者詔到日並
與除放如或元非出利及今後別有逋債不在此限所
在長吏其備錄詔書以諭闕內百姓 二十二日詔曰
時和年豐有國工瑞今三農不害百姓小康夏麥既登
秋稼復稔倉箱有流衍之望田里無愁歎之聲實上天
之垂休豈涼德之所致諸道刺史縣令職在養民所宜
敦勸各令儲蓄以備凶荒尚慮下民恃此豐登廣有費
用或蒲博好飲或游墮不勤有一於此是為棄本倍宜
約束無抵憲章所在長吏及令佐等當明加告諭使知
意 六年六月十一日詔曰厚人倫者莫大於孝慈正
家道者無先於敦睦况犬馬尚能有養而父子豈可異

居有傷化源實玷名教近者西川管內及山南諸州相
次上言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別籍異財仍不同
居詔到日仰所在長吏明加告誡不得更習舊風如違
者並準律處分 開寶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今後或
有丘園宿德鄉縣耆年並委所在州縣官等時與延客
親加問訊察人民之疾苦除胥吏之誅求凡有踰違咸
須改正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詔中
外官吏以告身及南曹歷子於賞區權息錢者並禁之
違者官為取之不償其直 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詔曰
書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傳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故
一年耕則有三年之食百日勞則有一日之息所以敦

本厚生足兵足食之大畧也如聞南畝之地污萊尚多
比星之民游墮斯衆歲稔則犬馬或餘於梁肉年饑則
妻子不厭於糟糠罕能固窮遂至冒法豈君人者教化
之未審而為吏者誘道之乖方宜伸交儆之詞式變已
然之俗令膏澤屢降楚麥將登當及此時便為儲蓄應
州縣長吏限詔到日告諭鄉民常歲所入除租調外不
得以食犬彘多為酒醪嫁娶喪葬之具並從簡儉少年
無賴輩相聚蒲博飲酒者鄰里共捕之凡爾庶民宜體
茲意 九月二十五日詔曰應沿邊州軍縣鎮等朕尊
臨萬國子育兆民思欲覆載之間盡躋仁壽之域兵者
凶器豈必用之况契舟一邦素無離隙頃歲交通使命

各保封疆亭候無虞烽塵罷警尋以太原舊壤潛竊相承毒雪生民拒違朝化朕所以親提銳旅直抵孤城蓋為伐罪之行靡有黷武之意而契丹朋附逆黨棄背驩盟輒率醴裘之民求為脅齒之援蚊蟲暴集不免於驅除豺狼無厭須行於翦滅既平汾晉尋幸塞垣靡辭再駕之勤親畧全燕之地諒茲曲直炳若丹青邇年金革甫寧創痍漸復百姓等各思安堵勉務力田不得闕出邊關侵撓帳族及掠奪畜產搔動邊陲宜令所在州縣嚴加訶邏違者重論其罪生口羊馬等並送於塞外以稱朕屈已息民之意焉 雍熙二年閏九月二十四日詔曰嶺嶠之外封域且殊蓋久隔於華風乃染成於汚

俗朕常覽傳記備知其土風飲食男女之儀婚姻喪葬之制不循教義有虧禮法昔漢之任延理九真郡遂變遐陋之地而成禮義之俗是知時無古今人無遠近問化之如何耳豈有弗率者乎應邕容桂廣諸州婚嫁喪葬衣服制度并殺人以祭鬼病不求醫藥及僧置妻孥等事並委本郡長吏多方化導漸以治之無宜峻法以致煩擾 初帝覽邕管記知其俗陋故下是詔 四年正月十日帝以萬州所獲犀皮及蹄角示近臣先是有犀自黔南來入忠萬之境郡人因捕殺之詔自今有犀勿復殺 淳化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峽州長楊縣民向祚與兄向收共受富人錢十貫俾之採生巴峽之俗殺

人為犧牲以祀鬼以錢募人求之謂之採牲祚與其兄謀殺縣民李祈女割截耳鼻斷支節以與富人為鄉民所告抵罪著作郎羅處約奉使道出峽州適見其事抗疏以聞因下詔劍南東西川峽路荆湖嶺南等處管內州縣戒吏謹捕之犯者論死募告者以其家財畀之吏敢匿而不聞者加其罰 九月二十一日崇儀副使郭載言前使劍南日見富人家多名贅婿與所生子益富人死即分其財貧民多捨其父母出贅甚傷風化而益爭訟望禁之詔從其請 二年閏二月十九日詔曰京城先是無賴輩相聚蒲博開櫃坊屠牛馬驢狗以食私銷鑄銅錢為器用雜物並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

者斬隱匿而不以聞及居人邸舍僦與惡少為櫃坊者並同其罪 四月二十七日詔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中有羣衆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許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藏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 六月二十三日詔陝西路諸州戒疆吏謹視有掠生口闌出邊關賣與戎人者捕之寘于法匿不以聞者同罪 七月二日詔先是黃門方保言獻議於邠寧慶等州買羊分遣官健牧養村野間侵民田妨種藝數郡被其害自今宜罷之 七月詔江南兩浙諸州民先聚旁妻在太平興國元年已前者為人所訟不得受 十二月詔嶺南諸州幕職州縣官等並許攜妻孥之任秩滿不得寄

寓於部內違者罪之 先是黃播以知縣秩權守象州
寄孥於桂州播被疾且革潛遣迎妻子至治所疾愈自
陳於轉運使因復遣妻子詣本處本道以聞帝憫之釋
播罪而降是詔 十二月十日詔曰地氣方閉不可起
衆興作以發天地之氣致生人之疾疫應京城諸處力
役土功並宜權罷以奉順時令焉 三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詔曰兩浙諸州先有衣緋席中單執刀吹角稱治
病巫者並嚴加禁斷吏謹捕之犯者以造妖惑衆論寘
于法 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詔劍南諸州民為州縣長
吏建生司堂者宜禁之 先是官吏有善政部內豪民
必相率建祠宇刻碑頌以是為名因而倍斂小民患之

帝知其事故降是詔 五月十二日詔曰先是歲用蒿
數十萬圍供甄官及尚方染作自今染作以木柿給之
造弓弩先用牛筋自今工官為弓弩其縱理用牛筋他
悉以羊馬筋代之 歲省牛筋千萬帝孜孜政理慮物
有橫費恐吏督責急而民有屠耕牛以供官者故下是
詔 八月三日詔應文武臣僚子弟因父兄亡歿錄用
者如未經百日輒出并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仰御史
臺察訪聞奏 至道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詔制置劍南
峽路諸州旁戶先是巴庸民以財力相君每富人家役
屬至數千戶小民歲輸租庸亦甚以為便上言者以為
兩川兆亂職豪民嘯聚旁戶之由也遂下詔令州縣責

任鄉豪更相統制三年能肅靜寇盜民庶安堵者並以
其豪補州縣職以勸之遣職方員外郎時載監察御史
劉師道乘傳齎詔書諭旨既而載等復奏旁戶素役屬
豪民皆相承數世一旦更以佗帥領之恐人心遂擾因
生佗變帝然之其事遂寢 真宗咸平元年十月二十
八日禁峽州民殺人祭鬼 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司封
員外郎高如晦言三司每下牒諸州多失通濟或折科
物色非有所產或移割稅賦不便於民或言若徇公而
奇在私曲或事若利官而貽患於後如此條件甚衆外
方既為所統一例遵承欲望自今許諸州軍長吏祥視
如理實有害即具駁奏從之 三年六月六日詔河北

諸州軍凡有科率本官當親閱文簿均配不得專委廟
鎮違者罪之 十六日著作佐郎胡則言請課河北縣
種榆柳以備材用從之 四年十二月二日詔曰昨益
利彭州戍兵謀亂自貽刑憲來就誅鋤眷彼黎甿或多
反側用寬註誤式廣好生宜令逐州除逃亡徒黨見擒
捕外其餘一切不問及以西蜀自王均叛渙之後人心
未寧亦有小民潛相誑惑宜令長吏嚴切警察如有訛
言動衆情理切害者斬訖以聞 五年四月十二日詔
西川官吏勿留東人從知益州馬知節請 景德元年
十月三日令河東陝西沿邊州軍倉場謹火禁備戎謀
也 十一月十五日詔留守司如車駕離京後有無賴

不逞輩騷動人民情理難恕者並斬訖以聞 二年二

月二十五日詔曰頗聞戎人所寓潛寘毒於餅餌投之井中留害民庶間者永靜軍多獲此藥宜布告河朔使知其事 九月九日詔舉放息錢以利為本偽立借貸文約者從不應為重科罪 十月十一日詔京東近經

水潦應州縣不急之務擾民者悉罷 三年六月六日

禁諸路轉運使副諸州官吏與管內官屬結親違者重寘其罪 八月十日詔渭州鎮戎軍向來收獲蕃牛以

備犒設自今並轉送內地以給農耕宴犒則用羊豕

九月二日開封府言文武官亡歿諸寺擊鐘未有定制欲望自今大卿監大將軍觀察使以上命婦郡夫人已

上許於天清開寶二寺擊鍾其餘悉禁從之 十月詔
如聞陝西沿邊州郡游惰之民聚而捕博急則為盜恣
擾鄉閭宜令所在申明舊詔嚴行禁之 十八日詔如
聞河北官吏市民物給直不當價宜令轉運使以前詔
揭榜戒之 十一月八日詔應以歷代帝王畫像列街
衢以聚人者並禁止之 十二月二十日詔牛羊司畜
孳乳者並放牧之無得宰殺 四年八月十五日詔自
今內庭及含光等殿在京諸處齋醮內臣於諸司庫務
宣索物料並令庫務具名數押書付逐司方得給付給
訖連內臣文字實封送三司置籍每旬具兩本進內一
留中一下尚書內省用印憑由除破其奉詔監葬者事

畢亦具費奏聞錄別本送三司憑由勘驗如前制 先是內中須索文記委都知司勘驗除破頗有留滯踰年未能結絕者仍令樞密院三司議定此制因出內有所批文簿數卷示宰臣皆以諸司奏知牘背為之帝曰宮中用此記事始自先朝凡宮禁有費多此類也朕常以在京廨舍營宇所費材木素無條約三司提點司不能盡察因令事材場八作司日具支用件狀進內邇者閣承翰面陳官廨樑析望傳宣給換因知有此條約不敢妄費蓋闕西採市羣木軍民甚勞若無禁制其弊滋甚矣 九月十六日詔曰所寶惟穀兆民之天出於耕耘是謂勞苦今萬邦嘉靖五穀大穰是謂有秋允符上瑞

如聞里巷所棄捐宜令開封府告諭民無得棄擲米麥
食物犯者重寘其罪 十月七日詔京城倉場受芻糧
勿得留滯今三司開封府察之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
八日詔曰朕憂勤視政清淨保邦將儉德以是遵庶淳
源而可復乘輿服御之物已屏於紛華宮闕苑囿之規
當存於樸素至於王公戚里卿士庶民因贈遺以相誇
翦繒綵而為飾且念蠶績所出機杼斯勞安可滋侈麗
之風為浮靡之用宜申誕告用示予懷應寺觀祠廟許
依舊外大內及宮院諸苑囿等自前已有絲繒者若便
塗改益成勞費宜令依舊今後止用月白不以五綵裝
飾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施用其幡勝除恩賜外許用

綾絹不得用羅諸般花上許用草不得用練帛 十月
一日詔內臣傳宣取索並令齋御寶文字為號仍先降
式付所由司以辨詐妄 二年正月一日因觀殿庭假
花株帝曰此花承前多剪繒絲為之今止用草自茲郊
裡青城園苑亦令準例 十二日詔曰字岷之術敦教
為先眷乃細民尚迷至化但謀酣樂罔慎行藏或靡顧
宗親顯求析戶或不聞尊長潛舉息錢頗開獄訟之源
終致流離之苦念茲多僻宜示禁科自今有誘人子弟
求析家產恣為不逞及輒壞墳域者仍逐處即時捕捉
并許本家親族鄰人陳告鞠按以聞當議決配其知情
放債人所假錢物不在還理之限如因事彰露應干繫

官吏鄰保並等第勘斷

時開封府民孫亮誘豪家子

韋日新遊飲無度私舉息錢亮又假詞訴理祖業求析

家產命分配充常州牢遂以戒中外焉

四月二日詔

金明池每歲為競船之戲縱民游觀者一月仍許羣官

游賞御史臺皇城司不得察舉

五月二十一日直集

賢院楊侃請令諸州縣無遣胥吏下鄉追事從之 六

月十一日詔曰如聞京城多有無賴輩妄稱稟命詞察

諸司宜令三司捕而懲之 二十一日詔文武官自今

非公事不得入京百司諸公局如監臨官絮家止解字

者許親故來往無得妨其公事 三十日禁皇親募工

造侈靡服物

七月四日詔曰禁呪之方擊刺之術既

靡緣於南畝實有亂於齊民言念僻違用申科禁其河
北諸州軍民戶情棄農業學禁術槍劍桃棒之伎者自
今委諸縣令佐常切覺察違者論如法重者以令衆
十六日詔洞真宮及諸公主宅所須之物任使市易勿
令雜買務供應 時駙馬都尉柴宗慶家僮自外州市
炭入京城所過免算至則盡鬻以取利復於雜買務市
炭重取之家僮輩競有求丐故禁絕之 十九日詔澶
州自今民以耕牛過河者勿禁 時河朔牛疫河南民
以牛貿易者甚衆而澶州浮梁主吏輒邀留之故也
二十二日詔河北沿邊州軍公吏不得非禮使之時邊
郡以北境遣使朝聘為之主禮常隸習樂部以備宴犒

復教公吏為俳優至有以醜言斥軍校咎累為之戲笑者人或不堪帝以為非馭下之體故戒之 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知天雄軍寇準言振武等軍士援送契丹使過境已各給裝錢詔以準不當擅有給齎命備償還官

二月二十五日禁荆南界殺祭稜騰神三月十八日詔如聞太康縣民有起妖祠以聚眾者令開封府即加禁止 四月二十九日詔訪聞關右民每歲夏首於鳳翔府岐山縣法門寺為社會游墮之輩晝夜行樂至有姦詐傷殺人者宜令有司量定聚會日數禁其夜集官司嚴加警察 四年正月十六日詔江湖間貧民捕魚豪戶不得封占 九月三日詔諸路州軍縣鎮應文武

官見居遠任家屬寓止者如其子孫弟姪無賴不幹家業即嚴行約束苟不悛革則并其交游之輩劾罪以聞
十一月十四日詔諸路轉運提點刑獄安撫等司自今不得牒監場務京朝官使臣令體量州縣官吏以其統攝之下言多不實故也
五年正月十七日詔訪聞閭閻門內有人衆目為先生每夕身有光能於隙竅出入無礙是必妖妄惑衆其令開封府速擒捕禁止之
五月十三日詔川陝諸屯兵草茅覆屋連接官舍頗致延火宜令自今壞者漸易以瓦無得因緣擾民
六月二十六日詔沿邊民有盜契丹馬趣近南州軍貿易者宜令所在嚴禁止之
七月十日知益州李士衡言

永康軍村民社賽用棹刀為戲望行禁止從之 十九
日開封府言三司先降紙式並長二尺三寸付洪歙州
擣造除給中書樞密學士院外自餘止用次等黃紙非
詔勅所用悉染淺色近日頗有踰式者望申明前禁從
之 閏十月十四日詔訪聞邊臣每正至五鼓即張燭
慶賀日聚宴樂至有夜分而城不扃者自今不得復然
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詔兩京諸路場務津渡坑冶等
不得令仕宦之家該蔭贖人主掌其合該贖金及耄者
即以次家長代之 先是陳留縣民田用之盧昭一爭
奪酒務用之父見任幕職昭一身為試秩因條約焉
七月二十四日禁內外羣臣市官田宅 八月二十六

日禁沿邊寨軍中子弟閱習樂聲 上封者言其勞擾故也 九月二日詔如聞買賣邸舍而隣並權要家留其契券以艱難之可申明約無使復然 十一月五日詔申嚴火禁 七年五月四日詔兩浙諸州有屠牛充膳自非通議烹宰其因緣買者悉不問罪 初司勳員外郎孔宗閔上言浙民以牛肉為上味不逞之輩競於屠殺事發即逮捕滋廣請釋不問罪狀下兩浙轉運使陳堯佐悉同其議故有是詔 二十四日吏部流內銓言諸州有親屬為部內官者到任一考已下依舊對換一考已上請今俟成資日依得替例放罷從之 七月二十六日詔兗州壽丘慶丘非行禮禁人登陟 八年

正月十七日上封者言自今文武官受川陝任其家族
有因依而輒攜赴者請不許首罪從之 十九日詔如
聞諸軍亡命卒每擒獲多妄引同輩常共賭博逮捕既
衆豈無濫刑自今有司更勿窮究止用本罪論決 二
月十六日詔皇城內諸司在京百司庫務倉草場無留
火燭如致延燔所犯人洎官吏悉處斬畱者減一等
九年四月十一日禁江南民賣糯膠違者一斤已上
以不應為重論 六月二十七日詔以物價至賤令小
民無得輕棄食物違者重寘其罪 七月三日禁民私
販紫赤礬 二十三日詔中書門下今者屬歲律之云
秋慶苗田之多稼忽茲憊亢遂產蟲螟惟部吏之侵漁

則孽蟲之紛擾感名之應古今攸同今後僚等各守官
箴勿貽公議子弟等務思進益無至踰違苟揚令淑之
名必行甄獎或至悔尤之咎諒不矜容咨示宰府奉而
行之 八月五日禁京城殺雞 十五日詔曰藪牧之
畜農耕所資盜殺之禁素嚴阜蕃之期是望或罹宰割
深可憫傷自今屠耕牛及盜殺牛罪不致死者並繫獄
以聞當從重斷 九月十六日詔民負息錢無得逼取
莊主牛畜以償 十一月九日禁廣南西路白鐵一本
作臘鐵旁字是 天禧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禁陝西採
盧甘石 八月十二日禁採捕玃 十月七日内殿崇
班閣門祇候羅元輔言伏見諸路苗稼栽茂即奏豐稔

或多失實自今請俟登稔乃許以聞詔從之其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即須言上違者重寘于罪 十一月十六日禁川峽民畜飛梭 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秘書丞朱正臣言前通判廣州竊見蕃商多往交州貿易齎黎字及砂鐵錢至州頗紊中國之法望自今犯者決杖配牢城隨行貨貨盡沒入官詔廣南轉運使泊廣州覆議既而上言本州海路與交州占城相接蕃商乘舟多為海風所漂因至外國本非故往貿易欲望自今應齎到黎字砂鐵等錢並沒入官其餘博易所得布帛取三分之一餘悉還之所犯人以違制失論從之 三年七月三日詔河東路不許攜家赴任州軍有官員挈家

在彼者並令遣離本任 二十五日屯田員外郎鍾離
瑾言竊見諸州長吏纔境內雨足苗長即奏豐稔其後
霖潦霜旱蝗螟災沴皆隱而不言上因朝廷下抑民俗
請自今令諸州有災傷處即時騰奏命官檢視如所部
豐登亦須俟夏秋成日上奏如奏後災傷者聽別上言
隱而不言者論其罪從之 十月四日詔益梓州夔州
路沿邊夷人有銅鼓銅器許於夷界用之州縣勿責其
違禁其內地百姓齎入夷界賣鬻者即依詔勅論罪
先是富順監言始姑鎮夷人家有銅鼓子孫祕之號為
古族而朝法所禁因有是詔 十三日禁興州三泉縣
劍利等州白衣師邪法 十六日禁京師民賣殺鳥獸

藥

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詔訪聞忻代州民秋後結朋

角觝謂之野場有殺傷者自今悉禁絕之 九月二十

六日太子太保王欽若請令江淮制置使罷顧民船兩

浙淮南權罷和糴聽商旅入中並從之 十二月八日

詔自今中使傳宣齋手詔御寶文字赴中書樞密院係

遷秩加恩事並先赴入內都知司上籍覆奏訖仍給付

施行 仁宗天聖元年閏九月二十六日詔應翰林醫

官院司天監天文圖畫院但係藝術官等處今後更不

得妄進文字并告託皇族國親形勢官員請求干黷乞

行奏薦改轉名目服色及夾帶實封文字希求恩澤如

違據所降出求恩澤人姓名科違制之罪或有所進文

狀者仍令閣門承進常切點檢別無違礙方得進入

二年二月十二日殿中丞李丕緒言乞止絕內外姻戚
不得更有陳乞班行等充外郡衣襖使命詔今後差下
押衣襖使臣坐此奏取知委結罪文狀 七月十三日

侍御史兼知雜事姜遵言臣僚取便於三司開封府看
謁并帶職文臣等出節呵止有違條貫及翰林醫官司
天監丞等未轉至朝官多隨服色佩魚並乞嚴賜止絕
是皆舊有條約久而稍弛有司不能振舉詔申明之

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詔金明池教習船有司列水嬉士
民觀者甚多有蹴踏而死者令本地分巡防人員止約
令勿奔湊 十月九日詔得替知州通判都監監押幕

職州縣官不得將逐處公人於益州止射占留綱運管
押 四年四月十八日翰林學士夏竦言福建廣南接
江南西路百姓於山澤中採取龜倒埋塹中生伐去肉
聲動數里人不忍聞暴殄天物最為楚毒又只取殼上
薄皮數片謂之龜筒賣與私作玳瑁器人得直至微伏
乞禁止從之閏五月六日中書門下奏檢會天僖元年
敕文應諸道州府軍監縣等承受得三司非次有科取
收買製造物色等並須畫時具事由實封聞奏內有科
率農民事非急切及數目浩大者仍須別候朝旨諸路
轉運提刑司每承朝旨降下諸色人論訟公事其間甚
有不銷一例差官事件今後仰逐司詳上件事理施行

帝曰事貴簡淨勿至勞擾百姓前來條貫並令申明施行
五年二月二日中書門下言北戎和好已來歲遣
人使不絕及雄州摧場商旅往來因茲將帶皇朝臣僚
著謨文集印本傳布往彼其中多有論說朝廷防遏邊
鄙機宜事件深不便穩詔今後如合有雕印文集仰於
逐處投納附遞聞奏候差官看詳別無妨礙許令開板
方得雕印如敢違犯必行朝典仍候斷遣訖收索印板
隨處當官毀棄 七月九日詔應今後停削命官使臣
不得過河西至府州縣收買羊馬興販 八月七日河
東路提點刑獄朱正辭言河陽懷澤州已來鄉村百姓
百十人為羣持幡花螺鈸鼓樂執木槍棹刀歌舞叫嘯

謂之迎聖水以祈雨澤斂取錢物誑惑居民閤門祇候
韓永錫言陝西州軍及京畿許鄭界少壯子弟聚集起
置上廟朝嶽社人名著青緋衫子執桴木素棹刀及木
槍排旗子沙羅作隊迎引祀之物望行禁止中書門下
檢會編敕諸色人上嶽及祭諸祠廟並不得置造平頭
輦黃涼傘黃纓萬緋鞍復係禁物色并亂集衆人執桴
兵刃如違畫時收捉勘斷詔神社槍旗等嚴行鈐轄如
有違犯內頭首奏取敕裁及許陳告 九月二日御史
臺言開封府近日多有臣僚取便出入看謁雖有先降
敕命未聞遵守施行詔令御史臺街司常切覺察聞奏
七年閏二月二日詔見任近臣除所居外無得於京

師廣置屋業 六月十一日殿中侍御史朱諫言河北
邊城每進奏院報狀至望令本州實封呈諸官員若事
涉機密不為遍示從之仍令轉運使密為告諭 二十
五日三司言準詔臣僚置莊田以三十頃為限將吏十
五頃為限仍只許一州之內典賣伏緣有修營墳域之
家若只一州慮有地非便宜或塋域狹隘須移他處營
葬者欲望除莊產外聽別置墳域以五頃為限奏可
十二月八日東染院使張可用言邊州官員頗有連宵
聚會及非時開閉城門者望申禁止奏可 九年正月
十八日詔京城救火若巡檢軍校未至前聽集隣眾赴
救因緣為盜者奏裁當行極斷 帝聞都輦閭巷有延

燔者火始起雖隣伍不敢救第俟巡警者至以故焚燔
滋多因有是命 二月十三日御史中丞王隨言選人
歷任有負犯停殿或因監司奏不理慢公者望自今委
吏部勘會勿許改名奏可 五月二日上封者言按長
定格乾德六年八月詔書臣僚違越不公許人陳告獎
擢望申舊敕以儆臣倫奏可 閏十月十五日詔如聞
諸路進奏官報狀之外別錄單狀三司開封府在京諸
司亦有探報妄傳除改至感中外自今聽人告捉勘罪
決停告者量與酬賞 十一月十八日詔夷門山繁臺
公私無得掘土委開封府覺察聞奏 十年三月五日
上封者言諸州知州總管鈐轄都監多遣軍卒入山伐

薪燒炭以故貧不勝役三命為盜詔申條約自今犯者
嚴斷仍委轉運使察之 八日詔以京城民舍頻有延
燔慮奸狡之輩作過聽人陳告得實賞錢百千 五月
十六日遂州李景上言僧遊峨眉山者苟無約束恐致
為非望降詔須限一月發遣出山詔申一季之限 六
月八日詔廣南福建江浙官無得乘輜出入如山險及
病跨馬不得者聽 二十一日筠州何申甫言臨江軍
婦人沈悞以鼠菌草殺夫以移告管内辨此草鋤根竊
意它州亦有乞令剋毀從之 七月六日上封者言外
任臣僚有貪汙不公虐民害物者轉運使雖知事端又
未有論訴發覺只以見更體量別具聞奏洎至中書但

以所奏送審刑院準備他日斷案規免收理若所犯人
至替事不發覺即無懲戒欲望自今但為轉運司體量
者即令審官三班吏部銓上簿拘管縱不發露得替到
闕亦與降等差遣如應磨勘亦脚色之內著其事詔從
之 明道二年四月十七日詔比來羣臣宗戚命婦廣
託進奉干祈恩澤自今例得進奉外餘一切止絕委有
司覺察其違凡寺觀所進乾元節香合山儀悉停惟功
德表疏許官司附驛騰奏內東門司受接以聞所當賜
者內東門司據例取旨凡事有傳宣指揮許有司實封
覆奏官應升殿者翌日面審進止其內批改官若差任
或事應商量者未得即行委中書門下樞密院審取處

分凡中外表奏不得緣親戚於禁中投進並閤門通進
司登聞鼓檢院受而進奏違者論罪凡京都營壁倉軍
邸店以時修繕其他悉從三司計檢功料須旨乃行天
下寺觀塔廟不得奏求創始修建其有廢壞以常住錢
聽加營補凡羣臣乞升殿奏事容先陳啟須中書門下
樞密院進白可否俟旨乃聽 是時常新總權綱羣臣
屬望及降是詔無不快躍以為天子明察纖微雖潛匿
隱姦無所容其私焉 五月十二日詔卜相伎術篤廢
殘疾之人妄言災異陰規禳厭誑惑中外冀取貨財並
投隸遠方委官司嚴切禁止 八月三日著作佐郎劉
沆言伏覩三司催錢牒內帶出左藏庫闕錢數目泄漏

機事及內中先將金銀買舒州羅源等莊賜與靈仙觀
乾元寺充常住乞賜禁止詔令三司今後行出錢帛文
字不得泄漏見在數目所買官莊下轉運司差官往靈
仙觀乾元寺標撥元買官莊并諸般物色盡給人戶依
舊耕佃 二十七日審刑院詳議官劉京言諸州軍非
朝旨不得擅有科率如違並從違制私罪定斷從之
十月四日起居舍人知諫院孫祖德言判襄州張耆造
到私宅樓子俯臨社稷祠壇伏乞毀拆詔耆放罪樓子
拆去不得存留 九月太常丞同監左藏庫韓琦言今
後有內臣傳宣取索金銀錢帛等乞依自來條貫候見
合同憑由即得支給仍令本庫次日覆奏降下三司照

會除破從之 十一月十七日中書門下言檢會先詔
外任臣僚有貪污不公被轉運司體量聞奏者候得替
與降等差遣欲今後顯有不公即依例施行若別無顯
狀不降等差遣從之 十二月二日臣僚上言三班人
吏抑屈使臣賄賂公行嗟怨之聲聞於道路欲乞戒約
詔三班院審官院流內銓人吏今後如有受賂並行決
配 景祐元年二月十五日右諫議大夫新授知泰州
孔道輔言父母年老令暫到兗州寧親後立便赴本任
詔道輔昨降職任差知泰州不奏候朝旨枉路赴兗州
免勘特放罪令本州發遣疾赴任訖奏 五月十一日
龍圖閣待制燕肅乞今後内外官司合用宣敕條貫寫

錄聽壁朝夕看讀從之。十二日上封者言在京尼師
之輩或入內庭國親之臣多接朝士洩禁中之語為外
人所聞乞今後入內師尼特賜一絕國親臣僚亦乞誠
礪詔劄與入內內侍有相度及令諸官司取知委狀
十八日詔今後每豐稔百姓不得率斂錢物建感恩道
場。六月九日詔臣僚失儀依條責罰更不理為過犯
七月十二日中書門下言內降劄子諸處承準宮闈
教旨事件未得施行次日面奏審取指揮不該上殿處
當日內實封中中書樞密院再取旨施行從之。十月
十九日開封府請今後僻靜無隣舍居止宰殺牛馬許
人告捉給賞無隣人處以本住業主家財添給依奏業

主只罪勾當人 二年二月五日上封者言近日多有
臣僚私入三司及開封府御史臺看謁伏以三司掌天
下錢帛國家會要之司御史總持憲綱繩糾愆謬開封
府政事繁重四方表則豈容私入謁竊慮別有寄囑妨
廢公務淳化景德明有條詔並各禁止許御史臺糾奏
久無覺舉漸失遵稟乞申明約束其看謁接見監司並
從違制論從之仍令御史臺街司常切覺察違犯具名
聞奏 十月九日前廣南東路轉運使鄭載言廣州每
年多有蕃客帶妻兒過廣州居住今後禁止廣州不得
賣與物業詔知廣州任中師與轉運使相度以聞 二
十一日臣僚上言駙馬都尉柴宗慶印行登庸集中詞

語僭越乞毀印板免致流傳詔付兩制看詳聞奏翰林
學士承旨章得象等看詳登庸集詞語體制不合規宜
不應摹板傳布詔宗慶恣收衆本不得流傳 十二月
十四日詔益梓利夔路夜聚曉散傳習妖法能反告者
賞錢五萬以犯者家財充 三年二月十三日太常少
卿直昭文館扈稱言近歲士庶之家侈靡相尚居第服
玩僭擬公侯珠琲金翠照耀衢路約一襲衣千萬錢不
能充給乞差近臣議定制度以分等威詔曰如聞輦轂
之間士民之族罔遵矩度爭尚紛華服玩僭奢室屋宏
麗儻懲革之弗至恐因循而滋多宜專命於攸司再申
明於彝憲酌其舊式著此成規其令兩制與太常禮院

同詳定以聞 二十一日詔在京巡檢人戶鋪分選內
侍與新舊城巡檢同相度以聞以屢有大災也 三月二
十一日天章閣待制李絃言官員使命往來差防送人
常一二百人止在道路兵士雖給口食二升裹費不足
乞量官品高下差十人已來給護詔依官位量差違者
並行朝典 四月七日河北轉運司言滄州南皮縣令
朱谷部民論取受不公懼罪逃走已行收捉詔將來遇
赦不原永不錄用今後命官使臣依此例 二十五日
臣僚上言近日多有臣僚私入三司御史臺開封府看
謁乞今後更有臣僚妄託公事私入看謁其接見者及
監門使臣一等科罪慮有合入省商量事者詔如實有

公事許赴省府商量 六月十五日福建轉使言南劍
州秋人饒曾託言鬼神恐赫民財已依法處死曾二弟
見在本鄉請從江南江陰軍羈管今後有犯者許人告
捕鞠罪籍沒家財本縣官不時覺察即與衝替從之
十一月三日國子博士王正平言諸州官得替進發逐
處公文百姓用金銀花送路貧者不免作債乞今後止
許用草花獻送從之 十二月十七日詔諸宮觀寺廟
在城外合行朝拜處今後只令知州軍監通判職官
輪赴都監監押更不得去 四年四月四日詔廣南西
路諸色人不得容留溪洞婦女在家驅使見在者不問
契約年月並放逐便 十月十六日侍御史知雜事龐

籍言朝廷每差使臣道士往建州武夷山設醮差借人夫及般舡準備迎送來往勞役乞自今以官物供辦詔今後如遇設醮合用並以官物充不得非理擾民 五年二月五日殿中丞通判建州高易簡言每差殿頭道士到武夷山設醮多置買物色今後不得令入州貴免騷擾詔今後每投龍設醮不差內臣及差殿侍齋送本處知州或通判往彼嚴潔設醮投送龍簡道士本州選差 五月二十八日監察御史張宗誼言向西諸路州軍臣僚罷任隨行車乘多是所厯州縣差借人牛牽拽乞行止絕詔申明前勅 六月三日詔臣僚赴任罷任不得差店戶百姓擔擎物色及借車牛 十一月四日

三司言乞差官點檢宣借官宅及自來曾宣借官中宅
屋之家未經店宅務取索元借文字者許勾當人陳首
從之 寶元二年三月十七日左正言直集賢院吳育
言竊聞近歲以來有造作纖忌之語疑似之文或不顯
姓名暗貼文字恣行毀謗以害讎嫌臣只傳聞未審虛
實若有此事乞降出姓名問其事狀情若涉於妖妄意
或在於傾邪則乞嚴與行遣以絕奸弊詔開封府御史
臺常切覺察 五月十四日刑部言著作佐郎王師旦
為於御街上行馬致軍巡人申舉蒙開封府勘罪檢會
中書劄子御路上只許近上臣僚行馬及海行條貫本
條無指定刑名並從違制失私罪其王師旦從上條杖

一百止私罪定斷省司再詳只言許近上臣僚行馬即
不指定品位職名竊慮更有品位稍高臨時無由定奪
今欲自宣德至天漢橋北御路上只許應合出節臣僚
及正任觀察使已上行馬如隨從聖駕出入及宗室內
庭宮院車騎不在此限從之 二十二日右司諫直集
賢院韓琦言欲乞不以年分整齊但見得官中支用顯
有虛費即定奪減省仍望先飭宮掖之間務修節儉凡
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詔
三司計會入內內侍省施行餘並依奏 二十三日左
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在京故將相兩地戚里近臣之
家例合占留六軍兵士枉破衣糧永為私家僕隸但資

冗食久妨軍役乞定奪有詔依奏

六月十九日右正

言直集賢院吳育言條例之中明有賞格以巡檢縣尉捉賊使臣監務課利增盈令佐存撫招攜人戶歸業設法催科不行追擾刑責此類皆等第酬獎及得替到闕所司並不舉行乞選官與法寺詳定自今應編勅合有酬獎除在任遷擢逐時便行外自餘本官到闕各據勞績所司舉行不須待陳狀敘理仍立日限免使延滯詔酬獎者有司疾速施行

康定元年五月二日詔訪聞

在京無圖之輩及書肆之家多將諸色人所進邊機文字鏤板鬻賣流布於外委開封府密切根捉許人陳告

勘鞫聞奏

三日中書門下言訪聞近日無知之輩妄

稱官中括取人戶錢物請重禁言者欲許人告捉給賞
從之十一月四日知萬州馬元穎言乞下川陝廣南
福建荆湖江淮禁民畜蛇毒蠱藥殺人祭妖神其已殺
人者許人陳告賞錢隨處支銅錢及大鐵錢一百貫從
之十二月六日司勳員外郎馬彝言昨判大理累見
諸州奏案多有官員率吏出錢創置公用器物望自今
犯者重斷委按察官覺舉從之三年三月五日詔令
後舉人不得以進獻邊機及軍國大事為名妄希恩澤
七月十七日中書門下言訪聞浮薄小人撰長韻詩
嘲訕大臣今開封府密加察訪許人陳首給錢三百千
充賞願就官者亦與補命二十四日詔樞密院自今

皇城司探事相度事理方得行下

八月十六日真集

賢院知諫院張方平言臣承乏諫省及今未五十日凡
內臣外戚醫官之類遷轉者且二十八人大則防園刺
史小則近職要司伏以邊陲用兵將士暴露狂賊有憑
陵之勢王師無尺寸之功宜增爵賞以待勲勤彼矢石
之下鋒刃之前以首爭首以命爭命上功于朝報賞之
際未嘗有特恩殊命及之者今惟樞密侍肺腑近歲坐
受優寵動需厚賜至于方伎雜類恩澤過宜伏願慎茲
威福之柄深計安危之本無容親近之奸請以撓公朝
之法制仍乞宣諭執政之臣今後即有傳宣內批諸非
次不正除授必須詳酌事體覆奏其或僥求過分宜為

條約禁止詔並依前降指揮嘗切遵守 十月二十六
日臣僚上言日近河北諸州軍有停閉丁憂不及第人
亦非鄉土多經遊邊郡停閉者不思已過至犯律法丁
憂者不執親喪唯求經營謁託稍不如意便有誹謗下
第者不言文理紕繆無由進取凡得聚首例生怨嗟况
國家西事未寧宜杜絕此輩望降指揮都轉運司轄下
州縣常令覺察無致聚集不是土居者盡可斷絕遊邊
詔令河北河東陝西都轉運司依所奏 二十七日翰
林學士蘇紳言沿邊臣僚筵會自今並不得以妓女祇
應從之 慶曆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杭州言知仁和縣
太子中舍翟昭應將刑統律疏正本改為金科正義鏤

板印賣詔轉運司鞠罪毀其板

六月十五日詳定減

省所言請今後宗室及郡縣主兩地臣僚節度使殿前
馬步都知押班母妻依舊賜冠帔兩府許乞長女或長
子之妻餘並不許僧道紫衣師號除御前恩賜外臣僚
不得奏薦如於延州納細色軍糧一百萬石賜衣或師
號詔中書樞密郡王使相宣徽管軍節度并皇親正刺
史以及長公主許依舊奏薦餘如所請 三年七月二
十七日臣僚上言益州每年舊例知州已下五次出遊
江并山寺排當從民邀樂去城稍遙竊以軍資甲仗錢
帛軍器法從以至糧倉草場等庫藏須藉官員在城管
勾欲乞下本州今後遇此筵設更牙常輪通判職官各

一員在州照管及提舉監官專防守倉庫從四年八月七日度支判官李參言自今在京作過人該徒配外州者無得差駕網接送諸般名目上京其在京場務亦不得指定抽差及招填影占如違干繫官吏嚴行勘斷從之時內東門司胥史犯自盜贓決配慈州有姻戚內侍為求網役上京作方指射為甲匠三司覺其都妄故也十一月十七日詔曰朕夙承先訓恭紹丕基賴二聖之貽謀奉三靈之眷命必藉衆賢之助以躋至治之風詳刑之局掌法之臣宜盡京矜務從平允牧守之任綏養為先漕輓之司澄清是寄至於令宰實字吾民所宜撫卹疲羸蠲除苛察布寬大之詔流愷悌之聲布

告遐邇知朕意焉 五年五月七日皇城司言訪聞在京諸色軍人百姓等訛言云道四月不戴皂角牙直到五月脚擺沙恐是不祥之言乞行禁止詔開府嚴切禁止如敢狂言依法施行 七月十六日知延州梁適言保安軍推場慮有官員於場內博買物色乞科違制之罪從之 六年十二月一日判大明府夏竦言準朝旨封下定州王德基所奏近邊無圖之輩有游墮拳勇乞與羈管欲望遇邊防緊急長吏籍名羈管的有材武許保明與殿侍散直從之 四日臣僚上言益州路州縣乞今後諸色人不得遠詣轉運提刑司舉留官員候逐司巡歷到處陳狀從之 七年六月二日諫官上言風

聞近年官員中有不修士檢不畏物議銳於進取紛然
馳騁遂有五鬼之號出焉日近復聞有六耗七虛之說
雖事類不一良由被此名者更相纒繞伺察出入指定
為疵以是分曹成黨非議詆瀆我盛明嫚我盛際傷敗
風教無甚於此唐長慶中八關十六子者于時朝政不
綱姦邪並進是使羣小得以朋比自張又新李續之竄
斥之後此風寢息豈公朝盛際宜有此事伏乞下御史
臺覺察特行禁止如今後更妄以名聞上者望於法外
嚴行治罪詔令開封府密切覺察如有浮薄之人撰寫
上件文字許人指定姓名其實封文字陳告登聞鼓院
檢院開封府畫時收接投進勘鞠不虛所犯人有官者

重行貶削無祿者便與決配告首人優與官資不願身
事者官給賞錢五百貫知情及同撰之人首告並與放
罪亦依上項酬獎 十月九日判北京賈昌朝言河北
諸州軍及總管司等爭飾厨傳以待使客有饌果實皆
求多品以相誇尚蓋承平日久積習成風稍加裁損遂
興謗議為守將者不得不然近水靜軍收買公用羊交
利取數目偶因發擿遂至彰露其如諸處州縣似此者
多衙前公人三家破產市肆商賈虧本失業者不可勝
數欲乞應河北州軍有公使錢除管領軍校接待信使
不得輒有減刻外其餘筵會迎送並從簡約不得令衙
前公人遠詣諸處求買珍異之物所買諸般公用物色

並須依準市價不得虧損百姓從之 十二月十二日
詔訪聞貝州來投軍民多行殺戮以邀功賞其令賈昌
期王信等嚴切約束違者以運法從之 八年正月十
日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編勅所許者限一月送官
如敢有匿聽人造捕之 十二日祕閣校書知相州楊
致言進奏院逐旬發外州軍報狀蓋朝廷之意欲以遷
授降黜示賞功罰罪勉勵天下之為吏者積習因循將
災異之事悉報於天下奸人賊吏游手兇徒喜有聞轉
相扇惑遂生觀望京東逆黨未必不由此而狂妄之謀
况邊禁不嚴細人往來欲乞下進奏院今後唯除改差
任臣僚賞罰功過保薦官吏乃得通報自餘災祥之事

不得輒以單狀偽題親識名銜以報天下如違進奏院
官吏並乞科違制之罪從之 三月四日詔諸傳習妖
教非情涉不順者毋得過有追捕 初王則之亂州郡
大索妖黨被繫者不可勝數帝恐濫及良民而寬之
皇祐元年三月十二日北京賈昌朝言乞依定州韓琦
奏定州界以北一概禁止採伐林木從之 二年八月
七日環慶走馬承受公事元舜言乞禁絕邊臣養放鷹
鷂如差兵士飛放以違制論私罪從之 九月二十七
日詔中書門下朕紹承駿烈祇服先猷蹈道以臨庶邦
謹憲而持大柄馭其予奪正以賞刑悉任至公靡容紊
法此有儉幸肆興妄圖或違理覲恩或負罪希貸率求

內出間亦奉行蠹政虧風莫斯為甚雖屢頒於詔約曾
未絕於祈求兼慮臣庶之家貴近之列交通請託巧詐
營為陰致貨賂密輸珍玩寅緣結納侵撓權綱方務澄
清當嚴禁約儆復逾犯斷在必行重念成湯以六事責
躬女謁包苴之先戒管氏以四維正國禮義廉恥之具
張矧宗祀之消成屬祥釐之均被嘉與中外絀此非衷
勉于自新以隆至治今後應內降指揮將與恩澤及原
減罪犯者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承受官司具前後詔條
執奏不得施行及臣庶之家如有潛行賄賂結託貴近
者並令御史諫官覺察論奏咨爾丞弼體朕意焉 三
年二月十九日詔近侍之臣考決大議令利害曉白尚

慮輕肆之人陳辭空言幸挽其端夫利百而法乃變令
下而議不起然後民聽不眩而憲度行焉自今有依前
項事為議者並須究知厥理審可施用若其事已上而
驗問無狀一當施之重罰 時河北入中糧草既更用
見錢法恐要利者扇其事故下是詔 四年二月四日
詔開封府比聞浮薄之徒作無名詩玩侮大臣毀訾朝
士及注釋臣僚詩句以為戲笑其嚴行捕察有告者優
與恩賞 六月十一日詔河北河東陝西沿邊今後不
得夜間筵會及今途路經畧安撫使轉運提刑司覺察
如違奏裁 九月十七日詔訪聞諸州進奏官日近多
撰合事端騰報扇惑人心及將機密不合報外之事供

申今後許經開封府陳告如獲進奏官不候年滿優與授官出職餘遞遷職掌不願本院轉職當議比類安排本犯人特行決配同保人等第斷遣同保覺察告首捕獲亦與免罪酬獎監官不舉覺致有敗露當行衝替降官仍今後只得以樞密院送下報狀供申逐處施行至和元年九月五日詔比閏差官繕修京師官舍其初多廣計功料既而指羨贏以邀賞故修不得完久自今須實計功料申三司如七年内損墮者其監修官吏及工匠並劾罪以聞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近日面德音今後傳宣內降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並仰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官執奏恭惟聖慮深切蓋欲杜

請託之門塞僥倖之路也忠義之士莫不稱慶以臣愚
昧復有淺見且君上由中之命尚容執奏而臣下過分
之情未加裁損非所謂尊君卑臣之義也竊見近年臣
僚有不循法律以私黨自任者陳乞保薦而執政之臣
內防怨謗外徇私情明知違越不敢阻難必將所上表
章進上取旨陛下至仁待物多賜允從既從之後則便
以為例援例者衆則法殆虛設夫三尺之法天下所共
豈有大君之命許執法而不行羣臣所求並違法而取
旨罔上附下莫此之甚乞今後中外臣僚保薦官吏陳
乞親屬敘勞干進援例希恩者仰中書樞密院三司及
所屬官司一例依前後條詔指揮更不得用例施行及

進呈取旨違者坐之詔可 嘉祐二年九月五日龍圖
閣直學士知諫院陳升之言近日内降恩賞頗多雖許
有司執奏然亦時有奉行虧損政體無甚於此臣嘗觀
治世設官制祿不以假人必得賢才乃授其任今之任
人殊不及古雖然遷次補用之法中書樞密院國朝典
故具存焉若命一官除一職參之典故故為可與質之
公論不以為非當議于朝拜于廷可也或典故所當得
其職事者不時上聞朝廷故未嘗抑臣下自陳使之公
言於朝然後授之亦可也不知有求之人何故捨此而
不為必欲緣近習女謁而後進是必自度於典故為不
當得所以去坦夷公直之途而蹈邪險私曲之徑也伏

惟陛下以大公至正臨御天下亦嘗患近習女謁撓壞
法律故屢詔有司事從中出者皆令執奏然天地并容
曲從其欲其間時有假貸故僥倖之人習知如此所干
請日甚一日也料左右私謁之人瀆陛下睿聽亦已煩
矣雖聖度舍覆將厭其喋喋無知者乎但卹於小不忍
不能驟絕之也臣歷觀前世近習女嬖之說行使人若
賞罰之柄不得由至公之道法度未有不陵遲而國家
未有不顛覆者此臣所以夙夕憤歎不敢不盡其愚陛下
下不得不留神審計而速斷也願特降詔旨應臣下於
法當蒙賞而未列上者聽其自陳中書樞密院參考典
故以聞如僥倖求內降指揮委二府劾奏正干請者之

罪如此行之則中外不敢萌覬覦之心矣此制若行不
罰一人而群下固已肅然矣其蠹雖大絕之甚易在陛
下一言則天下蒙幸有詔從之而升之復上言伏聞已
降指揮中書樞密院應臣下僥求內降恩賞許令劾奏
正干請者之罪即未覩明文頒下望特降詔付御史臺
令告諭中外使知朝廷立法必行之意而人不敢犯者
有司得以按劾施行詔令御史臺閣門出榜告諭 三
年九月二十二日詔開封府止絕百姓不得以獻送為
名製造御服之類於街市乞貸錢物 十二月十一日
知成都府趙抃言傳宣使臣川中不得住過十日內侍
省官差出內臣傳宣等須日行兩驛所住處到發三日

並依奏

英宗治平三年七月十二日詔今後沿邊大

教不得放士庶入教場校棚觀看從之 治平四年七

月四日神宗已即位未改元

侍御史吳申言乞察訪豪

民與妃嬪之家用賂為親得官者許人陳告給賞削其

官籍沒納貨賂詔令御史臺開封府察訪以聞 十月

二十五日侍御史張紀言河南府本是故都衣冠將相

占籍繁夥其如民力凋弊甚於他州詔今後臣僚鄉里

田宅在河南府不得陳乞骨肉充本府通判知縣仍不

得陳乞兩人同時在彼從之 神宗熙寧元年二月十

六日詔今後曾任中書樞密院及節度使以上所居第

宅子孫不得分割 十二月四日詔今後內批降指揮

俟次日覆奏訖即於當日行下文字守為永式 二年
十月九日詔金明池每遇傳宣打魚今後只得令本池
兵士採打不得更差百姓 閏十一月二十五日監察
御史裏行張戢言竊聞近日有姦妄小人肆毀時政搖
動衆情傳惑天下至有矯撰勅文印賣都市乞下開封
府嚴行根捉造意雕賣之人行遣從之 四年十一月
十二日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說書王雱言差押賜父安
石生日禮物勘會自來押賜例有書送人事赴閤門繳
書申密院取旨密院出劄子許收兼下榜子謝恩緣父
子同財禮無饋遺取旨謝恩一皆偽作竊恐君臣父子
之際為禮不宜如此欲乞今後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

不用此例從之 七年六月十九日樞密副都承旨張
誠一言乞今三司約計年例宣紙預遣軍大將或殿侍
就出產州軍管押上京專置寫宣吏人詔降紙式下杭
州抄造歲五萬番自今公私常用紙長短廣狹不得與
宣紙相亂 九年六月十八日判太常寺高賦言乞河
北河東沿邊安撫外都水監丞逐路提舉便糴茶鹽之
類走馬承受及朝廷專差出外諸般勾當公事臣僚依
法運使等所至州縣不得令官吏軍員妓樂出城迎送
詔除走馬承受公事外令中書立法以聞 八月九日
詔中書門下訪聞司農寺見出賣天下祠廟爵國黷神
此為甚者可速遍降指揮更不施行自今司農寺市易

司應改更條貫創請事件可並進呈取旨不得一面擬
進行下 九月詔今後將作都水軍器監如遇差出勾
當公事官出外並不得赴筵宴 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書門下言刑部刪立到諸災傷州軍合降下司敕減
等斷遣賊盜者夏田災傷自四月一日至八月終秋田
災傷自八月一日至四月終為限限內犯者方得減等
今欲頒下從之 元豐元年五月七日詔應有謁禁之
官如士人內通醫藥者聽往還 九月六日詔州縣官
吏毋得迎送過客即泛遣使命及太中大夫觀察使以
上聽如舊 二年二月十五日詔大理寺官屬可依御
史臺例禁出謁及見賓客 十二月十三日御史舒亶

言比聞朝廷遣中官出使所至多委州郡造買器物其
當職官承望風旨追呼督索無所不至遠方之民受弊
良甚乞重立條約詔兩浙提點刑獄司體量實狀以聞
二十八日詔在京管軍臣僚外任路分兵官將副押
隊使臣禁出謁及見賓客著為令 四年四月二十五
日侍御史知雜事舒亶言執政大臣接見賓客已有約
束而子弟過還看謁交接賓友未之禁止實於事體未
安詔中書立法其後立法執政官在京本宗有服親戚
非職事相干及親屬不得往還看謁違者並往還之人
各杖一百 八月十二日詔河東陝西路轉運司及同
經制馬中等應副軍興各已分撥錢物自可擘畫計置

其須至於民間債借等事件即時明給價值不得直行
科率仍常切撫存人戶務令安靜無致搔擾如有措置
乖失令提刑提舉司密具事由聞奏當議重行廢黜有
失舉覺與同罪 五年四月十七日詔鄜州百姓陳訴
昨鄜延路軍興日科率之物名件不一內亦有非軍中
要急使用可下李承之等除軍中委的要用之物方得
科買製造如敢此外配率及耗費官錢收買當重行黜
降并仰提點刑獄司覺察 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詔官
司如轄下有申請並須明具合用條例行下不得泛言
依條例施行從提舉京師常平等事黃寔請也 五月
十三日詔州郡禁謁並依在京百司例仍令詳定重修

編勅所立法從前知湖州唐淑問請也六月十七日尚書右司郎中楊景畧乞左右司官依樞密都承旨例禁謁從之二十一日詔諸路主管機宜文字及幹當公事官並禁謁見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詔諸路兵官公邊都監武臣知縣堡寨主如尚書左右司禁謁法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詔成都府織造錦紫絲鹿胎並權罷從知府呂大防請也七月二十八日詔罷提舉開封府界京東京西路將兵官謁禁從劉奉世之請也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四日詔諸路分兵官將副公邊都監武臣知城縣及堡寨主非本處見任官不得往謁及接見如職事相干并親戚並聽往還其往謁及接見賓客

違法并見之者各杖一百 知大名府韓絳言路分兵
官將官不得出謁接見賓客僅同囚禁恐非待將佐之
體乞賜刪除禁約以示優恩故有是詔 二十四日監
察御史韓川乞除官局依舊不許接賓客外內謁禁廢
監察御史上官均乞除開封大理官司依舊行謁禁外
其餘一切簡罷如罷謁禁後小大之臣或敢挾私背公
慢職玩令執法言事之吏得以糾舉上聞黜之適之於
是尚書省看詳參用舊條申飭謁禁之制其舊條中徒
二年者悉從杖一百本應輕者聽從本條並從之 十
一月十五日吏部言諸色人援引舊例僥倖求入官者
甚衆小不如意則經御史臺登聞鼓院理訴若不約束

恐入流太冗請今後諸色工匠舟人伎藝之類初無法
合入官者雖有勞績並止比類隨功力小大支賜其已
前未經酬獎者亦如之則僥倖之路塞而賞不至濫從
之 二十八日尚書省言門下中書後省并詳定重修
勅令所刪定官檢閱點檢文字使臣並依在京職事官
禁謁法從之 三年三月一日詔編敕及春秋頒降條
具勿印賣 六月十三日詔河岷蘭州沿邊今後蕃客
入漢販賣回月許所經城寨搜檢不得帶錢入蕃若在
漢界從其便 十二月十八日詔禁民庶傳錄編敕
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詔寺監屬官庫務官若職事有當
赴左右司郎官廳商議者明具合議事報左右司稟執

政得筆方許赴 同日詔州縣當水陸之衝者監司守
令非假日並謁著為法 十月六日左諫議大夫梁燾
等言乞約束逐路監司及都水官吏應緣修河所用物
料除朝廷應副外並須和買不得擾民從之 十一月
二十六日尚書省言改正發運轉運提刑預伎樂宴會
徒二年法從之 五年五月十四日樞密院言今舉人
及曾聚學人并陰陽卜筮州縣停廢吏人諸造兵器工
匠並不得入溪洞與歸明蠻人相見違制論從之 七
月二十五日禮部言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
得寫錄傳布本朝會要實錄不得雕印違者徒二年告
者賞緡錢十萬內國史實錄仍不得傳寫即其他書籍

欲雕印者選官詳定有益於學者方許鑤板候印訖送
祕書省如詳定不當取勘施行諸戲藝之文不得雕印
違者杖一百委州縣監司國子監覺察從之以翰林
學士蘇轍言奉使北界見本朝民間印行文字多以流
傳在北請立法故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刑部言應天
下郡縣水陸驛路所經並行禁謁知州通州縣令劍門
關都監非假日不得出謁即謁本州見任官及職事相
干若親親屬并泛遣使命或知州鈐轄以上者聽發運
監司在州縣者準此從之 六年六月十二日詔諸路
州縣自今非法所聽不得以官物賒貸及抑配亦不得
以財產贖出令監司鈐束如違并監司不切覺察並取

旨重寘於法 閏八月十二日刑部言募田及田內林木土石不許典賣及非理毀伐違者杖一百不以蔭論仍改正從之九月二十八日御史中丞鄭雍言執政官行謁禁法非便詔官員有利害陳述勿禁 十月十二日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近日布衣薛鴻漸林明發以妖妄文字上聞詔送兩浙福建路轉運司根治臣聞鴻漸教本自海工異域人於中國已數十年而近者益熾故其桀黠至放上書以幸張大願詔逐路監司嚴切禁止從之 七年二月三日詔商賈許往外蕃不得輒帶書物送中國官 九月七日詔軍人不許習學乞試陰陽文書如違犯並依私習條 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言

夜聚曉散傳習妖教者欲州縣以斷罪告賞全條於要
會處曉示監司每季舉行從之 八年四月十二日御
史中丞李之純言願降明詔禁廣南東西路人戶採珠
止絕官司不得買外海南諸蕃販真珠至諸路市舶司
者抽解一二分入官外其餘賣與民間欲乞如國初之
制復行禁榷珠具抽解之外盡數中賣入官以備乘輿
官掖之用申行法禁命婦品官夫姓良家許依舊例裝
飾者令就官買雜戶不得服用及民間服用諸般金飾
之物浮侈尤甚而條貫止禁銷金其鑲金貼金之類皆
至康壞至寶曆擬官掖往年條禁甚多亦乞修立如銷
金之法詔鑲金貼金之類令禮部檢舉舊條珠子令戶

部相度以聞 紹聖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
言近聞姦人多要說朝廷未施行事以惑民情詔開封
府界提點司及諸路監司常切覺察其違犯者並依法
情重錄案以聞當議編配有蔭人不用蔭命官重行黜
責 九月十四日三省奏事畢上宣諭曰昨日城東開
壕處有役兵輒毆部役使臣卿等知否宰臣章惇等對
不知上曰輦轂之下小人敢爾須當重行處置蓋大眾
所聚不然恐無以彈壓仍趨開封府令速具案 十月
二日殿中侍御史井亮米言西戎仰中國和市以生操
縱在我所以制其命邊人與之私貿易非便詔陝西河
東經畧提刑轉運司申嚴其禁 十一月二十五日戶

部尚書蔡京言詳定勅令所刪定看詳檢閱官乞依舊
例假日許接見賓客不許出謁並從之 二年正月二
十一日樞密院言諸武臣任主兵差遣沿邊安撫官走
馬承受並不得乘轎子從之 同日刑部言諸習學刑
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許名官委保納紙墨工真赴部陳
狀印給詐冒者論如盜印法從之 四年三月十九日
詔亡歿官員家屬合給倉券者服闕後三年外起發更
不支給及官吏知情違法除依條斷罪外仍勒均陪支
過錢物從詳定重修勅令所言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
大理寺言制書應給者具狀經郎官書押注籍限五日
還納限滿應留照用者聽量展若還納違限斷罪準官

文書稽程律加二等從之 二十八日吏部言官司承

告彊盜其行移不得開具告人姓名郡邑每季檢舉從

之 元符元年三月三日戶部言諸押綱人押荆湖南

路鹽糧綱已受省部付身除程限三十日到轉運司公

參如無故違限論如之官限滿不赴律違限月日仍不

理磨勘從之 十九日詔近聞省寺官多私謁后族之

家或以邂逅為名諸處宴聚不可不戒 四月十五日

尚書省言宗室宮院遺火宗正司取勘聞奏宗室及同

居尊長展磨勘年罰俸給有差祇應當直人若女奴失

火同保人不覺察或自祇應人不即救應勾當使臣不

鈐束等第坐罪從之 五月十五日尚書省言進奏官

許傳報常程申奏及經尚書省已出文字其實封文字或事干機密者不得傳報如違並以違制論即撰造事端謄報若交結誣惑衆者亦如之並許人告賞錢三百貫事理重者奏裁從之 二十三日禮刑部言請諸赴朝參宗室如有疾病請朝假申閤門報入內侍省差使臣押醫官看驗如涉詐妄所差使臣申大宗正司其請假一日者正仕以上具牌子於閤門投下閤門關宗正司遙郡以下申大宗正司施行若月內請過三日者亦報所屬差使臣押醫官看驗每半年一次比較二十日以上取誠勵三十日以上罰俸半月四十日以上罰俸一月五十日以上取旨責罰即痼疾未能痊者委大

宗正司保明奏裁從之 二年二月九日熙河蘭會路

經畧司言押伴瞎征般次使臣郭訓等具析般次人內

夾帶回紇劉三等人至京請今後解發諸蕃般次不許數

外夾帶私下抵御史鄧言伏見發運司屬官近執政

大臣與駙馬都尉皆用恩例為親戚陳乞望下有司立

法詔張敦義罷發運司管勾文字 八月十日詔應國

戚命婦入內輒將帶元自內中放出及作過經斷宮人

者並以違制論 十八日詔諸上殿進呈文字並批送

三省樞密院不得直批聖旨送諸處違者承受官司繳

奏 九月十九日通判潭州畢漸言請應元祐中諸路

所立碑刻紀述等並令碎毀從之 閏九月十二日詔

諸供官之物轉運司豫計置錢令本州於出產處置場
比市價量添錢和買亦許先一年召保請錢認數中賣
即輒拋降下縣收買及造製物色者並以違制論不以
去官赦降原減 十四日御史中丞安惇言欲應陝西
沿邊收復故地并納降疆界內有羌人墳壠及靈祠寺
觀等不得輒行發掘毀拆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七月二日河東路轉運使孫賁言河東習俗儉陋死者
焚之惜不知禮韓琦知太原官營墓域使葬其後龐籍
奏蠲地稅孫沔乞令三寺主之歲度一僧仁宗悉從其
請逮今歲久弊俗如故乞令太原守臣同轉運司官常
加禁約無廢前規應河東州縣依此從之 崇寧元年

正月二十六日詔應民庶朝嶽獻神之類不得倣效乘輿服玩製造真物祇得圖畫焚獻餘依舊條及令開封府并諸路府界監司逐季舉行粉壁曉示仍屢切覺察施行先是臣僚言竊惟小民無知因祠賽會兵仗旗幟執引先後乘輿器服或張黃蓋造珠簾車馬備飾儀衛呼喝載路京師尤甚坐元符令止之故有是命
二月二十七日詔諸邪說誠行非聖賢之書并_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二年六月十八日詔應官員不得與宗室戚里之家往還其宗室戚里之家門客申尚書省保明選行義純正之人充其見在門客準此
七月十三日知泗州姚學狀伏覲學制凡邪說

設行非先聖賢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非此
法特於太學耳其在外者屬禁未加且邪說詖行非特
成人之學可禁而童子之學亦不可不禁講議司看詳
欲令諸路州縣并開封府管內通行曉諭應私下聚學
之家並仰遵守一依上條從之 三年四月十九日中
書省尚書省勘會近據廉州張壽之繳到無圖之輩撰
造佛說末利經言涉訛妄意要惑衆雖已降指揮令荆
湖南北路提點刑獄司根究印撰之人取勘具案聞奏
其民間所收本限十日起所在州縣鎮寨繳納焚訖所
在具數申尚書省竊慮上件文字亦有散在諸路州軍
使良民亂行傳誦深為未便詔令刑部實封行下開封

府界及諸路州軍子細告諭民間如有上件文字並仰
依前項朝旨焚毀訖具申尚書省 六月十二日臣僚
言檢會前後臣僚奏請有礙條禁特乞且依今來指揮
施行其類非一甚非所以維持紀綱與衆共守之意欲
乞惟供奉至尊及措置邊防法難具載者許臨時奏請
其餘著在敕令並仰有司遵守所有特乞權依今來指
揮之類並罷庶使因緣苟且之人無復有意外之幸詔
從之如今後輒敢陳乞以違制論仍令御史臺覺察彈
奏 十月十三日戶部狀承都省批下熙河路提舉司
奏契勘本司自來差官體量坊場河渡或檢察災傷或
被朝旨分定州軍選差官結絕刑禁等事其依條合差

出之官每遇差委須計會本州占留守臣收斂人情便為申乞別行差官既無官可差往復行遣動經三兩月方肯前去率皆遲誤燕坊場河渡係出納淨利錢若所差官逗遛月日枉有積壓官錢檢察災傷及獄囚在禁却居家待免尤為害事蓋是自來別無專條禁約本司今欲乞立法應監司依條差官別無違礙不許申乞占留依限起發輒推避及為申者並科杖一百罪從之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詔曰日者諸路監司靡卹百姓或增價折稅或併輸糴買聚斂培克自以為能州縣觀望又有甚焉百方罔利求益公帑規取苛細害侵小民其令中外按察官覺察糾劾以聞當議重貶以戒貪雪

四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省送到白劄子勘會民間私鑄錢寶及私造偷石銅器各有條格及朝廷近降指揮自合遵守外全藉監司州縣及巡捕官司上下究心方能杜絕今具約束事件下項一私鑄錢私造銅器罪賞條禁並仰於逐地分粉壁曉示仍真謹書寫監司所至點檢一獲私鑄錢寶私造銅器合支賞錢才候見得情由即據合支數目立便支給各於犯人名下理納入官一鄰保內如有私鑄錢寶私造銅器之人若知而不告並依五保內犯知而不糾法一提刑司每歲比較巡捕官所獲私鑄錢寶私造銅器一路最少之人名二員聞奏當議除合得罪賞外明行陞黜以為勸戒從之 十月

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奉御筆備邊兵馬消耗甚多蓋
蓋自衣糧不時賙給切當留意措置招填檢察官司預
檄請受無令減剋免折坐倉今勘會諸軍及減剋請受
免折坐倉不止陝西熙河應三路沿邊皆當立法從之
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詔河北京東機戶多被知通及
以次官員拘占止給織造匹帛日有陪費侵漁可詔監
司常切按察如敢循舊拘占機戶織造諸色人陳首將
所虧過機戶工價等錢計贓定罪行下諸路約束施行
三月二十三日京東東路安撫使狀據萊州申契勘
舊係禁海地分不通舟船往來昨因鈔鹽新法令客人
借海道通行往淮南等州軍般販鹽貨今來若不依舊

法禁止竊慮夾帶姦細及隱藏海賊難以辨認別致生
事本州已行下沿海地方分令依舊權行禁絕百姓船
本司今相度欲依本州所申權行禁止從之 八月十
九日詔訪聞諸路監司屬官擅行文書付下州縣及出
按所部犯分搔擾可令今後學事司屬官許出諸處點
檢學事外餘並不得離同出詣所部及不得擅移文書
付下州縣即有公事差委勾當者徑詣所差處公路不
許見州縣官及受饋送違者徒二年仍不以赦降去官
原減 大觀元年七月十六日詔天文等書悉已有禁
奉法弛藏盜習尚有之一被告許誣誤抵罪可令諸路
應係禁書限一季首納並與免罪不首復罪如初 八

月十二日詔在京有房廊屋業之家近來多以翻修為名增添房錢往往過倍日來尤甚使編戶細民難以出辦若不禁止於久非便自今後京城內外業主增修屋業如不曾添展間椽地步者不得輒添房錢如違以違制論 二十一日新差權提舉江南東路常平等事何誼直劄子臣竊見豪右兼并之家雕楹刻桷異服奇器極珠璣紈綺之飾備聲樂妓妾之奉傷生以送死破產以嫁子專利自厚莫知紀極臣願申明禁令事為之制待以期月行之必信臣蓋知防範禮樂以輔太平之功者有在於是也奉御筆可詳所奏定五禮之制條上

十月十九日四方館使萊州防禦使郭天信奏乞今後

中外並罷翡翠裝飾上批先王之政仁及草木禽獸皆
在所治令取其羽毛用於不急傷生害性非先王惠養
萬物之意可令有司立法聞奏十一月十四日詔比
來京師傳報差除皆出為妄蓋緣小人意不得駭造言
欺衆規欲動搖以幸回適茲不可縱可令開封府立賞
一百貫許人告捕仍以違制論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詔古者命之教然後學比聞上書及黨人聚徒立衆教
以邪說所習非正違理害義其能一道德同風俗乎除
士子並合入所在學外自今應於鄉村城市教導童稚
令經州縣陳赴所在學試藝一道文理不背義理者聽
之上書及黨籍人不在比限違者以違制論三月十

三日詔訪聞庫中多收蓄本朝見行印賣文集書冊之類其間不無夾帶論議邊防兵機夷狄之事深屬未便其雕印書鋪昨降指揮令所屬看驗無違礙然後印行可檢舉行下仍修立不經看驗校定文書擅行印賣告捕條禁頒降其沿邊州軍仍嚴行禁止應販賣藏匿出界者並依銅錢法出界罪賞施行 五月一日詔工作之事兵匠不足遂顧民工已恐勞人比來官司顧募拘占更以爭奪稍不如意斷以重刑甚非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之意應官局不以前後有籍無籍民工仰限指揮到並放逐從自今造作計其工限軍工委有不足方許和顧民工事訖即造不得以他事故作占留應今日以

前緣局所被罪編管民工並放逐使其官司以給付身
文帖者限三日於開封府送納類聚具狀繳進如違及
既有奏請者以違制令御史臺入內內侍省按劾以聞
六月十六日尚書省言安濟坊本意以養疾病細民
訪聞諸路官員將帶送還般家等人妄作病患名目寄
留在安濟坊希覬日支官米以給口食欲今後並以違
制論從之 七月二十五日新差權發遣提舉淮南西
路學事蘇軾劄子諸子百家之學非無所長但以不純
先王之道故禁止之今之學者程文短晷之下未容無
忤而鬻書之人急於錐刀之利高立標目鏤板誇新傳
之四方往往晚進小生以為時之所尚爭售編誦以備

文場剽竊之用不復深究義理之歸忘本尚華去道邇
遠欲乞今後一取聖裁僅有可傳為學者式願降旨付
國子監并諸路學事司鏤板頒行餘悉斷絕禁棄不得
擅自賣買收藏從之 八月十四日信陽軍言契勘夜
聚曉散傳習妖教及集經社香會之人若與男女雜處
自合依條斷遣外若偶有婦女雜處者即未有專法乞
委監司每季一行州縣覺察禁止仍下有司立法施行
從之 十二月八日臣僚言自今後監司并屬官帥司
等處差勾當公事官於解宇所在過筵會許折送供不
盡酒食其餘巡歷所至止許收例冊內饋送仍乞今後
於舊例冊外別作諸般名目收受並同監主自盜法立

賞許人陳告仍不以教降去官原減隨行人吏亦乞於
合破酒食外量與添破重立法走馬承受屯田安撫副
使亦乞依此仍乞今後朝廷專差體量公事官更不許
收受逐處酒食饋送違者亦依此伏乞立法施行詔部
使者以澄察剝舉為職今別諸路監司貪饕無厭冒法
受饋鮮廉寡恥若此州縣不法可得上聞乎宜修立法
禁通行諸路先次條具以聞 同日詔天下每歲賜錢
合藥以救民病比聞州郡因循苟簡姦猾干請不及貧
病患靡逮下吏慢弗察可詳立法修製不依方給散不
如法徒一年當職冒請者以自盜論 三年四月二十
二日臣僚言訪聞近因上殿論事而好事之人因緣傳

會造為語言事出不根喧播中外動搖上下因以脅持
言語顯其震怒亦恐姦人伺間肆為異謀浸淫成風為
患不細伏望特降睿旨令開封府出榜禁絕施行奉詔
仰開封府嚴行禁止仍令刑部立法開奏其後刑部修
立到條目臣僚上殿論事而因緣傳會興造語言喧播
中外動搖上下者以違制論從之 五月十九日臣僚
言伏見福建路風俗克意事佛樂供好施休咎問僧每
多淫祀故民間衣食因此未及豐足獄訟至多奈煩州
縣家產計其所有父母生存男女共議私相分割為主
與父母均之既分割之後繼生嗣續不及襁褓一切殺
溺俚語之薄子慮有更分家產建州尤甚曾未禁止伏

乞立法施行上批遠方愚俗殘忍薄惡莫此之甚有害
風教當行禁止仰本路走馬承受密切體量有無實狀
以聞候到立法禁止如有違犯州縣不切窮治守倖令
佐並當重行竄黜吏人決配千里 八月二十六日詔
毀在京淫祀不在祀典者其假託鬼神以妖言惑衆之
人令開封府迹捕科罪送鄰州編管情重者奏裁 九
月十八日臣僚言竊見每年皇帝本命及天寧天慶天
祺天貺節三元及諸處醮設皆有降到青詞等係崇奉
高真祝延聖壽理當嚴潔其諸路州軍往往於軍資公
使庫或吏舍收掌顯屬不虔乞行約束詔立法行下令
擬修下條諸受朝廷降到設醮青詞等並以覆匣於長

吏廳置櫃嚴潔封鎖臨日給付宣讀若祠所不在城下
即量遠近用匣封送從之 二十五日詔經大製煉砒
霜硫黃朱砂等藥已令不得入皇城門即今鑿藥和劑
局見修合涉藥如有合使上件藥物之類宜行止絕庶
便疾病服藥者免為熱藥所毒不致橫夭其利甚大
十一月九日兵部侍郎詳定一司勅令王襄等奏福建
荆湖南北江南東西有生子不舉者近詔申嚴禁約其
刑名告實止行於福建而未及江湖諸路乞一等立法
從之 十九日禮部狀修立到下條諸非品官之家不
得以真珠為飾從之 二十八日詔京畿并諸路州軍
宮觀寺院比來所屬不切檢舉已降指揮公然容縱在

仕或寄居官居居住安下縱意改造或貯積官物或權
泊軍兵甚至於因像設以築垣牆就厨堂以為厩廁產
乳屠宰黷教慢神莫此為甚可勘當舊制重別修立除
經過暫居不得過十日外其餘見任或寄居官并軍兵
及官物居占並限一季起移或尚敢留並以違制論仍
許寺觀越訴州委守倅路委監司按劾施行如稍涉容
庇並與同罪 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臣僚言欲乞應天
下寺院不得設高座僭據使其徒列拜其下如搢紳士
大夫敢有屈膝並列以辱君命者尤當重為法禁使天
下後世知崇尚儒術過絕橫流自聖時始庶亦一變而
至道詔非其徒而設拜者以大不恭論內令御史臺外

仰監司糾劾覺察 三十日詔當春發生萬物萌動在京委開封府京畿并諸路仰州縣官告諭奉行令禁止伐木毀巢殺胎麝卵檢會舉行榜示知委常切覺察違犯依條施行 二月一日詔諸色人燃頂煉臂刺血斷指並行禁止 十一日詔訪聞河北諸路帥司人吏與沿邊巡檢捕盜官司兵員管營等上下計會受賄作弊容縱客旅公然般運違禁物色透漏盜販過界帥臣安撫通知其弊莫肯按劾彌縫膠固牢不可破雖設禁制僅成虛文可申嚴約束帥臣并沿邊安撫及合屬官吏知等日後如有違犯正犯人於常法外加等科罪官吏知情者與同罪仍增告捕賞典仰走馬承受常切覺察令

樞密院立法申明行下

三月二十七日臣僚言伏見

無知之民日以屠牛取利者所在有之比年朝廷雖增嚴法度然亦未能止絕蓋一牛之價不過五七十一牛之肉不下三二百斤肉每斤價直須百錢利入厚故人多貪利不顧重刑臣竊謂力田為生民之本牛具為力田之本若不禁屠牛而覲稼穡豐登民食富足誠不可得况太牢唯祀天與社祭神亦不敢用今貪利之民計會上下祇作病牛倒死申官披剥因緣屠不畏官司肉積凡案羅列市肆冒法而不為禁啖食而不知忌如此非所以尊崇神祇申嚴命令伏望特下有司立法凡倒死牛肉每斤價直不得過二十文如輒敢增添者約定

刑名其買賣人並同罪許人告捉肉既價賤則賣者無利雖不嚴禁增賞自絕其弊詔誥獲殺牛賞依元豐格并見行斷罪並令刑部檢坐申明行下常切遵守施行

六月七日上批訪聞日近有諸色人撰造浮言誑惑羣聽亂有傳播賜予差除以少為多將無作有之類可嚴行禁止仍於御前降到捉賊賞錢內支一千貫文開封府門外堆塚名人告捕如捉獲虛造無根言語情重人即支充賞錢 七月七日詔甚會私有銅礪石等非法自許人告如係販賣即許人捕若私鑄造亦有鄰保不覺察斷罪之法况私有銅礪石昨雖曾降指揮立限首納而無知之人玩法無所畏憚今已增立罪賞尚慮

民間將同常事以不應存置之物依舊隱藏不行首納
可限今來指揮到日於州縣鎮寨散出曉示仍限一月
內許人經所在官司首納依實直支還價錢過月不納
或收藏隱匿聽鄰保諸色人糾告勾收入官知而不告
事發同罪無慮官司不切奉行諸州仍委通判縣委知
令專切警察督責施行無致滅裂弛慢候限滿令本路
轉運司具諸州縣首納到名數申尚書省 閏八月八
日給事中蔡疑奏臣觀輦轂之下士庶之間侈靡之風
曾未少革富民墻屋得被文繡倡優下賤得為后飾殆
有甚於漢儒之所太息者雕文纂組之日新金珠奇巧
之相勝富者既以自夸貧者恥其不若則人欲何由而

少定哉願明詔有司因時立法若衣服之宜屋室之制
械器之用金玉之飾辨其等威以示制度唯無駭於俗
不甚苛細而易以遵守者具為品式而頒焉其制一定
然後嚴為之禁孰敢有不從者乎庶幾仰稱陛下敦厚
風俗之意詔送議禮局 十月一日詔近傳偽詔曰朕
承祖宗之烈在位數年深思股肱之臣盡皆忠輔以相
予治不可得也前宰相蔡京目不明而疆視耳不聰而
彊聽公行狡詐行迹詬諛內外不仁上下無檢所以起
天下之議四夷凶頑百姓失業遠竄忠良之臣外擢暗
昧之流不察所為朕之過也今州縣有蔡京蹤跡盡皆
剷除有朋黨之輩悉皆貶削仰内外文武臣僚無隱奉

御筆內外盛傳此御筆手詔深駭聞聽且姦人乘間輒
偽撰詔撰造異端鼓惑羣心可立賞錢內外收捕并沿
流州縣等處仍立知情陳告者特與免罪候獲不以赦
降原減當於法外痛與懲治仍立賞錢五百貫文名人
告捉 六月詔近撰造事端妄作朝報累有約束當定
罪賞仰開封府檢舉嚴切差人緝捉并進奏官密切覺
察 十五日詔在京并外路州郡自來多有愚夫惑於
邪說或誘引人口傷殘支體或無圖之輩緣作過犯逃
迹寺院詐稱沙彌陀頭苟免罪辜閃避徭役煉臂灼頂
剗肉燃指截指斷腕號曰教化甚者致有投崖赴谷謂
之捨身州郡有一誼傳騰播男女老稚羣聚咨嗟鼓動

蠶愚指歛錢物殘害人命互相漸染有害風教在法自有明文禁止有司不切遵守日來尤甚可檢會條制通行下如有違犯並依法科罪其誘引之人為首仍重加編配如有因父母疾患割股割肝之類者非若州縣尚敢苟且不切禁止其本路監司守臣並行嚴斷在京委開封府京畿并諸路委監司歲首檢舉行下 政和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詔諸路公使吏用隨逐處各有已定例冊其監司所在及巡歷或朝省遣官所至州郡往往多不循例過有供饋朝廷察知其弊遂修立崇寧五年春頒敕諸與所部監司若朝省所遣使命至本路以香藥饋送者徒二年折計價直以自盜論雖已行下而訪

聞或不顧廉恥之吏尚敢巧作名目或將香藥變為飲食之類折等價錢貪冒無厭不知正極今後監司或朝廷所遣官至本路雖非以香藥饋送并折計價直而輒敢巧為別色名目收受者並依上項崇寧五年敕條施行 四月十五日刑部奏定州乞申嚴自今將銅錢出雄霸州安肅廣信軍等處隨所犯刑名上各加一等斷罪從之 十九日詔獄吏不卹囚至多度死州縣公人受文引追逮多帶不還用鐵環杵索毆縛乞取錢物深可惻憫宜嚴立法禁 六月十六日詔川路接夷界地自今取有請射開懸以違制論 二十日臣僚言官員年六十以上及曾犯贓罪情重不注知縣進納授官不

許權縣事從之 七月四日臣僚言成都府泛科民間織造錦綺等非便令約束無使暴吏抑配擾民 十八日臣僚言應許舉辟官司不得奏辟權貴親屬除依元豐舊制外不得旋置窠闕增辟冗員乞申告戒常切遵奉稍有違戾必罰無赦 九月十七日詔比年遣使不計重輕皆以詔使為名凌脅州郡甚非觀風察俗之意應文武臣僚奉使只依所領職任稱呼其供饋依監司巡歷所至州縣迎送不許出城沿邊自來合差人馬防護不得過數如違以違制論 十一月十二日臣僚言竊惟陛下親御詔墨訓迪厥官所以申勸沮示好惡可謂至矣然而士大夫昧於擇術至有廢人事而談天捨

儒術而言命馳辯穿鑿時乎幸中故權門貴勢或悅其
面佞鯀生狂士或藉以善鑽寢淫成風為害不細臣願
特降睿旨申以戒飭專尚儒學勿談術數庶幾習是勝
非安於義命詔榜朝堂禁止如日後違犯有玷士風當
行停廢永不齒錄仍令御史臺覺察糾劾以聞 二十
三日臣僚言士大夫有詣僧寺參請入室至去冠帶衣
緇褐折腰俛首合爪作禮立侍席末師受其說而弗斷
其甚至有少妻寡婦屏去侍妾密隨其徒更入迭出敝
教化壞風俗莫此為甚乞非其徒而於僧寺入室者以
違制論婦妻有犯仍坐尊長詔士大夫習聖人之正道
服先王之法服而反易緇素擊跽曲拳於釋子之前曾

無愧恥觀此流且以純素恬淡寡合自高要譽於鄉曲
之間較其實則奔競躁進毀譽是非未必不甚於常輩
加之婦女出入揉雜無間誠宜禁止可依所奏。二十
四日詔毀傷人體有害民教况夷人之教中華豈可效
之宜增賞禁止監司不舉同罪 二年二月五日臣僚
言一時特旨乃人主威福操縱御下之權豈容攀援為
例乞詔有司恪遵成法不得以例決事項歲命一司勅
令所以六曹事可為永制者修為法其出自特旨非有
司所決者編集以備稽考閱歲斯久未聞奏御亦乞立
限修纂詔自今援例破條者徒二年令御史臺覺察彈
奏 四月十二日臣僚言福建愚俗溺子不育已立禁

賞頒愚村鄉習以為常鄰保親族皆與之隱州縣勘鞠
告者認妄究其弊源蓋緣福建路厚其婚葬至如殯葬
不得其力供祭羅列焚獻之物創新綵帛里閭之間不
問知識盡行送禮不顧父母具存藏凶服以待送喪之
用利赴凶齋意在所得使遭喪者所費浩瀚遂致有父
母之喪歲月深久而不葬愚貧之俗避於葬費而焚棄
伏乞有司詳議士庶等各立格法刑部看詳福建路溺
子已有增立新法外所有江南東西荆湖南北路溺子
雖有大觀四年四月敕生子而殺刑名告賞今乞於逐
項條內生子字下各添入孫字一字并於敕內第一項
放逐便字下添入賞仍依格四字又禮部看詳福建路

婚葬豐厚等條已有海行外今重別擬定下項諸父母存非本宗及内外有服親而輒凶服送喪受顧行喪人非若遇父母喪而過百日無故不嫡者各杖六十從之

六月二十二日臣僚言訪聞入蕃海商自元祐後來押販海船人特有附帶曾經赴試士人及過犯停替胥吏過海入蕃或名為住冬留在彼國數年不回有二十年者取妻養子轉於近北蕃國無所不至元豐年中停替編配人自有條禁不許過海及今歲久法在有司未常檢舉又有遠僻白屋士人多是占戶為商趨利過未海有法禁欲乞審斷指揮檢會元豐編配人不許過海條重別增修及創立今日已後曾預貢解及州縣有學籍

士人不得過海條賞明示諸路沿海次海州軍詔依有
條令者坐條申明行下其曾預貢解及學籍士人不得
過海一節於元條內添入 七月三日宣州布衣臣呂
堂上書東南數州之地尚有安於遺風徂於故習忤害
不悛公然殺人賊父子之仁傷天性之愛男多則殺其
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薨子即其土風宣歙
為甚江寧次之饒信又次之願委守以禁戒之聯保伍
以督察之立重賞以收捕之有不變者寘以極刑殺一
警百使人有畏懼之心則所活人命不可勝計矣詔依
福建已得指揮仍委監司按察如有違犯重寘於法
八月一日詔比來內外職事諸司官等有同列處多是

獨陳本處利害賞罰之類專一畫旨不候通簽一面施行使賞恩不出於公上罰怨歸於人主殊失事上之義自今諸司局所雙員以上者並不許獨員畫旨如違官員坐流刑吏人決配令尚書省立法以聞仍御史覺察糾劾聞奏十一月詔古我先王綏厥兆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朕嗣守祖宗鴻業休養生息四海泰定夙興夜寐罔不惟民之承比年以來詔令數下訓迪戒諭毋得騷動播告之慘不匿厥旨吏輒託法自便廢格違戾奪其農時害其常生役使無藝其令諸路監司檢舉前後不得科買科配率斂差顧假借製造紐折之類條詔申明榜諭咸使知之自今後有違者罪加一等吏人配

二千里即以疆為和以抑勒為情願者罪亦如之因而乞取或盜論贓輕配千里若陳訴而不為理直者徒二年其大觀三年以後許差顧及和預買指揮可更不施行十一月十一日臣僚言自今已後諸在外見任官如私置機軸公然織造匹帛者並科徒二年仍乞下有司立為永法詔依奏許人告立賞錢二百貫及許越訴二十一日臣僚言竊見近時士大夫或居本鄉或寄他郡或居休謝事或朝廷差與宮觀之類自係閑居別無職事干預則其與在任官固有間矣其間不自愛重鮮廉寡恥之徒自選人以上至曾厯禁從者交通州縣見任官員非法受財囑託公事為人延譽干求薦章倉場

庫務請納錢物至於解舍官舟假借居止一有不如所欲則怨謗紛然又况擅用時估實直騷擾行鋪人已苦其供應或有不還價錢者其弊百端靡所不有蓋緣自來別無檢舉而條禁或有未盡故也臣愚願降睿旨行下諸路衝要州縣應係閑居官非見任者委自監司密行體究常切覺察如有前項一切違犯許人按舉聞奏乞賜詳酌施行從之

宋會要 禁約

政和三年三月二日臣僚言陛下肇新官制自公少而下以及武臣考古驗今是正名實然臣竊謂名雖正矣而亂名者無禁律雖設矣而破律者無誅官為將仕尚稱祕校職列諸曹仍呼府判則名實安得而正乎詔令開封府曉示約束 八月十五日臣僚言軍馬敕諸教象法謄錄傳播者杖一百訪聞比年以來市民將教法并象法公然鏤板印賣伏望下開封府禁止詔印板並令禁毀仍令刑部立法申樞密院 九月二十七日詔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翻樣打造纈帛蓋自元豐初置以為行軍之號又為衛士之衣以辨其姦詐遂禁止

民間打造日來多是使臣之家顧工開板公然打造更無法禁仰開封府候指揮到除降樣制并自來民間打造二紅相續外並行禁止其外路亦不許打造客旅興販入京違者以違御筆論許人告賞錢三千貫文所有所有續板許人陳首赴府送納焚毀仍令出榜委四廂使臣告示後限五日有犯依此施行 十月一日尚書省言訪聞諸色人多將京城內私下寄附錢物會子之類出城及於外處行使有害鈔法詔寄附錢會子輒出新城外行用者徒二年許人告賞錢以會子所會錢賞之 十三日荆淮江浙等路發運副使賈偉節奏當今太平極治之時而號名之間誦習傳道猶有稱漢官漢

地漢服之類士大夫習見為常因循不改誠非尊重朝廷齊一海內之意宜明降詔書號名之間悉稱云宋凡舊稱漢者一切禁止亦三代著有夏有商有周之義從之十一月十九日臣僚言江南逐年秋夏之交深僻溪澗往往有人卒暴死亡者皆因取魚之患愚民採毒藥置於水中魚食之而死因得捕之蓋止知取魚之利而不知害人之命也欲望嚴立罪賞禁止詔以毒藥捕魚者杖一百因食魚飲水而殺人者減闕殺罪一等十二月二十七日詔自今應內外非刑禁官司不得輒置小荆杖拷訊二十九日臣僚言諸帥臣監司凡按察之官所以表率一道每於朝拜行香之日往往敢憚

風興稱疾免赴曾未喻時迺復出謁遊從燕飲上下相
習無或顧忌欲望嚴立法禁如既以疾病不赴而輒出
入游賞宴飲者以大不恭論庶幾傲慢不虔之吏有所
懲畏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 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刑
部修立到條諸按察官遇朝拜行香以疾免赴而輒出
謁若遊宴者各徒一年從之 四年二月五日臣僚言
欲乞下諸路括責州縣前此有以講說燒香齋會為名
而私置佛堂道院為聚衆人之所者盡行毀拆明立賞
典揭示鄉保仍令逐都保每季具有邪法聚衆申縣縣
申州州申提刑司類聚以上朝廷結集徒黨事非細密
申令已明儻復違犯當嚴鄰保之法州城兵官縣巡尉

其不覺察之罪比佗官宜加等坐之庶止邪於未形且使無知之人免陷於刑戮從之 三月十八日尚書前
契勘密州接近登萊州界係南北商賈所會去處理合
禁止蕃舶及海南舟船到彼今添修下條諸商賈海道
興販不請公憑而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登萊
州界者販諸蕃及海南州縣物回若海南州縣船到密
州界同徒二年往大遼國者加二等已買賣取與者徒
三年私相交易者仍奏裁船物給賞外仍沒官不請公
憑而未行者徒一年並許人捕以上保人減犯人三等
同行入各杖八十從之 六月十九日權發遣提舉利
州路學事黃潛善奏仰惟陛下推崇先志凡非先聖賢

之書若元祐學術政事害於教者悉毋習士宜彊學待
問以承休德而比年以來於時文中採撫陳言區別事
類編次成集便於剽竊謂之決科機要偷情之士往往
記誦以欺有司讀之則似是究之則不根於經術本源
之學為害不細臣愚欲望聖斷特行禁毀庶使人知自
勵以實學待選詔立賞錢一百貫告捉仍拘板毀棄仰
開封府限半月外州縣限一月 二十七日開封府奏
太學生張伯奮狀奏乞立法禁止太平純正典麗集其
間甚有詐偽可速行禁止仍追取印板繳納詔已責在
諸處者許限一月繳納所在官司繳申尚書省如違杖
一百賞錢五十貫許人告 七月五日御筆取會到入

內侍省所轄苑東門藥庫見置庫在皇城內東北隅
拱宸門東所藏鴆鳥蛇頭萌蔓藤釣吻草毒汗之類名
品尚多皆屬川廣所貢典掌官等三十餘人契勘元無
支遣顯屬虛設蓋自五季亂離紀綱頽靡多用此以勦
不臣者公襲至于本朝自藝祖以來好生之德洽于人
心自干憲網莫不明寘五刑誅殛市朝何嘗用此自今
可悉罷貢額並行停貢仍廢庫放散官吏比附安排應
毒藥并盛貯器皿並交付軍器所仰於新城門外曠闊
迴野焚棄灰燼於官地坎塋分明立堠標識無使人畜
近犯疾速措置施行 十二日詔諸路提刑司常行覺
察夜聚曉散徒衆及督責仍每年具部內委無夜聚曉

散徒衆申尚書省 十三日詔中外不許越職侵官援
例申請以害成法 八月十三日權發遣廣南東路轉
運判官公事李堯文奏竊見諸州外縣多以公事付廂
收繫動成底滯縣之有廂止於地分廂界非有舍獄之
設也類以邸店逐月輪受廂吏恣行乞取其毒有甚於
圉圉願行禁止應諸縣不得以公事付廂收繫委監司
常切覺察庶幾人均恤隱之澤可以仰副陛下子育庶
民之意從之 三十日詔河北州縣傳習妖教甚多雖
加之重辟終不悛革聞別有經文互相傳習鼓惑致此
雖非天文圖讖之書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經州
縣投納守令類聚繳申尚書省或有印板石刻並行追

取當官棄毀應有似此不根經文非藏經所載準此
九月八日臣僚言訪聞惠州海豐縣長橋亭壁上張掛
白頰水墨畫龍圖子一面四畔用紫絹緣兼本路民庶
之家多有上件龍圖子並是久未來置造其愚民不曉
因循習以成風蓋是自來官司失於奏請全失奉君之
禮無所禁約詔仰監司體究因依如別無他弊特免根
究繳申尚書省仍速行禁止民庶之家仰限一月經州
縣首納免罪逐州縣類聚納尚書省逐旋進納 十一
月二十五日臣僚言竊見民間尚有師巫作為淫祀假
託神語鼓惑愚衆二廣之民信向尤甚恐非一道德同
風俗之意也臣愚欲乞申嚴法禁以止絕之若師巫假

託神語欺愚惑衆徒二年許人告賞錢一百貫文 五
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僚言江南盜賊間作蓋起於鄉閭
愚民無知習學槍槌弓刀藝之精者從而教之一旦糾
率唯聽指呼習以成風乞詔有司責鄰保禁止示之厚
賞敢為首者加以重刑庶免搔擾從之 八月十一日
刑部大理寺奏修立到條法諸臣僚樞密院都承旨左
右司郎官一省錄事都事樞密院逐房副承旨差守關
當官法司及貼司同大理寺開封府國子監太學辟廱
官赤縣若左右廂縣勾當公事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
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起
居舍人太子侍讀侍講尚書刑部殿中省官司農寺長

貳丞並禁出謁假日即見客尚書省官六曹秘書省及

寺監御史臺檢法主簿遇假日聽出謁仍許見客從之

十一月四日臣僚言諸色人燃頂煉臂刺血斷指已

降指揮並行禁止日來未見止絕乞行立法詔毀傷支

體有害風教況夷人之法中華豈可效之累有處分終

未能革可徧行下違者以大不恭論添賞錢三千貫文

監司守臣知而不舉覺與同罪京師委開封府嚴行禁

止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詔近來京師姦猾狂妄之輩

輒以箕筆聚衆立堂號曰天尊大仙之名書字無取語

言不經竊慮浸成邪惡可令八廂使臣逐地方告示毀

徹焚燒限三日外立賞錢三千貫收捉犯人斷徒二年

刺配千里官員勒停千里編管若因別事彰露本地分
使臣與犯人同罪每月二次檢察告示取使臣知委繳
連聞奏京城內外準此 其後閏正月二十七日臣僚
又言乞遍下諸路約束詔依前降指揮行下 閏正月
八日尚書省言訪聞士庶之家以閏月為嫌至於几筵
之類收藏不復祭饗失禮為甚自今許人告以徒二年
坐之從之在京令開封府止絕 五月十五日提舉寶
錄宮兼詳定一司敕令王詔奏內外官司應今後行遣
文字並用真楷不得草書至於州縣請納鈔旁亦依此
例乞令尚書省立法詔諸官文書輒草書者杖八十
二十一日詔訪聞成都府大慈寺門樓斜廊安設鴟尾

弘治五季專恣之弊僭侈無度其師府監司七夕率皆
登宴飲無復忌憚更民聚觀不可以訓今後七夕排當
登寺門事可罷如更有以此虧違典禮者仰帥臣禁止
施行 六月十一日詔訪聞諸路民間多是銷毀銅錢
打造器皿毀壞錢寶為害不細仰尚書省申明條法重
立賞嚴行禁止檢會政和賞格告獲鈺銷磨錯翦鑿錢
取銅以求利及買之者杖罪錢一十貫徒一年錢二十
貫每等加一十貫流二千里錢七十貫每等加一十貫
詔於賞格內杖罪添作五十貫徒一年七十貫流二千
里一百貫餘並申明行下 七月三十日詔訪聞相州
林攄縣邢州龍岡縣天平陵霄二山高崖之上有捨身

臺每歲春月村民燒香聞僧行誘惑使人捨身者導以法事欲悔不能僧行利其貲財衣物愚民無罪而就死地不有禁止何以愛民仰本州縣當職官常切覺察犯者以故殺論仍令主僧償命許人告捕每名支賞錢一千貫白身與補進義校尉有官人轉兩官諸色人轉兩資並不原赦官司失覺察以違御筆論仍版榜揭示二縣山路監司走馬失按劾者與同罪仍著為令十月十八日入內侍省武翼大夫淮南路走馬承受公事王道奏外路州軍百姓有報仇怨包藏禍心多用砒霜毒藥密以中人伏望特降睿旨盡收入官不得私相買賣詔違者徒二年許人告賞錢三百貫十一月十

日詔令冬祀赦勘會累降指揮及嚴立法禁諸路州縣
不得科配率斂差顧假借什物製造紐折之類及租賦
和買不得前期催理并和買之物須得即時支價錢訪
聞州縣循習既久經赦猶未盡革仰監司點檢速行改
正所有不即支給價錢仍互相按劾以聞違者徒三年
許人告吏人配千里 二十九日詔比聞諸局擅遣大
小使臣出外計置物件所遣官騷動州縣擾害良民自
今無付受朝旨輒遣使臣出外若所在受而為施行者
並違御筆論令監司覺察御史臺彈劾以聞 十二月
十日刑部奏修立到諸監司依監司例人凡可按刺州
縣者同輒赴州郡筵會及收受上下馬供饋者各徒二

年等條從之 七年六月九日臣僚言近詔吏部有禁
謁之文諸部中亦有職任煩重於天官者而謁制未行
恐難獨異詔戶禮部兵工部並依吏部法禁謁 二
十五日前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周邦式奏江南風俗循
楚人好巫之習閭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去醫官惟醜之
信親戚鄰里畏而不相往來甚者至於家人猶逐之而
弗顧食飲不時坐以致斃已立法責鄰保糾告隱蔽而
不言者坐之詔令監司守令禁止 七月六日臣僚言
臣竊惟朝廷大恢庠序養士求材每患晚進小生蹈襲
剽竊不根義理頃因臣僚奏請嘗降御筆明行禁絕書
肆私購程文鏤板市利而法出姦生旋立標目或曰編

題或曰類要曾不少禁近又公然冒法如昔官司全不
檢察乞令有司常切檢舉緝捕禁絕從之 十七日詔
廣東之民多用白巾習夷風有傷教化令州縣禁止
八月三日詔訪聞河朔郡縣凡有逐急應副河埽梢草
等物多是寄居命官子弟及舉人伎術道僧公吏人別
作名目攬納或干託時官權要以攬狀封送令佐恣其
立價多取於民或令民戶陪貼錢物郡縣為之理索甚
失朝廷革弊卹民之意 今並以違御筆論不以陰贖
及赦降自首原減許人告賞錢一千貫以犯事人家財
充當職官輒受請求者與同罪 十一月六日臣僚言
伏覩令州官及本縣官不許託縣鎮寨官買物訪聞貪

吏違法禁託買而不禁自買故州官行屬縣縣官行鎮寨多出頭引收買足帛絲綿等物外邑鎮寨之民尤甚苦之欲乞今後州縣官非解宇所在如因事至邑鎮寨唯許買飲食藥餌日用之物外餘悉禁之仍立法行下戶部供到政和敕諸監司依監司例人凡可按刺州縣者同不係置司去處每遇出巡止許收買飲食藥餌及日用物色其餘輒置買者依託所部命官賣買物色法契勘即無州縣官非解宇所在因事至屬邑鎮寨唯許收買飲食藥餌日用之物外不許買他物法條禁詔於上條內賣買物色法字下添入州縣官出外準此從之

十二月十三日詔除刑部斷例外今後應官司不得

引例申請 八年正月十二日詔訪聞拱州每年社會
賽城隍土地聚集百姓軍人張黃羅織及唱喝排立起
居行列兼本州南寺幹辦年例作葬佛會多是僧行預
散帖子糾率縣下鄉民戶百姓男女同處身服布衣首
施紙花沿路引迎紙佛及經由道路林木皆用紙錢裝
掛選地焚燒數千餘人並行舉哭事奉御筆為累經敕
宥特免根究可下本州禁止今後除宮觀崇奉天神許
存留紅黃織扇外餘遍下諸路州軍委知通縣委令佐
官司躬親契勘有處仍與免罪當官焚毀訖申本路轉
運司覈實保明有無漏落以聞所有葬佛服縞素等舉
哭一節仰止絕如日後有犯為首糾率人並杖脊黥配

遠惡去處預會人各等第科罪州縣守令常切覺察仍
通行下守倅失覺察徒二年監司按劾廉訪使者互察
二月十二日詔君出命以尹衆主道也古之人言聖
君明君人君以尊天子帝君大君元君以嚴高真循名
而致實豈人臣可得而稱者今則或以制名或以命字
或指相謂為君紊上下之分乖君臣之義不可以訓宜
行禁止以詔萬世違者以大不恭論 同日臣僚言應
官司不得引例申請法所不載故用例以相參則事不
失輕重且元豐即無不許用例之制惟元祐例立法禁
不得引用今一切不用則皆元祐之事又有司臨時高
下其手可以為弊詔除無正條引例外不得引例破條

及不得引用元祐年例 二十五日詔朕君臨萬邦富
有四海天下之奉何有所闕除依歲格任土作貢外未
始有抑配科率詔誥訓飭止絕搔擾形于翰墨丁寧備
至未嘗少寬科率之刑間有御前自京給降見錢度牒
銀絹付諸監司於出產州軍仍以市價私相和買口味
木石之類者有之以備薦饗宗廟頒宣大臣戚里亦非
以專於奉已為事監司敢以御前錢物計置到物用為
已有以充苞苴饋獻罔上弗虔罪何可逭當重為禁之
今後有犯者以大不恭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違者御
史糾劾以聞 先是臣僚上言臣訪聞天下收買御前
上供等物有司多以御前為名廣行計置或虛擡價直

侵漁入已或過數收買不盡供貢或分為苞苴公行獻饋奉 upper 帝度人皆切齒如日前兩浙漕臣劉既濟無錫縣丞張興等並以寅緣為姦上千典憲蓋是自來別無法禁難以禁察遂至如此伏望特降睿旨措置立法專差御前官司受納天下收置上供之物如某鈔某日買到某物若干價錢若干

逐一開坐據數交納

即時投進聽給印鈔收附文字令歸本處照會故有是詔 三月一日臣僚言一人之尊先天弗違以道為本而遐方外郡俳優之賤猶敢為道家者流戲於庭墀之下臣竊憤之伏願特降睿旨使民知禁詔合行禁止如違以違制論 四日詔訪聞江東路饒州管下鄉落之

聞信用師巫蔽溺流俗多以紙帛畫三清上真與邪神
同祀以祈禳為事章如雜進殊不嚴潔甚失崇奉高真
之意自今仰本路提點刑獄行下所屬州縣嚴行禁止
後有犯者以違制論仍拘收三清等畫像赴逐處宮觀
收掌諸路準此 五月四日尚書戶部管勾公事李寬
奏臣聞大而化之之謂聖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如孔子
雖有先聖之號至於聖則不敢居嘗曰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自非有聖人之位為天下君豈得而言聖哉今則
制名命字率多以聖為稱甚非所宜欲乞凡以聖為名
字並行禁止以正名稱從之 七月十二日饒州浮梁
縣丞陸元佐上言近世有取王者之實以寓其名者有

取霸者之迹以寓其名者有里名東宮者不可不改其
里有院名中宮者不可不易其額有僭玉皇之尊者其
禁尚未廣有褻瀆三清者不可不嚴詔行下逐處并所
屬令改正禁之 二十四日詔訪聞川陝民庶因饗神
祇引拽簇社多紅黃羅為繖扇僭越無度理當禁止可
檢會近降不許裝飾神鬼隊伍指揮內添入民庶社火
不得輒造紅黃繖扇及彩繪以為祀神之物紙絹同犯
者以違制論所屬常切覺察 八月五日臣僚言近者
臣僚被旨保明官吏等姓名推賞欲乞今後止得開具
等第姓名不得指定陳乞違者重立憲禁以正國體以
重君命詔依奏違者以違制論 九月十三日詔州縣

過糴以私境內邊將殺降以倖功賞殊失惠養元元招撫羗戎之意自今有犯必罰無赦以刑部尚書范致

虛言州縣擅下過糴之令實為民害邊將殺降沮外夷嚮化之心乞立法輒殺降者如殺人之罪故有是詔

閏九月十一日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張綽奏伏見士大夫有造私第而干謁者無兩賜寒暑之憚故命令一出人皆知之曰某官乃某人門下也既得之獲舉者必謝受謝者不辭恬不以嫌疑為避欲望睿斷應有公舉而輒私謝者立法以禁止之詔諸有臺寺監官以公事見宰相執政者詣都堂及所聚廳處若得替赴任參辭者準此即屬官及所請召若親戚不以有無服紀聽詣

府二十六日給事中趙野奏士庶之間豈宜以天字為稱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天字為稱者竊慮亦當禁約詔莫尊於天而人名之瀆莫甚矣可依所奏重和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省言乞在京官司遇壬戌日不奏刑殺從之十二月十二日臣僚言姦人巧詐妄為命令恐動官司規求貨財者都城之內尚或有之况萬里之遠耶詐稱御筆於左藏庫公取金銀有若開封王師旦者詐奉御筆齎金字牌搔擾人民有若濬州趙士誠者有許紐折收贖產業詐撰御筆手詔如威德軍趙滂者有稱本路勾當乞取錢物詐御前卷篋如唐州許洵丁詔者其姦狀敗

露臣之所知者數人而已乃若蹤跡詭秘假詔命於州縣之間而事未發露者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常降親翰謂自今無付身受朝旨輒遣使臣出外計置物件所在受而為施行者並以違御筆論宸衷所念有及於此亦恐詐偽者因之而肆姦也然臣竊謂方其真偽未分是非未辨託朝廷之命如前所疏數人者所在官吏豈得不信而奉承乎伏望特詔州縣當職官凡遇有勾當之人常切覺察或事有可疑許取索付受文字看驗如此則真偽是非判然可見而詐稱御筆以惑州縣者必不能容其跡庶幾仰奉君親益尊命令從之 十五日
開封尹盛章奏竊惟陛下即位以來屢詔有司討論禮

制張官庀局首尾十年始克成書伏自新書之頒累年
于茲矣比者帝子下降帥臣之家始修舅姑饋盥之禮
位置棗栗進拜唯謹事既傳聞下至閭巷細民無不咨
嗟歎息以謂雖王姬之貴陛下猶且以新儀從事况我
曹之賤而敢有不遵者乎日者陛下又慮所頒新儀天
下遵行未徧在京流俗尚又沿循舊例者再降處分令
本府立法施行臣契勘民間冠昏所用之人多是俚儒
媒妁及陰陽卜祝之人臣已令四廂並籍定姓名逐旋
勾追赴府令本府禮生指教候其通曉即給文帖遇民
庶之家有冠昏喪葬之禮即令指受新儀如尚敢沿循
舊例致使民庶有所違戾及被呼不赴因緣騷擾邀阻

賄賂並許本色人遞相覺察陳告勒出本行其不係逐
廂籍定之人不許使令所貴各務講尋新儀上下通曉
本府恭依處分立到條法一違儀不奉行者以違制論
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從之 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詔昨降指揮諸路州軍除奉天神之物許用紅黃繖扇
等外其餘祠廟並行禁絕訪聞諸處畫壁塑像儀仗之
類尚多僭侈或用龍飾可限指揮到日本州長貳當職
官檢察僭侈名件圩塹改易仍加嚴戒不得褻慢委廉訪
使者覺察以聞 二月四日提舉道錄院奏伏覩僻遠
鄉邑畫三清玉皇儀像於尺素方紙間每薦以盤葷盃
酒混雜諸神習之既久不為禁止欲望特降睿旨下諸

路委監司廉訪守令及以次當職官吏嚴行下覺察搜訪正以典刑仍以捕獲彊盜之賞賞之從之 三月十四日詔今後官司稽違三經臺察事大者不以赦降原減 二十日權發遣京畿計度轉運副使賈諱奏仰惟聖治法令全具名分不逾而天下州府儀門之外猶立碑刻文曰應軍州官於此下馬此蓋藩鎮僭擬之弊因循未除欲望特降睿旨悉令除毀從之 四月一日詔滄州清池縣饒安鎮市戶張遠無隸縣新豐村張用清州乾寧縣齊玘等各為燒香受戒夜聚曉散男女雜處互相作過見今根勘仰承勘官子細研窮不得漏失有罪亦不得橫及無辜無訪聞滄清恩州界日近累有

夜聚曉散公事從來條約甚明深慮愚人易惑因而滋
長害及良民仰本路提點刑獄司檢會條貫申明行下
今逐州縣鎮粉壁燒示重立告賞其為首人於常法之
外當議重行斷罪 二十二日臣寮言五部禁令斷自
聖學著為成書嚴若防範不可踰也臣伏見郡守縣令
奉法不虔士俗民風故習猶在昏葬之禮務僭奢有司
孰視恬不呵止五禮之禁令僅掛牆屋謂宜申嚴詔旨
責監司按舉而行之使太平盛典不為空文詔仰禮部
檢會前後累降指揮申明行下監司以時按劾 五月
四日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公事鄭可簡奏應任刑
獄官不許兼他職及容本州權暫差委庶幾心不兩用

事得其情從之 八日臣僚言欲望出自宸斷唯知道
許用妓樂其次郡縣官除赴本州公筵及遇外邑聖節
開啟與旬休日聽用伎樂外餘乞並依教授法詔郡縣
官公務之暇飲食宴樂未為深罪若沉酣不節因而廢
事則失職生弊可詳臣僚所奏措置立法將上取旨施
行 十四日臣僚言臣竊見近日臣僚多稱官名選人
有一命以上例呼宣教所謂七階鮮有稱者文臣朝請
郎武臣武功郎以下通呼大夫者往往有之其妄冒稱
呼不可概舉況政和職制令諸命官不得容人過稱官
名自有明文但未舉而行之耳伏望聖慈特賜申敕今
後如有違犯在京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糾劾以聞詔

依奏如承宣使稱節度使節度使稱相公王稱大王之類並悉行禁止如違並以違制論委御史臺東上閣門覺察彈奏 六月十四日臣僚言竊見邇來凡朝廷進用文人材除授差遣之類曾未擬議而士大夫間好事者樂於傳播揆造無根之言欲望明詔有司嚴為禁止詔今後要有傳報差除以違御筆論委三省御史臺開封府覺察仍令開封府捉事使臣告捉 八月十八日京東西路提舉學事司奏本司管勾文字職事與他司屬官不同每歲看詳文武學生上舍等試卷及州學講義每年上舍等題目文字最為浩繁其禁止接送之法乞依諸路州學教授條禁施行從之 十九日河東路

都轉運司奏伏覲律節文諸堂外甥女不得為婚姻違者杖一百離之刑統疏議外甥女亦係堂姊妹所生者於身雖無服據理不可為婚契勘上件律文止為堂外甥女不得為婚即未審再從姊妹所生女合與不合成婚有此疑惑乞申明降下刑部叅詳律稱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並不得為婚者蓋為母之同列及已身卑幼使尊卑混亂人倫失序故不得為婚姻雖刑統議止稱堂外甥女謂堂姊妹所生緣律內稱男不得娶已之再從姨其再從舅者婚再從姊妹所女即與男娶再從姨尊卑事體無異於理亦合禁止從之 九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比者關中使命往來州縣循襲舊例以

和顥為名前期追集農民以備驅役拘繫占留動經旬
月民力不堪乞立法禁止仍令監司覺察從之 十月
二日河北路轉運副使李昌_孝奏近歲諸路上戶有力之
家苟免科役私以田產託於官戶或量立價錢正為交
易或約分租課券契自收等第減於豪彊科役併於貧
弱雖有法禁莫能杜絕其間亦有假於官戶久而不歸
者起訟滋獄傷教敗俗莫此為甚乞委監司郡守嚴加
檢察詔尚書省立法 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臣僚言乞
自今後諸司及州縣當職官若被受朝省拋降應國用
所須之物輒敢不依元數拋置妄有增加者不以已未
供納其剩數並乞計贓論罪若敢依前違犯許人陳告

及乞委廉訪使者常切覺察從之

三月十九日朝奉

郎守開封府右司隸李侗奏伏見監司被受御筆處分或暫攝帥府或託故在假身不行而委官以代之被委小吏請託避免動涉月日莫肯就道慢命不虔於此為甚欲望嚴立約束詔今後監司被受御筆處分無故不親往輒委官者徒二年不以失減 四月十四日權發遣提舉淮南西路學士楊通奏今竊見州縣官陞朝以上因仍舊例多用主斧為從物其事甚細而於禮非所宜蓋主為君道斧象君德前日以有主為言者陛下一切禁止矣今用主斧則其為儀物名稱若近於僭欲乞睿旨特行禁約從之 十八日詔今後應勾追被盜人

到官對會訖便行疎放或委有事故聽獄官具情由稟
長吏通不得過五日庶幾革去姦弊卽刑部檢詳立法
六月十二日詔自今衝改元豐法制以大不恭論
二十日詔先帝董正六部應依條式事奏鈔畫聞近來
差注轉官支賜支破請給封贈回授等事不合具鈔及
應取旨者皆批狀送鈔旁有違官制自今後並遵依元
豐法令如違仰御史臺彈奏今日以前特免改正 七
月二十一日詔應諸路工役去處不得支破攝設等
十一月四日臣僚言一温州等處狂悖之人自稱明教
號為行者今來明教行者各於所居鄉村建立屋宇號
為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餘處並是私建無名額佛堂

每年正月內取歷中密日聚集侍者聽者姑婆齋姊等
人建設道場設扇愚民男女夜聚曉散一明教之人所
念經文及繪畫佛像號曰訖思經證明經太子下生經
父母經圖經文緣經七時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漢
贊策證明贊廣大懺妙水佛懺先意佛懺夷數佛懺善
惡懺太子懺四天王懺已上等經佛號即於道釋經藏
並無明文該載皆是妄誕妖恠之言多引爾時明尊之
事與道釋經文不同至於字音又難辨認委是狂妄之
人偽造言辭誑惑衆上僭天王太子之號奉御筆仰
所在官司根究指實將齋堂等一切毀拆所犯為首之
人依條施行外嚴立賞格許人陳告今後更有似此去

處州縣官並行停廢以違御筆論廉訪使者失覺察監
司失按劾與同罪 二十七日臣僚言背公徇私而忘
出位之戒者尚或未能仰體聖意至有因陛對而輒薦
所知者有緣創局而格外奏辟者有欲使便於營私而
乞與對移者有將秩滿而乞與再任者籍籍紛紛不可
概舉是以冗濫百出漫不可支臣願陛下明詔輔臣精
加進擬必度德而後定位必量能而後授官開公正之
路塞邪枉之門其或職非得以進退人材而妄伸薦引
如臣前所陳者乞賜睿斷重行竄殛詔依所奏仰三省
遵守御史臺彈奏 三年正月十三日詔兩浙江東路
賊發應知州通判應州縣等官並不得陳乞致仕尋醫

侍養并請假離任已反離任者今本路監司疾速勾還
本任北疾致仕者令中書省記錄候賊平取旨 二十
一日詔訪聞兩浙江東路因備禦羣賊修完城壁計備
糧食之類大段騷擾方賊徒嘯聚深為不便仰逐路監
司嚴切覺察應修完城壁計備糧食等不得妄有抑配
及因緣乞取違者並具事因取旨當議重加典憲仍令
宣撫司鈐束覺察 二十五日詔自來收買計置花竹
果石造作供奉物色委州縣監司幹置皆是御前預行
支降錢物令依私價和買累降指揮嚴立法禁不得少
有抑配比者始聞賊私之吏借以為名率多並緣為姦
馴致騷擾達於聞聽可限指揮到應有見收買花石造

作供奉之物置局及專承指揮計置去處一切廢罷仍
限十日結絕官吏作匠錢物並撥歸元處已計置造作
收買到見在之物所在樁管具奏若爾後尚敢以貢奉
為名因緣科擾以違御筆論 二月一日詔水陸船車
輒置旗號牌榜妄稱御前急切綱運物色因而搔擾州
縣者以違制論係臣僚之家私物及與販而輒稱御前
綱運物色者以違御筆論許人告賞錢五百貫 二日
詔近來臣庶之家於淮南兩浙福建等處計置山石花
竹之類致有騷擾可令禁止違者以違制論 四月一
日臣僚言忻代州寧化軍界山林險阻仁宗神宗常有
詔禁止採斫積有歲年茂密成林險固可恃獨河朔之

有塘灤也。比年採伐漸多，乞立法禁從之。九月，懷安軍奏奉聖旨：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禁止。契勘本軍職官目前並於都廳聚議文字，今準前項指揮欲將本軍都廳改作簽廳，為名如蒙允許，其條令內所載亦乞準此貼改施行。從之。諸路依此。二十四日，詔臣僚章疏不許傳報中外。仰開封府常切覺察，仍關報合屬去處。內勅黃行下，臣僚章疏自合傳報，其不係敕黃行下，臣僚章疏輒傳報者，以違制論。二十五日，臣僚言：欲乞應官司出賣鈔旁如諸色人輒取販賣於官價外增搭一文以上，乞重寘于法，仍立賞許人告庶絕搔擾細民之弊。奉御筆：相度施行。尚書省勘會。

諸色人增價販賣鈔旁定帖即與公吏人等增價轉賣
事體無異緣五文未明今相度欲諸色人增價販賣鈔
旁定帖罪賞並依公吏人增價轉賣已降指揮施行從
之 二十七日中書省尚書省言勘會僧尼所用鐃鈸
已措置令在京文思院廣行製造出賣訪聞多有昨來
肯納未盡數目竊慮影帶私造難以禁戢詔應肯納未
盡鐃鈸限一月許隨所在官司陳首特與免罪官為鐃
鑿字號給據照驗使用如出限不行陳首斷罪告賞並
依私有銅法仍仰所屬言行覺察公吏人等不得阻節
接便乞取騷擾 五月十六日中書省尚書省言四月
二十八日奉御筆應諸路和羅比較優劣及羅場官吏

乞取減剋邀阻留滯取樣過數或妄立名目收錢若命
官進士僧道公人等請託入中等事仰尚書省檢會見
行條令措置增立刑名及告賞條格行下諸路遵守勘
會和糴斛斗請託入中罪賞已嚴其宣和二年正月十
九日指揮止為東南六路餘路亦合依此今措置諸路
斛斗和糴請託入中等欲並依前項東南六路已降指
揮施行從之 閏五月七日尚書省言契勘江浙喫菜
事魔之徒習以成風自來雖有禁止傳習妖教刑賞既
無止絕喫菜事魔之文即州縣監司不為禁止民間無
由告捕遂致事魔之人聚衆山谷一日竊發倍費經畫
若不重立禁約即難以止絕乞修立條從之 十九日

臣僚言古者府史胥徒皆有常職今州縣小吏或濫躋仕版不欲去里閭遠親戚則又求仕鄉邦夤緣請託乞今後州縣人吏緣勞績入官者不許任本州縣差遣從之六月十四日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司奏准御筆近歲諸路州軍公吏人違條顧覓私身發放文字及勾追百姓或謂之家人擅置繩鎖以威力取乞錢物為害過於四方監司守令坐視漫不省察可令諸路提舉常平官躬親巡按點檢覺察應公吏人除依許顧家人外輒置家人或貼身之類者並以違制論許人告賞錢一百貫仍許民戶詣監司越訴本司官除已不住點檢覺施行外看詳公吏人令本家親戚或他人顧到人力以借

為名下鄉戶當追呼搔擾乞取即與私置家人事體無異緣未有該載明文欲乞應公吏人令本家親戚或借請他人力等發放文字勾追百姓並依前項御筆指揮施行從之諸路依此 二十七日中書省尚書省言竊聞諸州軍公使庫置造陳設及從人衣裝之類并筵會多是不支見錢收買只出頭子於行戶取索動經歲月不即支還價錢或遇守臣移替新官更不管認使行戶雖執頭引無處支請及聞州縣見任官員亦有不支見錢只用頭子取索不即支還價錢者以致替罷不能還足而去委屬搔擾殊不體認朝廷愛民之意欲下逐路監司體訪如有官中及官員未還行人價錢嚴立法禁

勒限支還常切覺察勘會見任官及公使庫并買物充
官用支還價錢各已有立定日限斷罪法禁所屬監司
及廉訪使者並合常加按察約束遵守所有前官買過
公使及官用物色若有未還價錢如已出違條限合依
法科罪外其後官自合認數支還今欲申明行下如後
官不為支還者仰所屬監司廉訪使者覺察按劾聞奏
詔從之 七月六日三省言州縣祀神聚眾相毆未有
禁約詔今後為首罪輕者徒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詔
諸路事魔聚眾燒香等人所習經文令尚書省取索名
件嚴立法禁行下諸處焚毀令刑部遍下諸路州軍多
出文榜於州縣城郭鄉村要會處分明曉諭應有逐件

經文等限今來指揮到一季內於所在州縣首納除二
宗經外並焚毀限滿不首杖一百本條私有罪重者自
從重仍仰州縣嚴切覺察施行及仰刑部大理寺今後
諸處申奏案內如有非道釋藏內所有經文等除已追
取到聲說下本處焚毀外仍具名件行下諸路照會出
榜曉諭人戶依今來日限約束首納焚毀施行 九月
二日臣僚言臣聞四海之廣所與共治者莫嚴守令而
監司刺舉之官也伏見近歲以來任非其人背公自營
倚令搔衆到職之後上之德意弗務宣究民之利病弗
務詢採一意以附託權勢為計委之營緝田產製造器
用與辨治其私者公然不以為嫌由是傍立名目侵用

公錢須索誅求靡有藝極公私被害有不可勝言者甚則指名其人假託氣焰彊市橫斂抑配追呼弗酬其直弗顧其力類多有之伏望特降詔旨自今有敢蹈習抵犯重立典刑內令御史臺外委廉訪使者覺察按治詔被委及委之者並以枉法自盜論御史臺廉訪知而不按與同罪仍鑄版印給諸路監司又詔以降指揮禁止監司守令為人營治私事如差使出外勾當而憑藉聲勢干託監司州縣或搔擾百姓者並依降指揮仍並以違御筆論 二十二日臣僚言官守鄉邦著令有禁陞下待遇勲賢優卹後裔故其子孫宗族有除授本貫差遣不以為嫌示眷禮也而邇來非勲賢之後多任本貫

及有產業州縣官其田舍連屬悉皆親舊而胥吏輩並緣為姦民訟在庭以曲為直撓法營私莫此為甚乞除勲賢之後得旨令子孫任本州官及曾任宰執外餘令自陳對移一等差遣願罷者聽匿而不言或冒居者必罰無貸從之 十月八日詔訪聞城寨掌兵官近年已來多規求差出妄作假故動經數月離去本任其一寨職事並付權官比及任滿虛受賞典深屬僥倖今後諸路城寨掌兵官除軍興許差外餘並不得差出給假離任違者以違制論 二十一日詔諸非應奉司輒遣使臣來往州郡計置收買什物果石者以違御筆論守臣監司應付者與同罪 二十九日詔樞密院禁軍闕額

請收受租保甲封樁錢物非專承樞密院及三省樞密院同降指揮不許使用不得一例作朝廷諸司封樁錢物借支支那如違以違制論 十二月十五日臣僚言邇者因事援例侵紊成憲者間出於疏遠之吏開端之漸不可不杜也乞嚴行禁止從之 二十七日詔進奏院朝報非定本事輒傳報者令尚書省檢會以降指揮別行措置約束取旨 四年四月十二日中書省尚書省言勘會官司被受條制置籍編錄以元本架閣并應注衝改而不注或編錄不如法若脫誤有害所掌吏人替日交受並已有斷罪約束條法自合遵守更不銷別有增立伏乞申嚴行下詔應被受條制置冊編錄者並

用印當職官以所受真本逐一校讀訖付吏人掌之如違杖一百 二十八日詔國朝置禁旅於京師處則謹守衛出則扞邊境故擇諸爽塏列屯相望將校步騎馳走教閱分都置舍多寡往來各有區處以相保守其法甚嚴比來官司臣僚指射干請置局增第致令禁旅暴露湫隘不安其居聞之惻然夫介冑之士所與共患難惟有以恤其私然後可使之竭力自今敢有如前指射者以違制論 七月六日臣僚上言伏見自來州縣官奉行法度或有殿負則本司檢舉書罰曾不踰時至若究心職事悉力公家於格合該推賞則猾胥老吏多方沮抑遷延以俸賕謝不為保明甚者經涉歲月之久不

能得遂致士大夫接武臺省喋喋陳訴不已令著令除
獲盜推賞有限三十日保明之文外餘並未有立定期
限有司留難而有情弊罪亦止於杖八十而已法不勝
姦遂成文具臣愚伏望特賜明詔今後官員奉行熙豐
崇觀以來成法合該推賞所屬保明勘會應報之際比
類獲盜法量立期限如留難而有情弊者加等坐罪庶
幾信賞不為黷吏所持止息士大夫爭訟實有補於政
教詔申明行下 八月十六日三省言命官所得轉行
及回授恩賞或未至止官及未該回授並不許收留俟
該使日陳乞以絕僥冒從之 二十二日詔諸公邊官
吏輒以私書報邊事以違制論 十月十八日詔訪聞

州縣倉場受納多不以時留滯鄉民物斛露積或遇風雨遂成棄物非理退換為害不細今後應退換物並書文籍違者以違制論 十二月七日詔應買物斛差官稱量被差官不躬親監臨或指數約貌量收出剩或得支用過數目為已稱量出數者各杖一百赴本處宴會者加一等 十二日權知密州趙子畫奏竊聞神宗皇帝正史多取故相王安石日錄以為根柢而又其中兵謀政術往往具存然則其書固亦應密近者賣書籍人乃有舒王日錄出賣臣愚竊以為非便願賜禁止無使國之機事傳播閭閻或流入四夷於體實大從之仍令開封府及諸路州軍毀板禁止如違許諸色人告賞錢

一百貫 二十四日臣僚言林處編進神宗皇帝政績
故實其序稱先臣希嘗直史館因得其緒纂集成書繫
於書肆立名非一所謂辭場新範之類是也乞禁止從
之 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書省言訪聞外路縣
官多有不恤民力抑勒侵擾事件鄉村陳過詞狀未論
所訴事理如何却先根刷陳狀人戶下積久不問蠲放
分數倚閣年限並行催索百姓避懼遂致不敢到官披
訴冤抑或因對證勾追人戶到縣與詞狀分日引受若
遇事故有遷延至五七日不能辨對了當非理拘留妨
廢農事又有保正長甲頭之類日限分催稅數仍令三
日赴縣衙出頭比磨期限迫促趨赴下辦鄉村地里寫

遠多是不得及時催督皆屬未便今乞轉運司覺察如
有上項去處並行止絕日後常切點檢仍通行曉示鄉
村知悉勘會租稅輒勾催稅人赴官比磨已有法禁外
縣道民訟與追會到公事並合每日受理行道不當分
日引受其人戶有欠自合平日催督若遇赴訴却根刷
出戶下積欠催索顯是故為抑塞並屬違法詔令戶部
坐條申明及遍下諸路監司常切覺察點檢如有前項
違慢去處並仰按劾施行 六月十一日中書省言近
降指揮禁止市井營利之家不得以官號揭榜門肆其
醫藥鋪以所授官號職位稱呼自不合禁止檢准宣和
五年三月十七日廷康殿學士趙過奏乞降睿旨禁止

市井營利之家伎巧賤工不得以官號揭榜於門肆詔
令開封府禁止外路依此詔宣和五年三月指揮更不
施行令開封府出榜曉諭 七月十三日中書省言勘
會福建等路近印造蘇軾司馬光文集等詔今後舉人
傳習元祐學術以違制論印造及出賣者與同罪著為
令見印賣文集在京令開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令諸州
軍毀板 十一月二十七日提舉潼川府路常平等事
呂希莘奏竊見近來州郡多差軍人散在市井以捉事
為名侵漁百姓恐嚇求取其弊百端小不如意肆為凌
暴良民被害甚於盜賊欲望特詔有司立法諸州郡非
廂巡捕兵而輒差軍人散在街市以捉事為名者重為

之禁提刑司覺察每季檢舉出榜曉示使民間通知庶使太平之民各享安業之樂從之 十二月四日尚書省言甚會禁止蕃裝胡服斷罪告賞指揮已嚴近日士庶頭巾後垂長帶有類胡服亦合禁止詔申明行下仍令閤門御史臺太常寺開封府常切覺察及彈奏 五日權發遣萬州李載奏本州非時監司呼索採取石硯民無休息欲乞於農務之月不許採取虞部供到即行禁止不許採取指揮及無立定上供之數條法看詳萬州硯石監司相承勞民採取顯屬騷擾欲乞立法應見任官輒下州縣差人採取者並科違制之罪仍計庸坐贓論從之 六年正月十三日秦鳳路經畧安撫使郭

思奏訪聞管下州縣將人戶籍充樂人百戲人尋常筵
會接送一例有追呼之擾乞降指揮除聖節開啟外截
日改正禮部狀稱將人戶籍充樂人百戰人勒令閱習
百戲社火尋常筵會接送追呼等即未有禁約條法看
詳除聖節開啟并傳宣撫問之類外並合立法禁止詔
州縣輒抑勒人戶充樂人百戲社火者杖一百 二月
四日臣僚言比者紛然傳出一種邪說或曰五公符或
曰五符經言辭詭誕不經甚大可畏臣竊意以謂其書
不可留在人間奉聖旨令刑部遍下諸路州軍多出文
榜分明曉諭應有五公符自今降指揮到限一季於所
在官司首納當時即時焚毀特與免罪如限滿不肯並

依條斷罪施行仍仰州縣官嚴切覺察詔限一季首納
限滿不首依讖書法斷罪許人告賞錢一百貫餘依已
降指揮三十日詔諸路州縣公人犯贓私罪依格雖
會恩永不收敘或雖許敘皆有期限若有所規避改易
名姓應名募官司明有法禁訪聞州縣近來多以不應
敘或合敘而歲月未滿或曾斷罪而改姓名之人輒敢
違法收補容庇姦猾肆為欺擾可申明條約行下仍令
逐路監司常切覺察三月四日詔臣寮將帶人從依
格有定數其輒借人力除宗室已立法外在內供職臣
僚亦合一體禁止今後應臣僚輒帶借債或售顧人力
入宮門罪賞並依宗室法將帶過數止坐本官若兼領

外局所破人從非隨本官輒入者自依關入法同日提
舉荆湖北路常平等事鄭庭芳奏契勘天下坊場所入
酒利最厚比年買撲坊場之家類多敗闕多因州縣官
令酒場戶賣供給酒及薦送伶人之類欲乞朝廷立法
勘會除在任官薦送人於所部已有法禁自合遵守外
餘合取自朝廷指揮詔見任官將所得供給酒抑配令
酒場戶出賣者以違制論 八日詔諸路提刑司奏請
申發根催各有日限訪聞吏緣不虔公然弛慢憲司州
縣恬莫加血或法寺退駁致有往復留滯可自今奏案
並限三日申發除依條關申外仍仰御史臺檢察稽滯
去處彈劾以聞 閏三月二十五日中書省言臣僚言

臣僚言神宗皇帝肇修免役之法罷豪右管勾公庫增吏祿以養廉而近歲士大夫奔競成俗饋獻苞苴之風盛行於時不可不禁詔令立法今擬諸命官以金繒珠玉器用什物果實醢醢之類送遺按察官及權貴若受之者並坐贓論從之 二十九日中書省尚書省言勘會諸色因祀賽社會之類聚衆執引利刃從來官司不行止絕其利刃之具雖非兵仗亦當禁止詔應諸色人因祠賽社會之類執引利刃雖非兵仗其罪賞並依執引兵仗法仍仰州縣每季檢舉條制出榜禁止如以竹木為器鑽紙等裹貼為刃者不在禁限 四月二日詔河南府中獄有受戒亭一所內立石刻并嵩山戒壇院

嶽寺竹木洞見塑中嶽聖帝受戒之像及碑文等並行
毀棄應有似此褻瀆聖像去處仰所屬常切覺察遵依
已降指揮施行輒敢存留並以違制論 四日臣僚言
乞詔有司應諸州公使庫輒均配人戶米麥及在任官
令機戶織造匹帛者重立憲法庶使黷慢之吏少知畏
戢詔令尚書省立法尚書省修到諸外任官自置機戶
或令機戶織造匹帛者各徒二年計所利贓重者以自
盜論仍並許越訴從之 五月六日臣僚言伏觀宣和
二年御筆在京官司輒置櫃坊收禁罪人乞取錢物害
及無辜已降指揮並令去拆及已重立法禁又訪聞外
路尚有公襲置櫃坊去處為民之害尤甚限一日去拆

自今敢置者以違御筆論臣謹按詔書數下訓辭深厚
恩施甚美盛德之事也然豪吏擅私貪夫求利覆出惡
無所畏忌四方萬里之遠耳目所不及者其為害可勝
言耶或鎖之櫃坊或幽之旅邸近則數月遠則一年守
貳不能察監司不以聞銜冤之民無所告愬殊失陛下
勤恤民隱之意欲望特降處分在京選彊明郎官一員
遍詣捉事使臣家毀拆禁房於法應捕人限當日解府
有不及者許送廂寄禁輒經宿者許人告重坐以罪在
外委監司各據分界歲州縣親詣點檢毀拆私置櫃坊
禁房見有拘留人戶去處按劾以聞庶幾少副詔書懇
惻本旨實天下幸甚詔依宣和二年已降御筆指揮餘

令尚書省立法 十七日臣僚言竊見司守令皆赴寄
居之家酒食甚者雜以婢妾深夜方散交通所部弛廢
職事二者固已違法因緣稔熟遂至請囑公事無所不
至如此豈復虔奉詔條嚴戢官吏伏望特降睿旨重立
法禁詔守令依監司法 九月二十三日詔諸路監司
沿流合破舟船訪聞多差定率挽人兵每遇出巡歸司
依舊占留不即發遣可令立法禁止仍不以失減 十
月一日詔品官之家依格鄉村田產免差科其格外之
數並同編戶隨襲官依品格置到田產並充贍墳特免
夫役夏秋稅物並免支移折變於本縣止納本色及所
居莊舍宅宇亦免加稅等第日後子孫並不許典賣如

有一切衝改並特依今降指揮餘人自不合援例
年正月二十四日詔民間私置博刀及爐戶輒造並依
私有禁兵器法見有者限一月赴官首納限外罪賞依
本法仍令諸路提刑司行下所屬州縣 二月二日詔
曰朝廷詔爵祿以待士士修身潔已以奉公故廉恥之
道行而各安其分比者士或玩法貪污遂致小大循習
貨賂公行莫之能禁外則監司守令內則公卿大夫託
公徇私誅求百姓公然竊取畧無畏憚將何以安上訓
下乎昔我祖宗未嘗容貸至杖脊朝堂配流領表內外
以治至於丕平今其風浸興不大黜責莫之可懲其令
被擾之人及盜取公私財物并指引過度者並許赴尚

書省陳訴當重寘於法仍令御史舉按以聞毋或緘默
阿徇以稱朕意 三月十三日中書省尚書省言諸路
當職官多是亂出頭引下行過收買物色行人見其數
目甚多少肯應副即便收送下廂本廂禁繫動是旬日
不免責價隣州隣路收買應副且免杖責遠方尤甚民
戶無所告訴良可憫恤詔官員收買物將行人輒送廂
收禁者以違制論仍令廂司置簿如有送廂公事即時
抄上巡押州縣按察官監司廉訪出巡點檢如違按劾
以聞當重寘典憲 四月五日尚書省條下條諸非見
任官有貪恣害民干撓州縣而迹狀顯著者監司按劾
以聞從之 五月二日詔內外官以苞苴相賂遺其賂

遺并收受人並以坐贓論如有違犯必行竄責令御史
臺常切覺察彈奏 同日詔今後內外官遵依已降詔
旨並以三年為任如治狀顯著仍許再任輒取陳乞替
成資以違御筆論 七月一日詔曰朕惟王者之法易
避而難犯若苛舉細故使人拘畏而忌諱非所以示大
體也臣僚建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悉
禁既非上帝名諱及無經據諂佞不根貽譏後世并壬
戌日宰執燒香住斷刑釋輕罪至留繫佚罰皆非朕意
可並勿行 八月二十日中書省尚書省言契勘諸州
軍每遇受納糴買往往差公使庫官領之其害不可勝
言應管公使庫官並不得差充受納糴買違者重行流

竄詔應管勾公使庫官輒差充受納糴買及受差者各
以違制論 十月一日中書省言奉議郎守尚書都官
員外郎葉三省奏昨見諸路財計之臣有以羨餘為獻
而被賞者臣竊惑之欲自今有以羨餘獻者勿復推賞
仍令別路監司驅磨覈實以聞其間稍涉虛偽則重加
竄斥驅磨不實與同罪庶幾誕謾之風熄而人之忠厚
之歸詔坐條申嚴行下 十二月十九日詔二浙漕計
積弊之久訪聞自來多務看謁妨廢職事自今可恪守
詔條迎送之類除專使外餘一切並罷如違以大不恭
論 同日詔市戶非聖節不許假借自有定制比來貪
吏以和顧和賃為名須索無厭不為給還仰諸路監司

覺察

欽宗靖康元年五月五日臣僚言醫官周道隆

王舜康王永言荆璋初以大請官錢奉旨勘鞠及至案具準內降御寶批特與放免竊以謂法者太祖太宗之法所與天下共之不得而私也若使獄具可以幸免則人人安然玩法無所懲艾前日之弊殊未易革乞正典刑以厲其餘從之同日監察御史余應求言開封府尹王時雍奏奉御批開封府禁勘御前使喚西兵蔡宗等三人並不曾劄盜捉事使臣范振亂捉平人可依理施行又言其人係屬京畿等路制置司盧功裔下止因被盜人暮夜錯認賊人頭面以至范振涉疑收捉伏見近年官司類以御前二字劄持上下具六軍之衆當齊

以一法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以失其余軍士之心
兼自來權貴之家及局分多占藏部曲盜博縱恣稍加
繩治反遭屈辱懲革此風誠在今日臣待罪天府請坐
不能戢盜之罪有旨放免臣詳觀時雍所言則是近年
官官用事凌轢百司其弊皆若此也范振宜在釋放此
事宜在懲格今但赦時雍之罪而已振猶取勘具案所
陳之弊曾未禁戢夫以軍卒犯公事而乞降御寶以被
盜人錯認而云亂捉平人以官者當直而稱御前使喚
此皆可深疑者奏請之臣以微末私事誣罔聖明其罪
固不容誅而陛下又為之作御使喚之名特降寶行下
則其失又甚矣陛下往者下詔又曰不任中人言猶在

耳今乃遽信其言為之委曲批降陛下即位之初內侍
莫不恐懼畏避靡敢輒干以私曾未數月遽復為此官
者之權自此復盛而以私事求請者何所不至也自今
若此等類乞一切杜絕敢以私事干請御寶者重寘于
法然後正功裔誣罔之大罪明范振涉疑之無辜其時
雍所陳嚴加禁約庶幾抑官者尊主威絕近習請謁欺
弊之原伸百司屈辱剗持之弊從之 六日臣僚言去
秋四方豐稔粒米狼戾至今春夏物價猶賤而官私錢
弊匱乏無以收糴不唯公上費出無節兼恩倖之家收
蓄不訾亦緣鑄錢銅料為他工匠盜竄奇玩什器及銷
毀錢寶以營厚利致官治銅料闕絕不登課額錢弊匱

乏職此之由欲乞申明銅禁除照子磬鉞籍記工匠姓名許造外餘一切禁止從之 十日禁士庶之家以銷金為飾 七月十五日詔祖宗以來歲有拋買合用之物徧下諸路既不過數又復有常故物不踊貴民易供應自崇寧以來大臣誤國庶事紛起而侈靡隨之無有紀極太上皇帝念黎元之困革舊政之弊乃下明詔罷非泛拋買朕恭承德意要在裕民聞省部尚有檢舉年例便行拋買非不可闕之物及不可減之數致州縣官吏並緣為姦未免前日困民之弊可具祖宗拋買之額酌今日合用之數立為定式如係軍須或急闕之物不得已者亦指定合用不得濫增數目及取特旨如州縣

被受拋買多增物數或貼納錢物官更分盜雖入已數
少據所判準全入已論按察官失於按發並以等第議
罪 八月二日臣僚言祖宗以來天禁兵皆使之習攻
守戰陣之法挽彊擊刺之利主於他使未嘗學也故用
心專而藝能精近年以來帥臣監司與夫守倅將副多
違法徇私使禁卒習奇巧藝能之事或以組綉而執役
或以機織而致工或為首飾玩好或為塗繪文綵公然
占破坐免教習名編卒伍而行列不知身為戰士而攻
守不預至有因緣請託陞遷階級或在衆人之上遂使
轅門武功之士困於差役之勞末作庇身之人復享安
閑之利所以兵陣教習之法日廢工匠技巧之事日多

兵政之弊一至於此欲乞除行兵合用工匠外其末作他技皆嚴行禁止從之 二十三日臣僚言朝廷比令六曹寺監條具逐歲挽科物色多不盡實聞即令京東所科買如泗水上供綿木炭及燕山絲之類並如宣和七年以前元不少減至於不要令色止督價錢炭每秤每兩皆至六百逐州縣所取名色不同其視詔令為空文而已方命雲民曾無體國之意望申飭有司條上其實如有應罷催擾如故及並緣為姦規利入已者並重賜施行詔犯者並從違制科罪姦利入已以贓論定之 二十八日臣僚言陛下昨以章服之濫悉從釐正在京委禮部在外委郡守移文告諭俾之自陳除在京臣

僚不住繳申禮部及外路十餘州已申照會外其餘去處久未聽從尚有僥倖之意望量立日限再俾自陳仍今在外州軍具數申禮部自今尚敢違慢許覺察舉劾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詔曰方時艱難兵革未息中原經剽掠之禍四方有調發之勞方徹樂菲食夙宵在念與羣臣共圖康濟訪聞州郡官吏耽樂自若殊無憂國念民之心未欲便行誅責可自今未得用歌樂筵燕敢有違犯監司按劾以聞 七月十一日詔年在京并外任官多求差出託故便私般家東下假勢作威搔擾百端及外州縣奉使寄居待闕官甚多委是坐費廩祿令吏部關牒諸部省臺寺監諸路監司具

自今年五月一日以前差出官罷歸元任及月具奉使并寄居待闕官申尚書省八月二十四日詔州縣官不得於見任科役人匠造竹等什物從中書舍人劉珏之請也二十七日臣僚言淮南真楊楚泗等州係九路沿流之衝舳舻相銜不下數十州郡終日將迎職事盡廢况即今祇備車駕巡幸及防姦禦寇事務非一乞一切迎送並行住罷雖非泛使命及本路監司太中大夫以上等官亦不許接送所貴郡縣官吏各得一意修舉職事從之淮南江浙並依此施行十二月二日詔曰朕側身寅畏與二三大臣宵旰圖治罔貴奇玩罔好畋游罔昵近習使干政事罔有邪封墨敕以濫名器風

夜正心持誠祈天助順訪聞小人為姦或詐欺請託鬻爵是謀或臂鷹走犬畋獵是習乃狂百姓輒謂御前之物朕之好惡何以昭示外人何以格于上帝慮近習餘風未殄朕不遑寧仰三省樞密院榜諭戒約言官覺察彈奏敢有違者重寘于法並許人告賞錢一千貫內畋獵之人輒稱御前鷹犬者根治得實配沙門島 二年正月六日戶部侍郎呂頤浩言臣嘗聞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猶小刦掠婦女之禍至深嘗觀唐李晟復京師秋毫無所犯惟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即斬以徇願以此事申諭主兵將帥各令體認聖朝仁政儻或有犯必罰無赦昨來鎮江府賊中婦女有尚在軍中者亦乞

速令放歸詔劄與都統制行軍諸將知委 七日知鎮
江府錢伯言奏已依處分螺鈿椅卓於市中焚毀萬姓
觀者莫不悅服上曰還淳返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
自然嚮化 先是鎮江府軍資庫杭州温州寄留上供
物有螺鈿椅卓并脚踏子三十六件前十日降聖旨螺
鈿淫巧之物不可留令錢伯言於通衢遣官監毀仍榜
諭使人知朕崇儉去華還淳返朴之意上因信言奏至
故又及此 二十一日令楊州開具見稱御前頓放金
玉等物亂占屋宇寺院去處申尚書省不得漏落及訪
聞兩浙路有妄稱御前收買海味等物者仰本路提刑
司收捉根勘先具聞奏仍令尚書省出榜曉諭 二月

二十三日詔曰先王省方所以觀民天子巡守蓋將展義粵朕纂臨之歲肇為時邁之行爰錄睢陽來撫淮甸詢究民瘼米聽風謠頗聞東南極困征斂繹騷未定惜怛靡忘方將孚惠澤以感人心躬節儉以先天下卑宮菲食刑家御邦而培克之臣奉行失措務為奢利志在悅諛營繕廣於堦庑期會急於星火轉輸罷極趣督苛自聞張皇旋即貶黜以至率私財而助國下及胥徒納經稅以輸倉大增概量亦既訓告俾悲蠲除尚餘弊端猶鬱輿議若郡縣訟供須以奉公上侵漁民貲監司妄犒設以市私恩耗蠹邦用豈不知民貲匱則斂怨於國邦用竭則復取於民吏弗知思朕復何望豈表儀之不

至將播告之未修云何糾紛自作諄諄茲申嚴於儆飭
庶咸變於恪恭克黜乃心丕從朕志嗚呼高宗遜於荒
野爰知稼穡之勤宣帝興于閭閻洞悉艱難之務茲見
自昔中興之主未有不通衆志之微朕久涉兵間深燭
民隱况撫巡之滋久顧情偽之益分每聆怨咨重軫矜
憫自今詔令到日其各懇款恤民務銷愁歎之聲同底
樂康之俗布告列位深體至懷否有常刑朕不汝赦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先是江南西路安撫使胡直孺言
切見經制司施科博仄等萬數浩瀚錢出民間怨歸公
上此害一也勸誘忠義之人以私財助國而憲司往往
均科錢數此害二也諸州軍受納苗稅大加合耗此害

三也朝廷所須郡縣取之於行戶所欠數千計而關不
足以償此害四也監司多不體國巧為犒設之名動搖
軍情人益驕恣帥臣郡守威令不伸此害五也望下寬
恤之詔除此五害然後汰監司之躁妄黜帥守之懦庸
懲縣令之貪殘去官兵之愚怯者故降是詔 三月十
一日臣僚言江淮荆浙等路州縣輒於賊過之後科率
百姓金銀錢米等物或稱犒賞或稱創置防城軍器之
屬往往並緣為姦肆行侵盜伏望嚴立約束委監司覺
察敢有抵冒者重行黜責監司知而不糾與同罪從之
四月十日詔非緊急不得擅開熱非因關因不得輒拘城中
房錢拘到錢置厯收支專充軍須不得他用 五月十

日曲赦河北陝西京東路昨降詔曰今後如聞見任官
有涉疑異志者止許經不干礙官陳告如迹狀明白委
非誣罔即收捕付獄以聞如輒一面擅行殺戮事雖有
實亦坐擅殺官吏之罪仍仰上下覺察為賊反間妄亂
語言姦細許諸色人捕捉赴官比常格倍賞推恩又詔
聞軍旅及小民內有頑惡兇悍之人輒敢凌犯官吏欺
壓良民苟不如意誣以姦細之名反中賊計遂使被誣
者在遭刑戮令帥司偏下所部出旁約束立賞錢三百
貫許人捕捉並從軍法處斷 建炎四年十月十四日
通判臨安府鄭作肅言去冬賊馬過江州縣驚擾鄉分
輒因把隘結社率眾剽奪財物甚者指平人為姦細殺

戮良善乞令逐州行下諸路令本保內每十家結為一
甲遞相委保不得刦奪財物及妄以姦細為名殺戮平
人如有違犯聽甲內人詣保陳首賞錢一百貫省如本
保內不即陳首却致因自敗露並一等科罪仍乞限十
日結甲了當其鄉村把隘處如遇實有姦細亦須解送
本保解縣施行從之紹興四年四月十二日大理寺丞
韓仲綺言近因泗州申請獲偽齊姦細依化外姦細推
賞轉官或恐遠方兇悍之徒貪賞妄殺良善為害滋大
乞應知有姦細並告官司收捕依條結賞若擅收捕致
殺傷不經官司勘證者為首人坐以故殺傷人罪契勘
江湖閩廣之遠西北士民流寓者衆若被誣執因而遇

害其其必不能速赴行在伸訴仍乞鑄板通行詔刑部
限三日勘當 七月十六日詔自來入川陝之人依法
經官司投狀給公憑聽行今多事之際尤宜幾密若詐
冒入川杖一百已度關者加一等所犯重者從重候事
息日即依常法 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詔江淞等州軍
應客旅般販米斛並從便往來其經由官司如取非理
騷擾阻節許客人經尚書省越訴官員停替人吏決配
仰提刑司覺察 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德音禁米穀鋪
戶停米邀勒高價如違杖一百紹興元年三月十九日
詔比來行在米價騰踊或重稅以困其興販或過糶以
扼其流通或奪舡以害其往來今後仰州縣特蠲收稅

嚴止過糴及不得奪裝載米斛舟船如違並以違制論
六月十九日詔浙西州縣米價翔貴雖有南船載到瀕
海諸州多被米牙人邀阻用大斗低價量糴私停高價
出糴仍令溫台明越州嚴行約束 同日詔監司州縣
有擅立軍期司為名諷諭迫脅括剝民財自今盡令止
罷違者委御史臺專切糾察當重寘典憲從尚書右丞
葉夢得之請也 九月十日詔監司守臣今後不得並
緣軍興妄有橫斂如違命官竄海外吏人決配十二日
詔江東西湖南北兩浙福建守倅今後並不許出謁及
受謁接送違者徒三年雖監司亦不許接送如係休務
假日准此官屬非實緣幹辦事妄作名目輒求差出與

差者各徒二年 十一月九日都省言近以軍興之際
州郡將迎送謁妨廢日力遂降指揮立守俸受謁出謁
之文訪聞緣此却有端坐廨宇一兩日不出廳者詔自
今及有職事及急速利害並許接見外受謁出謁依已
降指揮如依前廢事仰監司按劾以聞 十一月三日
德音訪聞州縣近因軍興並緣為姦非理科率如修城
科買塼石採斫材木及沿江州郡科造木筏致費四五
十千大困民力並令日下住罷如依舊科率許人戶越
訴及探訪得知其當職官並竄嶺表 十五日衢州盈
川縣進士呂南翼言近來場務私置巡子四五十人常
持杖鄉村往來及夜半舉火以捉私酒為名破毀人家

什器挾勢剽掠財物竊恐夜深民間不知或相關敵因
茲成事詔遂州縣長貳常切覺察如違重行黜責 二
十五日詔今後舡戶輒敢攬載無券引軍人不以曾與
不曾作過許諸人告捉每名支賞錢五十貫其犯人並
依軍法施行及舡戶名下船沒官或給告捕人充賞如
軍人散往私小路鄉村僻靜處作過其經從官司失覺
察致透漏去處並科違制之罪 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詔訪聞士大夫避難入福建者所至守隘之人以搜檢
為名拘留行李又不聽去稍自辨明至有被害者不免
復還溫台而遂州不許入城至今縣鎮有不得安泊之
禁老幼流離進退無所甚非朕存卹衣冠之意可行下

戒飭逐州令約束所在防托官辨驗如來歷分明不得
輒有邀阻 二月一日詔巡幸所至令御營使司嚴切
覺察如有官員將兵人吏強占民間舍屋輒奪商旅舟
船買物不還價直及諸般騷擾等事將上取旨犯人重
作施行應干官司取索等事不經三省樞密院取旨行
下事件州縣不得回報亦不得應副三省六曹不得發
白帖子勾喚人吏須經官長印押勾追方許發如違官
員勒停吏人決配仍出榜曉示 四月三十日詔比年
以來爵賞失實名器寢輕人不加勸蓋自童貫譚稹之
流統兵乘時射利預乞空名告勅宣劄任意書填馴致
今日未能遽革深屬冒濫可自今後應將帥監司守臣

等並不得陳乞空名告勅宣劄如係實有功人即仰保
明申奏以憑推賞雖大臣出使亦當遵守如違重寘典
憲 五月二十三日詔訪聞行在諸軍及越州內外多
有宰殺耕牛之人可令御營使司出榜禁止諸色人告
捉賞錢三百貫犯人依軍法如係軍兵其本軍統領官
取旨施行 十月十四日詔知情買肉興販者徒二年
許人告賞錢五十貫紹興元年九月二十九日詔越州
內外殺牛知情買肉人並徒二年配千里立賞錢一百
貫十一月二十六日詔左藏庫支錢三百貫於尚書省
都門樁垛充賞許諸色人告捉如紹興府內外捕盜兵
官不切用心緝捕並先勒停仍令尚書省檢坐指揮出

榜曉示二年九月四日赦五家結為一保隣保知而不
糾及主兵官失覺與同罪三年二月六日禁影帶宰殺
妄以斃死投報其賞格並如上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詔應殺官私牛罪一等官司斷罪不如法杖一百其告
獲殺官私牛及私自殺者每頭賞錢三百貫二十三年
三月二十四日以軍器監丞黃然言復申嚴條法禁止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赦禁農生牛犢創使納錢
者六月八日詔行在受納米斛錢帛倉庫今後須管
兩平交納不得大量升合非理退剝阻節騷擾如違許
納人經尚書省越訴其合干官吏並科二年之罪及許
人告捉每名支賞錢二百貫仍令尚書省出榜曉示

九日尚書省言勘會三省樞密院六曹百司人吏自軍興以來全無忌憚請託受賕弊端不可概舉除已差人密行覺察如有漏泄朝廷未及下有司政事差除之類又受請託賄賂私相看謁六曹百司等處因公事受乞錢物等事即具姓名密報送所司根勘即依法施行竊慮未知上件措置尚有抵犯理合檢會條法申嚴曉告詔三省樞密院六曹令尚書省出榜百司等處令六曹隨所隸出榜並於門首曉諭是日進呈令海巡八廂密行視密無出榜曉諭上曰人吏請託受賕不可不革然此風已久須三令五申使上下通知而不敢犯恐一旦付之八廂犯法者必衆范宗尹曰更望訓諭八廂止

為人吏不可使及百姓若行在百姓因此恐懼不安則
●亦非便上曰不惟不及百姓公人受賕固有可關畧
者如大程官送勅告宣劄之類各有所得豈人吏受賕
之比朕當一一諭之 十七日閤門言奉旨近來臣僚
為患在朝假往往赴局治事及看謁並無約束自今後
如在假輒起局治事及看謁令閤門覺察彈奏取旨內
文臣令御史覺察彈奏詔臣僚為患在朝假若不妨本
職自合赴局治事外餘依已降指揮 二十三日詔諸
軍統制官常切鈐束不得容縱軍兵等帶領無圖百姓
挾持兵勢採打魚蚌蓮荷菱草踐踏苗稻及拆去芭籬
斫伐墓園桑竹等如有違犯之人並依彊刈田苗已降

指揮立賞錢五百貫許諸色人告捉犯人並申解樞密院重作施行其統制官不切覺察亦當重寘典憲仍出榜禁約 七月六日詔閩粵商賈常載重貨往山東令廣南福建兩浙沿海守臣措置禁止 四年七月十九日禁明越州山東游民來販糴紹興二年三月九日禁江浙之民販米入京東及販易縑帛者瀕海巡捕官覺察止絕告捕人賞錢三千貫白身補承信郎有官人取旨推恩犯人並依軍法三年二月一日禁販箭簳往山東其有透漏并元裝發州縣當職官吏並流三千里各不以官赦降原減三年八月七日詔應水陸興販出界其知情負載及隨舡售顧火兒並徒二年罪三年十月

二日禁客人以箸葉重龍及於茶節中藏筋鯨漆貨過
淮前往外界貨賣許人告捉並行軍法所販物充賞外
其當職官吏等並依客舡泛海往山東法並流三千里
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每旬具申以聞京西等路州縣界
首並依此四年二月十九日禁客人收買諸軍春衣絹
往偽界貨賣罪賞並依透漏筋鯨條法五年五月十九
日以汾海人戶五家結為一保不許透漏舟舡出北界
如違將所販物貨盡給充賞外仍將應有家財田產並
籍沒入官同保人減一等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禁販海
金沙往偽界十二年八月三日禁客旅私販茶貨私渡
淮河與北客私相博易若糾合火伴連財合本或非連

財合本而糾集同行之人數內自相告發者與免本罪
其物貨給告人若同伴客人令本家人告發者亦與免
罪減半給賞仍比附獲私茶鹽法令戶部立定賞格二
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禁泉州商人泛海私販上宣諭
曰累有約束禁止私泛海商人聞泉州界尚多有之宜
令沿海守臣常切禁止無致生事 九月十五日臣僚
言近年州縣之吏贓貪頗衆望應官員犯入已贓許人
越訴其監司守倅不即究治並行黜責從之 十八日
進皇越州勘到奇嵐軍狂人王師昊恠妄惑衆事上曰
必是狂蕩可只送鄰州編管朕大開言路鼓檢院進狀
日關聽覽言有可採至命以官言或不當雖斥朕躬朕

亦置而不問至於狂誕惑衆不免畧須禁止卿等可以
此意曉諭士民紹興元年三月十七日詔諸州軍依已
降指揮免行錢並罷見係行人戶更不作行戶供應見
任官買賣並依市價違者計贓以自盜論許人戶越訴
監司所部州軍分明出榜曉諭如有違戾按劾聞奏候
邊事寧息日令戶部取旨依舊法 四月四日詔令樞
密院劄下諸軍統制今後遇軍兵出城打草須差使臣
部押不得將人戶田苗收刈如或違犯許人告捉賞錢
一百貫其統兵將佐不切覺察亦當重黜責 五月十
四日詔曰朕遭時艱難盜賊蜂起比分遣將帥招來平
蕩而民力久困不可枝梧訪聞縣令夤緣為姦廉者取

羨餘悅權貴為進身之術貪者充家民無所聊朕甚憫
側雖累降指揮州縣不得非理科率緣其間實因軍期
急切有不得已合須索之物竊慮州縣假此聲勢過數
率效為害不細仰自今後州縣如有似此合科物色須
管明以印榜開坐實數於前次具鄉村戶口若干依等
第每戶合出若干仍具一般印榜申監司因出巡親行
按察不得更似日前先多科其數然後輕重出沒如違
官竄嶺表人吏決配仍許民戶越訴 九月二十五日
詔福建路轉運司不得齎牒下所部州縣抑勒士民出
備助軍錢物如違仰提刑司覺察聞奏 以福州寄居
陳義夫願以人戶一錢之產均出十錢以助軍資於是

本路運司遣官齎諭下四州知漳州蔡密禮言其事
故有是命 十月四日詔已降指揮令逐軍自二月十
三日後權住採所若闕少柴薪申取指揮給限於買到
山內採所如擅出城所柴當依軍法將佐不鈐束重寘
典憲外今後諸軍并三衙遇得朝廷指揮許打柴軍兵
並令長官給號差官部押如無押號及雖有而採所墳
塋林木作過許巡尉鄉保收捉赴樞密院取旨部押官
重作行遣從臣僚請也 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樞密院
言訪聞日近有諸軍使臣軍兵等趕逐居民彊占屋宇
致人戶不得安居詔令樞密院出榜禁止如違犯之人
仰臨安府收捉申解赴樞密院重作行遣 二月十一

日詔臨安府居民多不畏謹火燭雖已差殿前馬步軍司人兵救護緣措置未嚴致多攘奪財物民甚苦之可更令本府差定救護人兵仍令逐司并臨安府依東京例各置新號并救火器具俟撲滅即時點數搜檢訖方得放散及仰臨安府差緝捕使臣立賞錢收捉遺火去處作賊之人犯人並依前項指揮其寄贓隱匿之家許依已立日限陳首仍與免罪給賞 二年三月四日詔臨安府城內犯強盜及放火燒有人居止之室並依開封府條法斷罪告捕人除依條推賞外令所屬具詣實聞奏當復與推恩仍令尚書省出榜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知臨安府宋輝言日近有遺火去處其犯人多是避

罪走閃根捉不獲已每五家結為一保互相覺察逃亡
軍人及姦細盜賊傳藏之家仰同保人赴官陳告特與
免罪仍令後人戶有遺火去處本保人先次收捉正犯
人赴府如正犯人走失其同保人並一例科罪從之二
年十二月十二日尚書省言臨安府近來累經遺火至
焚燒官司舍屋間有存在皆是瓦屋今措置朝天門以
南除諸軍營寨外應官司舍屋舊用茅草搭蓋者限十
日改造瓦屋限滿差官點檢詔依尚書省出榜曉諭二
年十二月三十日詔行在權貨務火禁并行在倉草
料場火禁並依皇城法三年十二月九日詔臨安府官
司已改造瓦屋開通瓦巷各有專降指揮今後如有違

犯之人依條根治命官降一官民戶徒一年當職官奉
行滅裂亦從降官行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殿中侍御
史常同言乞委臨安府守臣多方措置於緊切地分專
置防火司立望火梯樓多差人兵廣置器用明立賞罰
從之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詔今後火發去處委官及臨
安府當職官監轄軍民約度火勢遠近拆截不得乘時
作過其救火之兵並不得帶刀劍軍器出寨因而邀奪
物色又乘火之際於相去遠處尋求有力之家用鐵鎗
鈎索於屋上鈎定商量乞覓錢物稍不滿意即便拆搜
令臨安府覺察犯人計贓斷罪重者取旨又因火發有
良民妻女人口迷路為人誘引知下落不肯收贖者許

赴尚書省陳訴七年十一月九日進呈臨安府火禁條約放火者行軍法失火延燒數多者亦如之上曰放火失火豈可同罪大凡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失火延燒多者止可將上取旨斷遣上曰止於徒亦足矣庶幾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非朝廷美事八月二十七日詔訪聞行在漸賞花木窠株或一二珍禽此風不可長及有舟船興販多以旗幟宴作御前物色可嚴行禁止如或官司合行收買者須明坐所屬去處其花木窠株珍禽可劄下臨安府門曉示不得放入九月二十五日詔令三省樞密院常切戒飭檢察將兵不得妄有挖搜舟船開發篋筭及因而攘奪物色如違軍兵重

行斷配將官取旨施行從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請也

十月二十九日樞密院言宣和間溫台村民多學妖法號喫菜事魔鼓惑衆聽剋持州縣朝廷遣兵蕩平之後專立法禁非不嚴切訪聞日近又有姦猾改易名稱結集社會或名白衣禮佛會及假天兵號迎神會千百成群夜聚曉散傳習妖教州縣坐視全不覺察詔令浙東帥憲司溫台州守臣疾速措置收捉為首鼓衆之人依條斷遣今後遵依見行條法各先具已措置事狀以聞

三年四月十五日申嚴收捕徽嚴衢州傳受魔法人四年五月四日詔令諸路措置禁止喫菜事魔六年六月八日詔結集五願斷絕飲酒為首人徒二年鄰州編

管從者減二等並許人告賞錢三百貫巡尉廂耆巡察人并鄰保失覺察杖一百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禁東南民喫菜有妄立名稱之人罪賞並依事魔條法九年七月八日以臣僚言喫菜事魔立法太重刑部遂立非傳習妖教除為首者依條處斷其非徒侶而被誑誘不曾傳受他人者各杖一百斷罪十一年正月九日臣僚乞黜責婺州東陽縣官吏以不能擒捕事魔之人詔自今州縣守令能悉心措置許本路監司審覈以聞除推賞外量加獎擢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尚書省檢會紹興敕諸喫菜事魔或夜聚曉散傳習妖教者絞從者配三千里婦人千里編管託幻變術者減一等皆配千里婦人

五百里編管情涉不順者絞以上不以赦降原減情理
重者奏裁非傳習妖教流三千里許人捕至死財產備
賞有餘沒官其本非徒侶而被誑誘不曾傳授他人者
各減二等又紹興九年七月八日刑部看詳臣僚劄子
喫菜事魔本非徒侶而被誑誘不曾傳授他人者各從
徒二年半委是立法太重請各杖一百斷罪詔依紹興
勅斷罪其紹興九年七月八日指揮更不施行十二年
七月十三日詔喫菜事魔夜聚曉散傳習妖教情涉不
順者及非傳習妖教止喫菜事魔並許諸色人或徒中
告首獲者依諸色人推賞其本罪並同原首自今指揮
下日令州縣多出印榜曉諭限兩月出首依法原罪限

滿不首許諸色人告如前及令州縣每季檢舉於要會處置立粉壁大字書寫仍令提刑司責據州縣有無喫菜事魔人月具奏聞十五年二月四日上曰近傳聞軍中亦時有喫菜者若此輩多食素則俸給有餘却恐驕怠之心易生可諭與諸處統兵官嚴行禁戢於是降旨行下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詔申嚴喫菜事魔罪賞仰提刑司督切檢察須管每月申奏務在恊意奉行三十年七月二十日知太平州周葵言乞禁師公勸人食素刑部看詳喫菜事魔皆有斷罪告賞前後詳備准紹興六年六月八日係結集立願斷絕飲酒今來所申為師公勸人食素未有夜聚曉散之事除為首師公立願斷

酒依上條斷罪追賞外欲今後若有似此違犯同時捕獲之人將為首人從徒二年斷罪鄰州編管仍許人告賞錢三百貫其被勸誘為從之人並從杖一百如徒中自告免罪追賞 十二月三日詔大理寺官自卿少至司直評事雖假日亦不得出謁及接見賓客令本寺長貳常切覺察仍令尚書省出榜於本寺門曉示七年七月十五日三省言謁禁之制皆有專條比緣多事因循廢弛昨因臣僚論列已降指揮申嚴訪聞近來依前不遵法禁非唯以杜絕請求亦恐妨廢職事詔令刑部再檢坐條法申嚴委御史臺常切覺察仍出榜曉諭如有違犯之人具名聞奏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臣僚言國家

著令臺諫不許出謁而賓客之造請者許見不以時給舍不許出謁既與之同而受謁乃特在於假日使論思獻納者例壅於見聞而不得盡知是非利害之實乞詔有司更定給舍受謁之令一視臺諫詔依九年七月十六日詔申嚴謁禁之制仍今後御史臺每季檢舉九年八月十七日臣僚言乞申嚴謁禁及在外新任待闕官吏寄居於新部與吏民私相往還者並乞禁絕從之十年八月四日詔謁禁之制具有成法仰御史臺覺察彈劾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中書闕下省奏契勘紹興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臣僚言乞更定給舍受謁之令一視臺諫今來頒降新書修立臺諫兩省官不許出謁雖非假

日亦許見客切緣臺諫許風聞言事欲廣耳目故雖非
假日亦許見客其兩省官所掌書牘繳駁制誥記注等
事盡是朝廷機密利害即與臺諫事體不同兼有秦祖
宗舊制詔依崇寧舊法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舍人
並禁出謁假日許見客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御史臺主
簿陳慶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國子監主簿史才二
十二年七月十三日祠部員外郎李嵩老並乞申嚴內
外謁禁之制二十六年九月四日尚書省劄子申嚴檢
正都司官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之令二十七年四月
十八日詔除臺諫兩省依令雖非假日亦許見客外餘
官非旬假日並不許出謁受謁如違御史臺彈奏二十

七年五月五日詔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
並依紹興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已得指揮禁出謁假日
許見客從兩省請也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左正
言何溥言乞推行外官謁禁之令大要監司視臺諫典
獄視大理自餘官概同在京百司而職事相干者勿坐
八日上諭輔臣曰昨日因看韓琦家傳論戚里多用
銷金衣服嚴行禁止朕聞近來行在銷金頗多若日銷
不已可惜廢於無用朕觀春秋正義謂質則用物貴濫
則侈物貴蓋淫侈不可不革越二日復有旨古者商旅
于市以視時所貴尚而為低昂故淫則侈物貴也訪聞
此來民間銷金服飾甚盛可檢舉舊制嚴行禁絕都省

勘會民間以銷金為服飾紹興勅內雖有立定斷罪其
小兒婦人自合一體禁止詔申明行下如有違犯之人
並依勅條斷罪仍令尚書省出榜曉諭 後五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上復謂輔臣曰銷金翠羽為婦人服飾之
類不惟糜損貨寶殘殺物命而侈靡之習實關風化朕
甚矜之已戒宮中內人不得用此等服飾及下令不得
放入宮門無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盡革可申
嚴止之仍下廣南福建禁採捕者十二月七日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錢觀復乞檢會祥符天聖景祐以來勅條
申嚴約束詔今後銷金為服增賞錢三百貫其採捕翡
翠及販賣并為服飾並依銷金為服罪賞其以金打箔

并以金箔粧飾神佛像圖畫供具之類及工匠並徒三年賞錢三百貫鄰里不覺察杖一百賞錢一百貫許人告其見存神佛像圖畫供具諸軍樵金錦戰袍並許存留所有翠羽銷金服飾限三日毀棄九年五月十七日申嚴金翠十年五月四日詔其犯金翠人并當職官除依條坐罪外更取旨重作行遣二十六年九月二日沈該等奏安南人使欲買樵金線段此服華侈非所以示四方上曰華侈之服如銷金之類不可不禁近時金絕少緣小人貪利銷而為泥不復可用甚可惜蓋天下產金處極難得計其所生不足以供銷毀之費朝廷屢降指揮而奢侈成風終未能禁絕須申嚴行下該等曰謹

奉聖訓便當嚴立法禁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內降
詔曰朕惟崇尚儉素實帝王之先務祖宗之盛德比年
以來中外服飾過為侈靡雖累行禁止終未盡革朕躬
行敦朴以先天下近外國所貢翠羽六百餘隻可令焚
之通衢以示百姓行法當自近始自今後宮中首飾衣
服並不許鋪翠銷金仰幹辦內東門司當切覺察如違
以違制論次日復詔自今後宮中如有違犯之人令會
通門捉獲先於犯人名下追取賞錢一千貫充賞如不
及數令內東門司官錢內貼支將犯人取首其元經手
轉入院子儀鸞等從徒三年罪於是有司條具乞自今
降指揮應士庶貴戚之家限三日毀棄如違並徒二年

賞錢三百貫今後不得採捕翡翠并造作鋪翠銷金為
首飾衣服及造貼金縷金間金圈金剔金陷金解金明
金泥金楞金背金影金盤金織金線金鋪蒙金描金撚
金線真金紙應以金泥為粧飾之類若令人製造及為
人造作并買賣及服用之人並徒二年賞錢三百貫許
諸色人告婦人并夫同坐無夫者坐家長命官婦申奏
取旨仍并下諸路州軍嚴行禁止每季檢舉巡捕官當
職官常切覺察如違仰監司按劾從之

續宋會要

卷一百一十五

淳熙元年四月二十八日詔諸非僧結集經社及聚眾行道者並禁絕與
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詔旨仍令勅令所修立條法 六月十三日詔
已授差遣人朝辭訖限半月出門如元在臨安府住居之人及現任行在
官同居有服親與免出門不許出謁若有違戾令御史臺覺察彈奏 十
二月十五日時昭軍守臣言乞自今有蔭應贖之人並不許通放過淮博
易如有違犯透漏錢銀事發到官並不許引用蔭贖止依無蔭人例斷遣
從之 二年二月十二日詔自今將舉人程文并江程地里圖籍與販過
外界貨賣或博易者依興化外人私相交易條法施行及將舉人程文令
禮部太學官點勘訖申取指揮刊行 五月十四日詔湖北轉運司約
東州縣應有科數軍器物料錢或招軍去處截日住罷過合支招軍例物
止令逐州省司公庫通融支遣 以監察御史劉蕃言湖北州縣收買分
拋軍器物料侵於民多不支錢近年以來帥司割下先行起解止令出
條招軍例物民始受弊近降指揮招人雖成分數比之送納物料猶為煩
費蓋皮筋鐵葉屠夫治戶家或有之若轉而為錢則私家所無必致資易
殺帛以備輸納甚為民害故有是詔 六月一日詔諸路監司遇巡歷到

少縣檢照有無科罰民戶錢物如敢違戾即令給還官吏重寘典憲從司諫湯邦孝請也 七月十日詔六曹等處人吏不得與諸路作承受規圖厚利探報利害入片壅轉送如違計贓坐罪及諸司遞發筒牌令當官入遞印押發於不得私帶移文字傳遞從度支郎中王松老請也 十月十五日詔兩淮州軍及帥臣監司并駐劄御前諸軍應有事宜邊防軍機文字緊切事宜許具奏并申三省樞密院不得泛濫申發或作劄子具報他處如敢違戾具職位姓名取旨重作施行切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中書門下省言湖南北路每歲販茶除官司差撥軍兵戍守彈壓訪聞所差官以巡緝為名將過往客旅興販物貨不問有無文引攔截搜檢騷擾詔湖南北帥憲司成約部轄兵將官各嚴行鈐束所部官兵務要鎮靜毋令非理騷擾生事如有違犯重作施行 五月七日詔民間採捕蝦蟇殺害生命訪聞多是臨安府緝捕使臣所管火下買販及主張百姓出賣令本府日下先次出榜曉諭三日外別差人收捉赴府懲治如捉獲火下貨賣即將所管使臣一例坐罪 八月十七日臣僚言臨安府前有人戶私置牢房與公人通同作弊專一鎖閉理對知在公事之人號曰關留店每夜不下一二十人雖無脚匣亦有門鎖詔本府常切覺察不得依前違戾 二十

六日中書門下省言累降指揮約束州縣不輒得因公事科罰百姓錢物
許人越訴生以私罪非不嚴切近來尚有人戶經臺省陳訴不絕詔自今
有經臺省陳狀事實干已者仰戶開具科罰官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十
月十六日中書門下省言已降指揮禁約奢侈諭制事件緣筆數之下四
方取則奉法行令當自近始若臨安府不切遵守則外路必將倣視同
文具詔行在專委臨安府守臣嚴切禁止斷在必行如有違戾令御史臺
覺察彈奏先次將守臣重行責罰其犯人依條斷罪追責有官人取旨施
行外路州軍依此仍委監司覺察按勘多出文榜曉諭十七日中書門
下省言訪聞鄉民歲時賽願迎神雖係土俗然皆執持真仗立社相夸一
有忿爭互起殺傷往往致興大獄理宜措置詔諸路提刑司行下所部州
縣嚴行禁戢如有違戾重作施行十二月七日詔臨安府城外占據江
岸之家收租糧片錢等日下住嚴仍於沿江一帶出榜曉諭臣僚言自六
和塔至黑樓子沿岸沙地為形勢之家所占折而為八或收種岸錢或收
賃地錢雖柴薪果實之屬無有免者稅場既已取之於公形勢之家又取
之於私咫尺之間而有公稅兩稅民何以堪乞行住罷故有是命四年
二月七日監察御史齊慶胃言沿海諸處屯駐水軍多因土地所產亂置

軍團遇有民族將到物貨雖已經商稅未許貨賣必令赴團上歷給牌解
牙息方得自便客販由此妨滯物價因而騰踴乞令住罷從之 四月二
十八日詔曾經編配吏人及見役吏人並不許充官民戶幹人如違許人
陳告依冒役法斷罪追賞 先是前知常州晉陵縣葉元凱言州縣形勢
官戶及豪右之家多蓄停罷公吏以為幹人恃其姦惡持吏短長官物抵
頑不輸詞訟則變白為黑小民被害乞立條制行下禁止故有是命 八
月二十七日詔黑降指揮立法禁止私販耕牛過界如聞近來邊界多有
客旅休前私販顯是沿邊州軍奉行滅裂自今如有一頭透漏過界因事
發覺其守臣以下取旨重作施行帥臣監司亦坐以失覺察之罪 十一
月十二日詔已降指揮江上四川駐劄諸軍兵官不許接見賓客恐妨軍
務及干求弊慢如有違戾將受謁及看謁之人一例重作施行干求乞覓
若借舟船人馬之類並計贓論 五年六月二十日詔湖北京西路沿邊
州縣自今客人輒以耕牛并戰馬負茶過北界者並依軍法其知情引領
傳藏乘載之人及透漏州縣官吏公人兵級並依典賊軍須物斷罪許諸
邑人告捕賞錢二千貫仍補進義校尉命官轉兩官其知情傳藏同船同
行稍工水手能告捕及人力女使告首者並與免罪與依諸邑人告捕支

賞知通任內能捕獲與轉兩官 從知興隆府辛弁疾請也 七月十二日涿州言隆興元年二月十三日敕與販耕牛過界罪賞與乾道編類指揮不同緣本州乃是極邊慮奉行抵牾不便詔自今興販過淮知情引領停藏負載之人并透漏去處賞罰並依隆興元年五月九日牒膠過淮已得指揮令戶部通牒兩淮州軍遵守 九月九日詔沿江船戶五家結為一甲如有透漏奸細盜賊及違禁之物甲內人一等科罪仍立賞錢二百貫許告如甲內人能自首獲與免罪亦支賞錢沿江州軍依此 十一月十一日詔訪聞興元府大軍有總領所發到紅漆牌子金書聖旨每遇打請日分掛於倉中廳上監倉先着公裳拜訖次令統領將官以下着公裳拜畢方令軍中打請可剗下四川總領所日下禁止 十八日臣僚言淮州軍多有透漏錢銀茶貨及違禁等物其最甚者莫若正陽之水寨蓋水寨每發一船其官事將官各有常例乞嚴行禁止詔本路帥憲守臣常切覺察犯人依條斷罪違賞仍約束水寨首領違者重作施行 七年四月十五日臣僚言已降指揮放免行錢總罷市令司非不嚴切諸路州軍間有別作名色如行頭之類收買物色未免科擾乞令所屬申嚴行下不得循習前弊從之 五月二十日詔自今諸路監司并州郡吏卒除依條差

出勘旁借請外輒用白狀借請並計賊斷罪 二十八日詔自今應諸司屬官止令置司州軍依格支破當直人不得下外州取撥及收受錢糧衣賜等入已如有違戾令諸司互察重寘典憲 六月十六日詔監司郡守毋得以寬剩為名剋刷州縣非正額錢物其巡歷處到任之初亦不得抑勒州縣輒取獻納如有違戾在外許監司互相覺察在內令臺諫按劾以聞 七月九日臣僚言乞戒飭州縣非帥臣監司不許用紫帶兼列郡不許用牙旗及轎前列扇通判知縣不得用紫轎衣州郡遠接不得發遣旗幟圍子提劍之屬止於所部界內隨宜迎送從之 八月十九日詔早傷去處如客旅興販未斛過稅場即時免稅通放不得妄作雜稅及船力腸收錢 十月二十四日臣僚言廣南諸郡創鬻沙彌師巫二帖以滋財用緣此鄉民怠惰者為僧姦猾者則因是為妖術除出給沙彌文帖已立限收毀外詔廣東西路帥司行下所部州軍將給過師巫文帖並傳習妖教文書委官限一月報刷拘收毀抹嚴行禁止毋致違犯 八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愚民喫菜事魔夜聚曉散非僧道而輒置庵寮非親戚而男女雜處所在廟宇之盛輒以社會為名百十為群張旗鳴鑼或執器月橫行郊野間此幾於假鬼神以疑衆皆王制所當禁詔諸路提刑司嚴行禁

載州縣巡尉失於覺察並寘典憲 五月一日上謂輔臣曰近日都下銷金鋪單復行於市不必降指揮只諭王佐嚴加禁戒若有敗露京尹亦能安迭責耶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軌示之 七月十一日詔四川制置生日慶賀之禮如有循襲違戾餽者受者并寘典憲 十二月五日詔自今州縣學校倉庫有大頓弊者許隨宜修葺不得別毀名邑以擾民內則臺諫外則監司各以狀聞重寘典憲 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詔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軍將見賣舉人時務策并印板日下拘收焚毀令禮部檢坐見行條法中嚴禁約延致違戾 以給事中施師點言文字過界法禁甚嚴人為利回多所抵冒竊見書坊所印時文如詩賦經義論因題而作不反外事至於策試莫非時務而臨軒親試又皆深自貶損以求直言所宜禁止印賣故有是命 四月九日詔自今州郡文武官再任並不得講到罷禮處不得令府庫更新製造應干物色 九月十三日明堂赦保正副依條所掌止於煙火盜賊橋道等事諸聞官司動以一切取辦如修葺材料差顧失力至於勒令催科並是違法今後州縣遵守條令不得泛有科擾如違許克侵家越訴仍令監司按劾以聞 同日赦罪人財產自有應籍沒法訪聞州縣輒用私意違法拘

藉以資妄用目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沒財產人並須具情犯申提刑司審
覆得報方許籍沒仍令本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許人戶越訴
二十五日臣僚言四川州郡常職之外有所謂檢察局務提點倉場者
類皆於員外創添以周給親舊員非正員無職事繁慮徒以耗虛國用於
月給外巧求以便私計已下逐路監司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從之
十月二日詔諸路帥司監司州軍通行曉諭富室上戶因舊年早傷借貸
人戶米穀不得高折價錢並還學色仍取利不得過五分敢有違戾許欠
戶經監司帥守陳訴或人戶拖欠不還亦許經官理索十一月二十一
日詔廣東經畧司曉諭大興山民戶各依元降指揮只許用八尺面船採
捕為生不得增置大船仍遮相結甲不得停著他處逃亡人如有逃亡人
令澳長民戶收從申解經畧司重與支賞以樞密院言大觀間嘗降指
揮大興山民戶所置船面不得過八尺近年多有興化漳泉等州遁逃之
人聚集其處易置大船創造兵器販販私鹽剽劫商旅故有是命十年
正月四日詔禁淮西州郡採捕臣僚言淮南州郡有里正保長又有總
首緝捕等人緣地饒饒虎鷄兔之屬當官者欲得以為己直歲科此輩採
捕例成白取每至冬間盡將漁者拘集名曰網船督以使臣軍兵課日採

捕復立賞禁其私市戕物性奪人力莫此為甚嚴行禁止故有是命 十一
一月六日詔州縣文移市肆牌額不得輒犯廟諱違者依法坐罪 十一
年九月二十九日詔諸路州軍犯盜等人間有意欲報讎及受吏人教唆
妄將本處富室上戶及沿海有船之家以停藏資給之類舉引追逮州縣
不審是否便行捕治及所在巡尉弓兵商稅場務以搜檢銅錢為名輒將
船戶舟中所需之具指為軍器欺詐錢物致使無辜之人在被追擾令諸
路提刑司及沿海帥臣制置司各約束所部州縣常切禁止如有違戾舉
察以聞仍出榜曉諭 十二年三月八日右正言蔣繼周言今蕃樂有名
渤海樂者盛行于世都人多肆習之往往流傳宮禁已行禁戢從之 二
十五日前發遣筠州趙謐言湖外風俗用人祭鬼每以小兒婦女生剔眼
目截取耳鼻埋之脂膏沃以沸湯糜爛飢膚靡所不至蓋緣販弄生口之
人偷竊小兒婦女販入湖之南北貪取厚利乞行下諸路州軍應興販生
口入湖南北者嚴立賞罰委自監司守臣專責巡尉如能捉獲比類獲盜
與之酬賞從之 二十八日詔內外諸軍兵將官赴樞密院審察其官司
諸色人往往巧作名色乞覓欺詐自今許諸色人指名赴樞密院陳告將
犯人送所屬根勘重作施行其告人每一名支賞錢三百貫事理重者取

旨特與轉官資仍出榜曉諭 七月二日右正言蔣繼周言乞明詔諸軍將佐於屯駐去處自今後並不許私置田宅房廊貨庫邸店及私自興販營運從之 八月二十九日詔殿前司行下韶州屯駐推鋒軍嚴行禁止軍中回易將見科敷錢物日下除於仍仰廣東經畧提刑司取見營運科抑名色及除放過錢數開具中樞密院日後帥臣監司如失覺察並行賞罰 從如英州許從龍請也 九月二十三日詔應被差郎祀景靈宮人廟行事等官如敢仍前託故避免中乞改差之人委臺諫密切覺察具名彈奏取旨施行 十月二日詔淮南東路帥憲司差使臣二員專一機察楚州北神鎮私渡仍令繫衙如失覺察仰逐司按治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郭敝在法病人無總麻以上親同居者廂省報所屬官為醫治訪聞比來店舍寺觀遇有病患避免看視聞官趕逐出外及道路暴病之人店戶不令安泊風雨暴露往往致斃可令州縣委官檢察依條醫治仍加存恤反出榜鄉村曉諭十五年明堂赦同 同日南郭敝州縣間有將人戶計口折負食鹽嚴限催錢過於常賦深山僻遠無得免者稍有違限便行追斷號令可令提舉司覺察禁嚴如有違戾按劾施行十五年明堂赦同 同日敕官司輒立茶鹽浦虛給帖子均科人戶勒令齎錢赴鋪繳納未嘗

支給茶鹽顯是違法科抑仰提舉司及諸州主管官嚴行禁戢仍許人戶
越訴十五年明堂赦同 同日赦州縣酒坊多就人戶除租稅不支價錢

即將酸黃酒榷價折還或因節朔吉凶修造之類抑勒酤賣監禁追納官
錢顯屬騷擾可令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仍許人戶越
訴十五年明堂赦同 同日赦州縣以權勢親戚過往干託輒於鄉村差

借人夫顯屬違法仰監司常切覺察按劾以聞仍許人戶越訴十五年明
堂赦同 同日赦人戶折帛錢已降指揮聽以錢會中半輸納訪聞州縣

間有抑納銀兩重困民力可令監司覺察按劾十五年明堂赦同 十一

月十一日兵部勘會擅入溪洞及典賣田產與夷人斷罪告賞非不嚴備蓋
緣當職官吏奉行不虔致有臣僚陳請詔令廣西帥司約束逐州遵依見

行條法常切嚴行禁止今後如有違戾仰本司將當職官吏按劾施行

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新知秀州趙亮夫奏所在州縣有神祠去處每歲

秋成豐稔多用器械之屬前後導引乞申嚴條令行下諸路州軍告諭民

間應有所藏迎神兵器立限出首赴官交納許以木錫代用從之十五

年正月二十日詔近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名曰小報轉播中外駭

惑聽聞今後除進奏院合行關報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當重決配

其所受小報官吏取旨施行今臨安府常切覺察御史臺彈劾五月二十九日知南安軍趙不逮言乞令江西守令遇有祈禱只許用香花鼓樂迎神不得擬持兵器詔令諸司常切覺察禁戲毋致違戾十二月五日臣僚言日來都城之內士庶盡持青繖始時不過二三尺令乃悉是重簷巨蓋又帥臣監司通判出入隨轎皆有乘馬胥吏稍遇晴熱例使人持黑油繖遮日多至三五十柄見者嘆駭謂駕後亦不如此非所以尊崇輦轂觀示四方乞下有司嚴行禁戢從之以上孝宗會要 淳熙十六年二月四日登極赦私放軍債及質買所輅請給賞賜前後約束甚嚴倘慮有刀之人依前牟利侵剋致使軍士不能贖家可令主帥嚴行覺察將見欠債負並行除放訪聞諸軍回易市帛等物賒與官兵重搭息錢却於請給內過數除剋及輅差請受最多人掌管庫務店肆稍有虧欠勒令陪償又有見占私役科攤造作及買工之類弊幸不一致令軍士貧乏前後約束雖已嚴切深慮未能盡革仰主帥嚴行禁戢將見欠本軍錢物並行除放尚有違戾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總領所覺察以聞重寘典憲 七日禮刑部言將來遇丁卯皇帝本命日依例合禁屠宰禁刑從之 五月十一日前權發遣洋州王知新言竊見本州真符縣沿邊所置關隘皆高山峻嶺

林木參天虎豹熊羆不通人行自可以限隔自辛巳歲比來歸正之人將
關外空闊山地給令耕種今已三十年生子生孫蓄息甚衆盡是所伐林
木為刀耕火種之事一二年間地力稍退又復別斫一山無又皆射獵故
於深山窮谷持弓挾矢探虎豹之穴又將林木翁鬱之處開踏成路採取
漆蠟以為養生之具如此一年復一年林木漸稀則闌隘不足恃矣或有
姦細潛伏於關外去州縣極遠官司無緣得知如此則叛亡難禁姦細不
防矣詔令四川制置司行下沿邊州郡將應有林不闌隘去處措置嚴切
禁戢毋致採斫 十六日戶部郎中豐誼言沿江並海深水取魚之處乞
許令衆戶舟楫往來從便漁業勿有所問不得容令巨室妄作指占仍舊
勒取租錢雖苗係耕種之地毋落今為深水亦不在占據之限豪彊尚敢
違戾州縣僮或縱容即許人戶越訴擇其首倡重作懲戒從之 閏五月
二十日詔今後有私撰小報唱說事端許人告首賞錢三百貫文犯人編
官五百里 六月五日詔諭前不曾差人往堆場并海外去處收買物貨
深慮或有假作名色夾帶銅錢銀兩過界仰沿邊官司密切檢察如有似
此之人先次拘管即時具奏聽旨 七月三日詔鎮江建康都統制司嚴
行約束今後修城軍人并搬運灰等人將帶銅錢至沿邊諸州或因事

敗露其統兵官或管押將副使臣等並仰逐州取會名銜具申朝廷取旨施行如州郡或行客庇一例行遣以臣僚言楚州修築城壁鎮江萬兵往來吏皆并隨行親屬裝載船隻因而截匿銅錢過江又本軍興建康軍中津發執灰官船動以百計經從揚州高郵管下乃至楚州逐處雖行禁戢勢力不加誰敢向過兼聞近來軍人結黨遞相隄防員錢於前待擬於後間有掩捕公然搶奪雖死不顧乞行禁止故有是詔十一月二十五日詔福建路監司嚴戒州縣如有盜賊緊急不得輒於數里之外起動保甲使使農民有或違戾特許越訴必實典憲以右正言黃倫請也紹熙元年三月八日詔建寧府將書坊日前違禁雕賣策試文字日下盡行毀板仍立賞格許人陳告有敢以前冒犯斷在必行官吏失察一例坐罪其餘州郡無得妄用公帑刊行私書疑誤後學犯者必罰無赦從起居諸葛廷瑞請也四月十七日詔臨安府今後江上客人販到柴薪不得侵近居民屋舍仍舊於塘岸寬濶處或沙地上垛放常切檢舉約束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詔盱眙安豐軍每遇客旅過淮傳易差官檢視不許差歸正歸朝人三月十七日侍御史林大中言近有造匿名詩嘲訕宰相學官及樞臣侍從者乞申嚴法禁有犯毋貸詔本府多出文榜曉諭如有捉獲

之人送獄根勘重作施行 六月十一日臣僚言長官曹屬相遇於塗自
有定制今也不問別曹異局必揭簾相揖甚則並與相語有駭觀瞻識者
以謂避過之制廢矣至於夜集眾以諷誦梵文立社首以哀掠民財做巫
祝以誑惑庶衆興妖祠以張皇禍福其在明時皆所當禁乞謹飭有司中
嚴厥令一或有犯必加以罪從之 十二日臣僚言沿邊無賴之民渡淮
行劫殺人放火蹤跡敗露則復竄淮南有司究治乃比附亡叛歸本所減
二等坐之今淮北作劫而復歸淮南正以淮之南作窠穴耳乞明詔有司
申嚴行下沿邊州郡出榜曉諭一季之後作過徒伴供通賊證分明者並
照現行條法罪不致死合從寬貸亦乞照應已降指揮分配屯駐軍施行
從之 十月四日湖南提刑孫逢吉言近年以來為守令者不修其官以
待考察往往崇飾虛偽撰造成績或葺一亭舍或疏一陂渠或於常費薄
有所蠲或於舊弊微有所革自職事而言皆其所當違者而刊刻碑記張
大其事繪畫圖冊表聞于朝甚者摹印裝褙徧納中外至於分配坊市建
立生祠陰諷士民偕留再任其間鈎遺請託何所不有監司在遠難盡察
知蓋有誤以其姓名登徽天聽者矣此誕謾詐巧之大者誠不可不禁遏
也詔檢坐建祠立碑舉留條制申嚴行下 四年六月十九日臣僚言朝

廷大臣之奏議臺諫之章疏內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機謀密畫不可漏洩今乃傳播街市書坊刊行流布四遠事屬未便乞嚴切禁止詔四川制司行下所屬州軍並仰臨安府婺州建寧府照見年條法指揮嚴行禁止其書坊見利板及已印者並日下追取當官焚毀具已焚毀名件申樞密院今後雕印文書須經本州委官看定然後刊行仍委各州通判專切覺察如或違戾取旨責罰十月四日臣僚言恭惟國朝置建寧院於京都而諸路州郡亦各有進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達於四方謂之邸報所從久矣而比來有司防禁不嚴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時謄播謂之小報始自都下傳之四方甚者鑿空撰造以無為有流布近遠疑悟群聽且常程小事傳之不實猶未害也倘事干國體或涉邊防妄有流傳為害非細乞申明有司嚴行約束應長傳小報許人告首根究得實斷罪追賞務在必行又言朝報逐日自有門下後省定本經由宰執始可報行近年有所謂小報者或是朝報未報之事或是官員陳乞未曾施行之事先傳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傳事端朝廷之差除臺諫百官之章奏以無為有傳播于外訪聞有一使臣及閤門院子再以探報此等事為生或得於省院之漏泄或得於街市之剽聞又或意見之

撰造日書一紙以出局之後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悉皆傳授坐獲
不贖之利以先得者為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以至遍達於州郡監司人
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偽亦不復辨也欲乞在
內令臨安府重立賞榜緝棍根勘重作施行其進奏官令院官以五人為
甲遞相委保覺察不得仍前小報於外如違重寘典憲從之 十二月四
日樞密院進呈兩淮荆襄控扼去處全藉山林蔽護訪聞民間探所官司
更不禁止上曰屢有約束久而人玩宜再禁戢 五年二月十八日臣僚
言過羅之風近日尤甚去歲江浙湖南皆有旱傷去處唯是江東為甚而
湖南江西所損差多未償甚賤足可遠近通流州縣各顧其私聽信城市
之民妄言不可放未出界乞督責兩路監司約束州縣不便過羅以惠斯
民從之 四月十四日刑部御史臺太常寺臨安府先承指揮同措置臨
安府諸門緣以祀事中夜啓閉本部照得如遇行事官有合起受誓戒及
朝參等官從太常寺預夜關報經由門戶於五更二點開門放入即行鎖
閉令監門官吏嚴緊守鑰不得搭關攬鎖徇私出入須候依時開門其餘
行事官祀祭畢依時入門從之以上光宗會要 紹熙五年七月十七日
禮部太常寺伏觀皇帝御名并同音計一十八字擴闡錢切廓郭麗郭霏霏

鄴韓璜強劇剽擄竈戶郭憲乞下刑部國子監於文書式并韻畧內添入
從禮部行下都進奏院頒降回避從之 九月十四日明堂赦訪聞湖廣
等處州縣殺人祭鬼及畧賞人口并貧乏下戶往往生子不舉條法禁約
非不嚴切習以為常人不知畏可令守令檢舉見行條法鏤板於鄉村道
店關津渡口曉諭諸色人告捉依條施行仍仰監司嚴行覺察毋致違
戾 十一月二十四日刑部言乞照昨來浙西提舉司所申行下內外諸
軍嚴行約束所遣回易官兵不得以收買軍須為名公然販賣私鹽如有
違戾重作施行詔令刑部鈐板行下內外諸軍主帥約束 慶元元年八
月十七日詔有司檢坐見行條法給榜下州軍縣鎮今後現任官收買飲
食服用之物並隨市直各用見錢不得於價之外更立官價違許入戶越
訴在外令監司按劾在內令御史臺覺察 從臣僚請也 十二月二十
四日樞密院言勘會有不畏公法之人謁見兵官乞覓錢物或占據屋舍
或極賣物貨或告求闕節稍不如意撰造事端誣謗迫脅必欲從其所欲
甚者教唆他人上書伏闕投納短卷恐嚇主帥疑惑眾聽以逞其私若不
嚴加禁約無緣止絕詔令內外諸軍今後如有似此不畏公法等入許押
赴所在州軍先次收禁具申樞密院送有司根勘如事理頗輕依條施行

特送辟遠州軍居住或稍漲情重取旨施行仰諸軍出榜軍門曉諭二
年二月十二日知臨安府謝源明言向蒙高宗皇帝孝宗皇帝矜恤本府
支費百出遂降指揮應諸軍等處收買物色并依條收稅近交權勢之家
及官司寺觀等處收買本植浩瀚或執官司公據或守申請指揮不問多
寡盡免抽解遂使前項詔令皆為虛文乞申嚴前項指揮行下本府照應
施行從之六月十五日國子監言已降指揮風翰士子專以語孟為師
以六經子史為習毋得復傳語錄以滋盜名欺世之偽所有進卷待選集
并近時妄傳語錄之類並行毀版其未盡偽書併令國子監搜尋名件具
數聞奏今搜尋到七先生與論發樞百錄真隱李元綱文字劉子輩十論
潘浩然子性理書江民表心性說合行毀劈乞許本監行下諸州及提舉
司將上件內書板常官劈毀從之八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省訪聞臨安
府城內外私鹽盛行多是無賴之徒脅持鋪戶寺觀營寨或士庶之家隨
門扭賣理合措置欲令臨安府日下大字錢板曉諭以前罪犯一切不問
若今後再敢違犯許諸色人告依格給賞犯人送獄根勘依法斷罪追賞
如自能執捕販人赴官陳首降與免罪外更與依格推賞從之二十七
日臣僚言鈺銷之禁不可不嚴且如輦轂之下實為法令之始孝宗皇帝

國嘗親有訓戒矣今乃列肆負擔無非銅器打鑄稜作公然為業又如建康之司容台州之城下專以古器得名今則紹興平江等處皆有之江西之撫州專以七筋器皿得名今則四明隆興鄧州靜江等處皆有之且令治司歲鑄生銅所入蓋自有限其餘皆是取給於林銅沒銅夫毀一錢則則有十餘之獲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顧藉欲責之守令凡臣庶家所有銅器及僧道供具立以近限赴官鑄鑒不得續行置造如有違犯坐以違制之罪不以陰論官吏失覺察罪亦如之其鼓鑄打造爐戶仰所屬州縣括籍籍姓名監令日下改業犯者決配海外永不放還仍乞重立賞格許人告捕詔令三省措置條具將上 三年正月三省措置下項一令諸路監司守臣行下州縣等結甲立罪賞粉壁曉諭一令諸路監司守官根刷和鑄銅器之家免罪改業再犯立賞斷配一有於軍寨寺觀舟船內鑄造仰主兵官巡尉嚴切緝捉一官民除日前現有腰帶銖鐸及鞍轡作子照子外應有銅器并有銅釘飾器具不許使用一巡尉都監捉獲銖銷銅錢到官即與保奏推賞一內外應奉官司等處法物等應用銅鑄釘飾限一月申朝廷仍舊使用一僧道鐘磬等并民間及船戶日前置到銅鉦係防托使用者仰寺觀主首及民戶各開具件數經州府陳狀鑄鑒限一月申官

一鑄造之家未賣器皿委官置場立限聽人戶投賣一鐘磬等雜響作子
令文思院鑄造聽人戶僧道請買一應造軍器須用銅者中所屬支降一
民間照子令湖州拘藉工匠在官鑄造從人戶請買一諸路監司州軍公
然呼集工匠鑄造今後敢自違戾外責監司至察內委御史臺彈奏一自
今降指揮之後官員士庶尚敢私下收買者許人陳告一今降指揮到日
仰諸路監司等鑒板曉示一有關防未盡事件許所在官司限一月降具
申聞詔令刑部疾速遍牒施行 十月七日知臨安府趙師魯言元祐五
年蘇軾奏西湖有互不可廢而放生池首居其一至紹興十三年議臣謂
今之臨安鑾輿駐蹕尤宜涵養以示渥澤乞檢會天禧故事仍舊以湖為
放生池禁止採捕高宗皇帝賜可令本府措置申明約束淳熙二年屢奉
敕文嘗令本府立賞禁戢專責巡警官司毋或縱容臣蒙恩假手首當遵
奉然揭之具未立無以示度寓敬而天禧之碑淪於草莽匿於居民往來
之人不知其為放生池欲於西湖之濱置立亭宇書以扁榜每遇誕節前
一日從守臣率官吏於亭縱釋鱗翼推廣上澤仍明具條刻人前後頒降
指揮榜亭左右庶幾表制嚴脩人知崇敬從之 十三日潼川安撫司言
瀘叙州長寧軍沿邊連接夷蠻全藉禁山林菁以為限隔從條不許漢人

擅將物貨輒入蕃界侵越禁山斫伐林木照得蠻人載馬叙叙州互有齎帶板木前來本州變賣是致諸司遞年常下叙州打造舟船州縣寅緣騷擾乞令叙州委知通常切覺察檢舉毋令漢人將物貨擅入蕃蠻界販賣斫伐禁山林箐須候蠻人齎帶板木出江方得就叙州概下交易如有違犯被捉到官送獄根究從條斷罪追賞施行如遇打造舟船自行差人收買板材置造無得準前直下叙州打造免致騷擾從之 三年正月十一日監察御史沈繼祖言乞戒敕外官無故不得輒與朝例通書其合通書只許一幅如慶賀之類止於三幅及在外書問往來並不許過數若過數不許接受如違並許彈劾重加責罰以儆有位從之 五月二十一日臣僚言乞戒敕朝士今後不得輒與謁士衛人等書騷擾外路如有持書以取錢酒者並計贓與書及與錢物者同罪許人告著之令甲務在必行外令監司內令御史臺覺察奏聞從之 二十五日臣僚言古者宰衡出鎮則曰判判者專制之稱也非庶僚可擬今一州一軍一縣皆曰判下至丞簿稅亦曰判何判之多也判司簿尉以朝議為未足則曰中人令倖而上稱以中人為未足則曰太中且夫朝議八十一元上也太中大夫天子之侍從臣也今使人得以自相推予何惜濫如之不特此耳服食器用庶多

踰越且三簷青蓋皆時郡國長吏用之以其遠君而伸也輦轂之下雖貴
極一品亦惟獨簷今州縣之間官無大小下至士庶以及皂隸率用三簷
填街塞巷蔽空如雲混轍若此何以正名分別姦慝耶欲望斷自聖衷官
稱各從其實出而御蓋非長吏無得用三簷敢有越者重寘于憲亦反樸
還淳之漸也從之 十二月二十七日臣僚言州縣之間害民者莫甚於
科罰虐民者莫甚於慘酷且如以贖罪並緣而責其獻納以酒稅牽連而
責其認錢或科數於里正保正長或橫歛於師巫僧道或利富室之財而
啟誣告之風監司所當廉察也或以頭子錢為名而科取州縣郡守所當
表帥也或以助州錢為名而科取屬邑此科罰之害民者也非州縣長官
不許受辭而他官輒受禮非親民不許科決杖罪而鎮寨敢自專推司輒
自訊囚拘杖代用藤條觀望鍛鍊備極荼毒此慘酷之虐民者也前後禁
約科罰慘酷條令大字鏤板行下諸路郡邑揭于通衢其有犯者必罰無
赦從之 四年二月五日國子監言福建麻沙書坊見刊雕太學統新文
體內丁巳太學春季私試都魁郭明卿問定國是問京西屯田問聖孝風
化本監弄將業藉拖照得郭明卿去年春季策試即不曾中選亦不曾有
前項題目及將程文概聞多是撰造恠辟虛浮之語又妄作祭酒以下批

鑿似主張偽學欺惑天下深為不便乞行下福建運司追取印版發赴國
子監交納及已印未賣並當官焚之仍將雕行印賣人送獄根勘因依供
申取旨施行從之 三月四日詔市祭使人過界仰經過州縣嚴行禁止
民間不許歌樂及觀看人戶毋致衣服華飾 十一日臣僚言今天下郡
邑鄉聚每歲立社計戶裒金以造作兵器小有忤意變改隨生近者都城
鬻賣娛悅童稚之具多有裝飾兵器弄偽成真乞今後遇有獻神禱旱等
事不得以頭目為戲凡物之像兵器者亦不許復鬻於市從之 二十一
日臣僚言乞將是寧府及諸州應有書肆去處輒將曲學小儒撰到時文
改換名色真偽相雜不經國子監看詳及破碎編類有誤傳習者並日下
毀板仍具數申尚書省并禮部其已印未賣者悉不得私買如有違犯科
罪惟均從之 四月二十九日詔應朝士以下並不許講旦朔慶賀私謝
苛禮惟議職事陳利害方許相見其有無故看謁躁進不悛者朝士則令
御史臺覺察局務則令所屬長官按劾 五月六日臣僚言楚俗淫祠其
來尚矣惟是戍人以賽鬼不宜有聞於聖世俗尚師巫能以禍福證光黃
鼓愚民歲有輸於公曰師巫錢自謂有藉於官官利其一孔之人於是縱
其所為無復誰何浸淫妖幻詛厭益廣遂至用人以祭每遇閏歲此風猶

熾乞告戒湖北一路監司帥守先嚴官吏收納師巫錢之禁然後取其為
巫者並勒令易業不帥者與傳習妖教同科庶幾此俗漸革從之 十三
日詔今後女冠道士不得出入宮禁三宮準此 十六日臣僚言通歲以
來草私鑄之姦嚴銷毀之禁猶沙毛猶未盡戢乞下所屬監司州縣督責
願分警飭巡尉嚴保伍之法申粉壁之禁使盜鑄之弊銷販之習弭行
用之惠革一有違戾鋤去本根庶幾窒其弊於本厚享其利於經久從之
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南恩州介於德慶府新高甯化數州之間程途
相去三五百里之遠久例凡有送迎並過往類差農民以為夫脚既妨農
時遂失本業他處遙相倣效實為民害又軍兵所押馬綱經從州縣鄉村
最為擾民每綱馬二疋係差一人牽駕故路無壅遏今乃成群散走馳突
寸道過城市則衝踏人物遇秋成則踐損禾稼乞下諸路監司禁約州縣
不得輒差農民充夫脚所屬約束取馮官兵嚴行部轄不得擾害州縣損
傷禾稼如違違與憲從之 九月一日臣僚言浙右有所謂道民實喫
菜事魔之流而竊自託於佛老以掩物議既非僧道又非童行輒於編戶
之外別為一族姦淫汙穢是於常人而以屏婁等斷掌酒為戒法貪冒貨
賄甚於常人而以建祠廟修橋梁為功一鄉一聚各有魁宿平居暇日公

為結集口燒香曰燃燈曰設齋曰誦經千百為群倏聚忽散撰造事端興
動工役資緣名色歛率民財陵駕善良橫行村疇間有闕訟則合謀併力
共出金錢厚賂胥吏心勝乃已每遇營造陰相部勒嘯呼所及跨縣連州
工匠役徒悉出其黨什器資糧隨即備具人徒見其一切辦事之可奪而
不知張皇聲勢之可慮也及今不圖後將若何乞行下浙西諸郡今後百
姓不得妄立名色自稱道氏結集徒黨嚴切曉諭各令四散看業如敢違
戾將為首人決配遠惡州軍徒黨編管務要消散異類使復舊於平民以
推廣陛下抑絕怙勢皇極之意從之 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臣僚言聞二
廣州軍凡為僧者豈真出家之人蓋游手之徒遍走二廣資緣州郡求售
為帖號曰沙彌即擅自拔刺為僧或即營求住持寺院不數年間常住財
物充為已有席捲而去則奔走他鄉復為齊民乞明詔二廣監司禁約州
軍自今後不許妄給沙彌偽帖如已給立限許自首納嚴示賞罰毋致違
戾從之 八月二十八日臣僚言乞令所在官司自到任之日即具吏人
姓名保明申常平司如已經斷罷不該收叙之人不許存留其合叙用之
人非經元犯官司陳乞不許收叙其州縣官任滿自仍於印紙內畫一批
書不曾違法收叙經罷吏人以憑稽攷庶幾為吏者猶知斷罷叙役之難

亦皆有以自愛是亦檢校吏姦之一端也從之十一月十八日臣僚言乞今後祠祭須管候禮畢班退方許徐徐收徹如走卒隼前謹謹御史董重行斷治或是攝察監察即仰具申本臺敢有縱容併加彈劾從之同日臣僚言乞今後隨駕儀衛須管各依次序接續要行不得參差錯雜羣臣班列仰班吏遵依儀式務令整肅或遇庭廡窄處亦須隨宜措畫略依雜壓稍成班序如敢違戾並令御史臺彈劾重寘典憲從之六年五月六日詔令內外諸軍主帥應軍士見久營運息錢日下並與除放今後不許科抑差撥不願營運之人僚違今來所降指揮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總領所不係總領制司去處委守臣各常切覺察稍有違戾取旨施行仰主帥日下給榜諸軍寨門曉示從樞密院請也嘉泰元年二月十七日臣僚言邇來姦人往往藏形匿影緣飾語言或密榜通衢或潛投詿語用以動搖州縣誣蠱善良大抵守令行法奉公羣小類多不悅按察之官設或先有憎惡誤采其說必致守令枉罹罪譴姦人因得武斷一方其風始於州縣浸淫入於都城甚至訾訐朝廷議訕時政其造若近於公而其心實根於搖撼此風漸長非國之福乞諭旨嚴戒諸路按察官不許采聽暗昧不根匿名文書有知民間冤抑自當明善年月指陳實事親經所屬

陳訢即為施行其有上書陳說利害即委之納言之官擇其果忠於為保
不涉私邪者即為敷納于上如是則州縣守宰各得展布不為巧猾之所
傾陷公朝親信忠竭節之臣得以功名終始而不為讒邪之所動搖姦
萌杜絕國勢尊安實宗社之幸從之 四月十三日御筆風俗侈靡日甚
一日服食器用殊無區別雖屨有約束終未盡革今回祿之後凡官民戶
起蓋屋宇一遵制度務從簡朴毋事華飾銷金鋪翠並不許服用除先將
宮中首飾衣服等令內東門司日下拘收焚之通衢具中外士庶之家令
有司檢照前後條法嚴立罪賞禁止貴近之家尤當遵守如有違犯必罰
無赦 二十四日新權知賓州劉述言臣竊見蜀之邊郡多與蕃界相接
深山峻嶺大林巨木綿亘數千百里虎狼窟宅人迹不通自無窺伺之虞
祖宗禁止採伐不為不嚴有如施州邊民嗜利冒禁公然斫伐萬一夷人
從此出沒則八寨防化遂成虛設嘗申請司力行禁止曾未數歲侵斫如
初乞行下施州分守倅任責差人於水溢十二渡等處巡邏月具申樞密
院如敢犯禁重寘典憲守倅失於覺察亦乞罷黜凡蜀郡禁山各於要害
之地一例照應施行從之 九月十九日臣僚言臣昨試郡吳興首問獄
囚自當年正月至月終境由已殺四十九人而隣里掩蓋不以聞者不預

為臣甚駭之力詢其故皆淫祠有以啟之所謂淫祠者始因愚民無知以謂殺人而死可得為神其家父子兄弟與夫鄉黨隣里入俸聞官之擾相與從與使之自經於是立廟以祠稱之為神故後之凡欲殺人者三五為群酌酒割牲謂之起傷起傷之廟蓋偏于四境之內矣生不正典刑死乃得立廟遞相倣效皆以殺人為喜豈清明之世近畿之地所宜有哉臣近禱雨祠山訪之道途頗言廣德愚民殺人之風漸入吳興寢寢不已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乞行下所屬應淫祠不載祀典者盡行毀拆勿令再造凡有殺人而自經者以法戮屍其父母兄弟妻孥不即諫止與夫已殺人而過令自經祠之以廟者次第坐罪徒之遠方從之 十二月十一日詔已降指揮禁止銷金鋪翠非不嚴切訪聞外方州縣視為文具略不禁止可專委逐路提刑各一禁戢如守令奉行減裂仰具名聞奏切特重作行遣如所部內尚有製造服著之人併將提刑一例責降 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差權知通州趙彥衡言恭惟國家祖功宗德起冠百王真賢實能遠跡前代史館成書有三朝國史而朝國史五朝國史莫不命大臣以總提運鴻儒以撰輯秘諸金匱傳寫有禁近來忽見有本朝通鑑長編東都事略九朝通略丁未錄興大語錄家傳品目類多鏤板盛行於世其間蓋有

不曾徹聖聰者學者亦信之然初未嘗經有司之訂正乞盡行取索私史
下之史館公共考核或有裨於公議即乞存留仍不許刊行自餘悉皆盡
絕如有違戾重寔典憲從之 六月十三日臣原言比年以來有所謂白
水道者聲暫愚俗看經念佛雜泥男女夜聚曉散相率成風呼吸之間千
百響應江浙於今為盛聞又次之臣恐此風寢長日甚一日其患有出於
意料之外者乞申飭有司必舉而行以正風俗不許私鞠庵舍詔令逐路
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條具聞奏 既而又詔諸路監司各行下
所部州縣出榜曉諭限半月許令本州自陳給據付主庵人收執如出限
不自陳及再有創置之人告受文給賞錢一千貫先以官錢代交却與犯
人名下追納其庵舍產業盡行籍沒入官候出給公據足日逐州置籍申
監司類聚施行 七月九日詔令諸路帥憲司行下逐州軍應有書坊去
處將事干國體及違機軍政利害文籍各州委官看詳如委是不許私下
雕印有違見行依法指揮並仰拘收繳中國子監所有板本日下並行毀
磨不得稍有隱漏及憑籍騷擾仍仰江邊州軍常切措置關防或因事發
憲既將興販經由地分乃即造州軍不覺察官吏根究重作施行委自帥
憲司嚴立賞勝許人告捉月具有無違戾聞奏 以所昭軍獲到戲十六

等輒將本朝事實等文字欲行過界故也 十二月九日權知萬州趙師

作言峽路民居險遠素習夷風易惑以詐易^煽以惡致使淫巫得肆黃鼓

凡遇疾病不事醫藥聽命於巫決卜求神殺牲為祭虛費家財無益病人

雖或抵死猶謂事神之未至故凡得疾十死八九又其俗以不道千富祀

諸客淫之鬼往往用人屍冀作福流為殘忍不可備言乞行下本路先禁

師巫俾之改業嚴結保伍斷絕禁呪及祭鬼器用庶幾板本塞源不致滋

長詔仰本路提刑嚴切禁止務要盡絕如有違犯重作施行 三年五月

十八日臣僚言臣聞治道之要在正風俗而風俗之別則有二焉曰民俗

曰士俗民俗不正士俗救之士俗不正而欲正其在民者不可得也厥今

之正風俗莫先銷金補翠之飾竊見近日以來街坊賈人公然貨鬻倡優

下妾悉為服飾以至游手之徒為左道之奉迎神祠佛千百為群裝侈隊

仗曳地為衣金翠奪目臣惟其本弊不在民實緣士大夫之家徂於豪貴之

習服用華侈則下而民俗得以轉相視倣乞申嚴法禁首飾士大夫犯者痛

罰雖貴不赦告者立賞雖多不吝若此則士俗既正民俗不正者未之有

也從之 七月二十一日臣僚言今日民力殫匱極可憐憫州縣之間帖

不顧恤守臣知財富之當急而不知民力之不及或委曹職或差監當或

卷八十一

檄異縣之餘惟敏健是擇又賴之以殘刻之州吏其人稟承風旨奔走期會不復知有百姓之痛癢戶稅合輸之外刻刷殘零驅磨隱漏已納者迫以重輸產去者抑令陪納編氓役戶冤痛無訴邑長縣佐旁觀而不敢言國家倚民為命脉而州郡視縣猶子舍豈應不恤如此乞嚴戒諸路守臣今後不許以拘催稅賦刻刷官錢為名別差本州官吏及外縣官下屬邑騷擾其間知縣果有罷軟不勝任者只就富邑條佐選委仍須斟酌緩急使應期會若本縣素有限節已定不許破限迫趣重為戶長之害或有違戾監司覺察按劾重寘典憲從之十一月十一日南郊赦文訪聞形勢之家違法私置獄具僻截隱僻屋宇或因一時喜怒或因爭訟財產之類輒將貧弱無辜之人關鎖餓餓任情捶拷以致死於非命雖偶不死亦成殘廢之疾被苦之家不敢伸訴深為可憫自今赦到日仰守臣多立賞榜通示縣鎮嚴行禁止如有祠訴到官須管盡情根究依法施行或州縣奉行不虔仰提刑司按劾月具有無違戾以聞四年三月九日樞密院奏步軍都虞候李郁言街市鋪戶典當質庫輒將弓弩箭鏐之屬公肆出賣收當乞下所屬重立罪賞約束但係軍器不許收當出賣從之二十五日閤門舍人林伯成言驪驃馬有乘載之功宜禁輕殺以備取運牛皮

筋角受納去處致散失以供軍須之用從之 五月十四日知桂陽軍
王斐言乞下沿江屯駐等處嚴戒主帥不得容令統制官已下輒役部曲
修造私室仍委總領等一覺察行違戾兵官具姓名奏劾併生主帥失察
之罪從之 十六日臣僚言牛皮筋角惟兩淮荆襄最多者蓋其地空曠
便於水草其民用之不恤所以多斃姑以臣前任安豐一郡言之每歲官
收皮角不下千餘件尋常皆係姦民計會所屬估賣却行轉賣與北人蓋
緣州縣至臨安重有所費而不解察者省部未嘗稽考若徒朝廷委曰提
刑司專一拘刷申解仍計於係省或經總制錢內支破脚剝糜費之類嚴
加禁約如州縣輒賣及拘占不發者必寘重罰如此則非惟朝廷省支費
之費矣膠繅銅毛載在今甲禁止甚嚴比年公然過界累有敗獲甚至見
任官親戚僕從等專以此為優潤之資蓋緣外借應副民間使用之名其
實在於過界獲利數倍今若頓加杜絕不許過江又恐民間闕用欲做鉛
磨乳香體例從雜賣場量立數目給官引隨膠繅銅毛發付沿邊州縣置
厝給賣其無官引者不許過江沿路覺察並同販鉛磨之法而加嚴焉如
此則姦民無所容其計矣從之 六月十七日詔累降指揮三衛江上諸
軍不得私借人馬舟船並不嚴切訪聞日來畧不遵守至於巧作名色輒

差權攝友送月餽盡耗財賦自今歲日住罷除赴起朝參官許量差借馬
外餘並限一日拘收回軍馬亦不路遂將隊戰馬尚或不悛必罰無赦
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廣西諸州之土丁初為防盜設命土豪首領選其
壯而可用者部為隊伍教以弓弩擊刺之法有司歲一點集撫勞之今諸
州之民無非土丁凡有工役驅馳迨不以人期待之壯者去而為盜弱
者東逃西走有死而無廣東鹽司捕私鹽之令每日責弓兵必要獲鹽小
人並緣為虐客船有零鹽三五觔則陰取奏數解之鹽司甚者散入鄉民
之家取其食鹽為私鹽料繳與船造之鹽為私鹽鰾魚汁為煎鹽水英
德府之山石其南取掘已盡其北隸冷光縣峭壁萬仞下臨大江近山之
民驅而取石不問能否沿崖攀木縛網投於半空之間穴山洗石有性命
之憂肇慶府之硯石歲鑿不已致江水流入今則候冬月嚴水稍淺命農
夫車水硯匠伐石人有新坑南坑慢坑殆遍夫匠絡繹山間歲失生業不
能自存廣州之合浦產珠或云古有是語實未嘗有珠貪者影響傳聞拘
籍漁船為株戮尸其擾不可一二計海南四州黎洞地與南蕃相望有所
謂茅葉沉香黎人得之甚艱買者傳以為珍一路士大競鬻四州收買或
差人入洞僱買竟不得至遠又有脅之以威遂至出省地焚劫生事一方

禁採捕

之民何辜乞詔二廣監司常切覺察諸州縣官吏等人不得役使土工不得科抑墾丁不得以食鹽厚誣平民不得以淹造之鹽魚汁羅織客旅英德不得放取山石肇慶不得取硯石蕪州不得海蚌之屬海上四州不得遣人入黎洞買香有一違戾官吏按劾以違制論餘人決配從之 十月二十七日臣僚言在廷之臣自一命而上至位絕百僚莫不各以其官職為稱今州縣官之初品與夫一再循轉者即取卿監侍從兩府之階官遇為稱呼如彼右列卿又甚焉以至守令丞簿之屬僭稱曰判小小監當例以判院呼之欲戒防州縣一遵中都事體隨其官職為稱不得輒循故習僭有過制從之 禁採捕 開禧元年五月十八日工部郎官吳鑄言昨者朝廷禁止私鑄銅器閭巷游手不作鑄造賣幣之風一旦寢息而在京官司工役之處或因製造軍器及公廨用度之物旁緣打造潛行貨鬻竊恐人見輦轂之下尚敢如此遠州遐邑相率効尤漸不可制乞申嚴禁約從之 二十五日詔訪聞內外諸軍將合干等人有詐作百姓名色私放軍債已是違戾法禁又輒將物貨高價擅賣每遇支散衣糧料錢等數於打請之際倚恃部轄徑行覓取顯屬陪剋自今降指揮到日仰主帥嚴行禁戢如敢仍前違犯主帥覺察聞具姓名申樞密院改旨重寘典憲主帥

不行覺察亦當重議錮罰可令三省樞密院給降黃榜下諸軍曉示
一月九日准東提舉陳績言主將剋剋至重莫甚於今日私役之弊買工
之弊差使營運之弊未嘗少革是猶曰公家之事然也至於屯駐之所私
買田宅役官兵以為之管幹役軍匠以為之營造竹木輓瓦之屬悉取之
官國家竭民力以養兵而主將廼竭兵力以奉己乞今後應管兵官輒敢
故犯屯之所私置田宅許民間告首以違制論從之
二年四月十七日
臣僚言都城之內連甍比屋脫有火災隨時撲滅獨於彈壓一事猶未深
講臣請條其利害而備言之方爵攸之滋熾也茲民幸災乘時剽掠張皇
聲勢動搖人心為害一也河渠貫相貫通政欲舟楫無壅而公私巨舫舳舻
相銜竹木排筏縱橫偏塞阻礙傷害人命其為害二也古者棟宇之盛謂
之木秋震者一藝之後土木之侈反過於前是欲以人勝天豈不悖理傷
道其為害三也欲令臨安府於通判幕職官及本府兵將官內先次推擇
嫺敏有才之人以備緩急遇有遺漏即差委於要害處分布彈壓仍分差
總轄使臣撥隸彈壓之官拘集頭項大下四散幾察如有姦民乘勢掠人
財物敲詐驚眾者即時收捕枷送所屬根勘情重者依軍法施行應公私
坐船常時並不得放令入城及於裏河擺泊應公私修造竹木并用舟船

乘載不得編成排筏撐駕入城應官民戶不得以板木器用壅塞河道令
臨安府多出文榜豫先曉諭約束犯人以違制論彈壓官吏等不切覺察
次第責罰從之 三年正月十六日行在樵貨務狀行在務場每歲收趣
課額八百萬貫應副左藏西庫就支大軍給遣及朝廷封樁計建康一
千二百萬貫與江四百萬貫應副淮東總領所給遣屯戍軍馬支費并解
發上供封樁之數事繫重害令諸州府却依安撫司行下更不顧客販茶
並舟船並行拘虜設有不敷之人使作有悞軍期行違遂使客人畏懼不
肯與販三務所收課利全然稀少乞指揮下三務場通牒曉諭與販茶鹽
客人知委有茶鹽船經本務場陳乞送鋪戶保明詣實給黃旗公據收執
與販州縣等處不得妄有拘擾違仰客人指實越訴將官吏重行施行從
之 十月十七日臣僚言乞申飭諸路監司嚴切覺察部內如有因科買
而不還價錢以和雅而輒作姦弊即州追都吏縣追典押及承行人吏並
行決配仍許人戶越訴內守令縱容情理巨蠹即併按劾以聞從之 嘉
定二年七月四日權知漳州薛楊祖言科罰之為民病在在有之夫以小
小爭訟而姑從科罰已非息爭之道今有以殺傷而至死者亦或以罰而
苟免則冤氣何所伸乞明詔四方使為郡縣者不至科罰病民又言古有

四民捨士農工商之外無他業自佛法流入中國民俗趨之而南方尤盛有如漳郡之民不假度牒以奉佛為名私置庵寮者其弊抑甚男子則稱為白衣道者女子則號曰女道男人失時不婚不嫁竊修道之名濟姦私之行乞嚴切禁戢應非度牒披剃之人並係各歸本業從之 三年三月二十日臣僚言淮甸旱蝗江湖中熟商販不通乞下諸路監司嚴戒州縣官通販米之舟死下河出界之禁無得出稅裁糴或巧作名色拘留米舟計客人經所屬陳訴監司按劾以聞從之 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臣僚言今日之習俗僭擬踰制冒上無禁流弊至此不可不革青蓋之制輦轎之下非親王宰執不得輒用今通都大邑不問貴賤憧憧往來蔽空如雲黃輿之設尚方所用令編戶齊民一有黥設張之私室宜令臨安府帥臣具見行條令一切禁止如有違戾必真諸罰從之 五年二月十九日臣僚言今之任於廣者凡有出產皆賤價收之而歸舟滿載南方地廣民稀民無蓋藏所藉土產以為卒歲之備今為官吏疆買商旅為之憚行若不禁戢慮傷民力乞下廣東西兩路監司帥臣嚴行約束違者按劾重寘典憲從之 八月一日臣僚言州郡商稅經費所繇出也今沿江場務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推原其繇皆士大夫之貪黷者實為之巨艘西下

客貨如山經田場務曲為免稅沿江諸郡因此凋弊日甚其可不思所以
扶持拯救哉乞令沿江州郡揭榜稅場嚴行禁戢如有違戾許令守臣密
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凡御史臺從之 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竊見漳
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朝廷以備
邊之務不可弛間藉定其數更番以備防托柰何州縣創例科取胥吏並
緣接擾百出利歸於下怨歸於上乞行下漳泉福興化等郡禁戢沿海諸
邑凡大小海船除防北差使外應干科歛無名色錢並行蠲免如溫台明
等沿海船去處亦一例禁戢毋得非法科取若水居小船不應入凡不得
拘籍騷擾如違許船戶越訴官吏計職重寔典憲從之 二十九日臣僚
言沿江有諸屯州郡有禁旅蓋欲專備緩急豈容輒充私役今不惟私役
至於寄居皆得借事教閱披帶一切蠲免平時不習紀律不識行陣方時
開暇恬不為恤既有緩急何所倚伏乞嚴戒江上諸屯依時教閱並不許
差借私役諸路州軍禁軍自監司守倅而下不許占破役使及非法差出
須令逐日盡赴教閱諸屯責總餉之官諸路責帥臣嚴行覺察不則委官
點檢如或違例從實具申朝廷將主帥守臣重賜懲戒庶幾武備修明兼
諸縣土軍乃手近日專充州縣役使及下鄉追呼教閱一事尤不之問乞

並下諸路提刑司嚴切約束違者提刑司從公奏劾例行降黜亦可為緩
急之備從之 十二月二十日臣僚言州縣之間頑民健訟不顧三尺稍
不得志以折角為耻妄經翻訴必欲僥倖一勝則經州經諸司經臺部被
窮則又敢輕易妄經朝省無時肯止甚至陳乞告中微賈未遂其意亦敢
輒然上瀆天聰語言妄亂觸犯不一不有以懲之則無忌憚不但害及善
良官司亦為其紊煩乞遍下州縣揭榜曉示今後經州縣監司及至臺部
的然虛妄者必行收坐妄經朝首者重作施行欺罔天聰者定行編配從
之 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右諫議大夫鄭昭先言張官置吏各有司存獄
有重囚差官審覆委之倖貳令倖或辭避不行至委幕職代之隨司吏胥
不受約束不過具成案涉筆紙尾而已冤枉何自而伸縣闕正宰權攝當
屬邑佐令縣官不差至委郡僚或外官兼攝擅作威福非理擾民民力安
得不困哉稅自有省限固當責之令佐今乃差官交納或差州吏下縣已
納再輸已收復催監繫鞭笞殘虐如此酒稅自有定額監官皆係正員今
乃欲應人情酒務則差官提督稅場則別委拘收規圖添給且利贏餘奈
亂如此乞明示中外自今仍前違戾外則委監司覺察內則許臺諫風聞
重寔典憲從之 六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曩歲權姦用事讒邪得志四方

游士紛集都城假借聲援黃馘是非甚至脅持朝士凌駕言路動如所欲
同聲相應實繁有徒更化以來斥遠輕浮亦需漸變不意此風復長士大
夫惴惴然有朝不謀夕之憂乞下臨安府嚴行禁止如有仍前撰造脅持
敲惑令總轄使臣家切根緝追勘施行從之 十月二十八日臣僚言國
朝令甲雕印言時政違機文書者皆有罪近日書肆有北征譚議治安藥
石等書乃龔日章華岳投進書劄所言間涉違機乃筆之書錄之木寓之
市世之外夷事若甚微所關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龔日章華岳文字
盡行毀板其有已印賣者責書坊日下繳納當官毀壞從之 十二月六
日臣僚言陛下當降御筆官民戶造屋一遵制度無事華飾今都城內外
多建大第傑棟崇梁輪奐相高至於釋老之宮峻殿連閣僭擬莫狀此土
木奢僭之弊也陛下亦嘗降御筆銷金鋪翠不許服用今有司檢照條令
申飭中外務在必行今禁防既寬銷金日盛什物器用燕羞果核無一而
不施金此銷金奢僭之弊也監司郡守迎新供帳恭侈時甚幃幕俱用綾
羅褥裯色以綺錦此州縣奢僭之弊也執侍管軍戎服乘騎此軍將之當
然今內管軍之官出則乘轎暖煖自衛作為奇巧以充饋送威飾優伶以
供宴娛此軍官奢僭之弊也甚至民德不一衣服無常都城皂隸高中大

袖混雜士流民庶妻妾袍帔珠翠僭擬貴其他未易悉數教化不明法制廢壞夫豈細故乞申嚴土木之制及銷金條令所在官司供帳不得徇例過數管軍官不許循習舊弊仍風厲中外率循禮範以為民則共革奢僭之俗助成殷富之風從之 七年三月十六日臣僚言辰沅靖三州內則省民居之外則為熟戶山徭又有號曰峒丁接近生界遠遷深入圍峒甚多平時省民得以安居實賴熟戶之徭與夫峒丁相為捍蔽初郡之初區處詳密隄防曲盡故立法有溪洞之專條行事有溪洞之體例無非為綏邊之策近年以來生界徭徭多有出沒省地而州縣無以禁戢者皆繇不能遵守良法夫溪峒專條山徭峒丁田地並不計與省民交易蓋慮其窮困無所顧藉今也州郡悉聽其與省民交易利於牙契所得輸稅可以資郡帑汎用而山徭峒丁之丁米掛籍自如催督嚴峻多不聊生反引惹生界出沒省地若駸駸不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乞明敕湖廣監司行下該郡凡屬溪峒去處所有山徭峒丁田業一遵成憲不得擅與省民交易犯者科以違制之罪從之 五月十六日嘉興府狀乞令倭船前來本部住泊起歲計詔權令嘉興府行下華亭縣住泊海南船隻抽解如客人陳給公據仰本府具申戶部出給及不得住泊高麗倭船其客人起發前往海

南州軍仰本府縣嚴行覺察不得容令夾帶銅錢申提刑司委官搜檢亦不許將元船再販物貨往廣泉州軍如輒有夾帶銅錢到於別處官司敗獲守臣知縣並行醵責仍行下兩浙轉運司慶元府照會及浙西提刑司專一覺察施行 九月二十六日臣僚言今之風俗自京畿以至江浙其微之不可不謹者非一社稷之所報有常祀也今愚民之媚於神者每以社會為名集無賴千百操戈被甲鳴鉦擊鼓巡行於鄉井之間萬一有嘯呼其間如竊弄潢池之兵者則里社何以禦之此習俗之不可不謹其微者一也古者衣服有常民得歸一今愚民以迎神為名妄一男子目以為神如古者立戶以祭冠冕之華服色之僭飾金車張皇蓋縱觀者不駭執法者不訶惜亂之俗莫此為甚此習俗之不可不謹其微者二也古之命名者不以日月山川非獨欲其不難於避也蓋名以立義義以正行今之士夫與豪傑之旁午於鄉井者或襲古帝王之名殆將何為耶此又習俗之不可不謹其微者三也天下之事必自其微而謹之微之不謹積習至著殆有難於政者已明詔大臣申嚴行下監司郡守鏤榜曉示嚴行禁戢其或不悛必置重憲從之 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臣僚言京師風俗之樞機禮教人心之防範陛下崇尚朴素躬履儉約固嘗特降御筆首嚴銷金

鋪翠之禁曾未數月冒犯如故臣以為行法固自近始而尤當禁絕其源竊見京城內外有專以打造金箔及鋪翠銷金為業者不下數百家列之市肆藏之篋篋通販往來者往往至數千人若於其源而盡絕之販造者既無所容則服用者不期革而自革矣乞行下臨安府檢坐見行條法申嚴榜示其打造金箔及銷金鋪翠工匠等人仰日下改業將應干作具經官首納如限外不首仍前製造販賣並許人告犯人從杖罪科斷枷項號令監賞候犯人替外路州軍專委轉運司嚴切禁戢準此施行從之五
月一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曾從龍等看詳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應武奏去年江浙災傷州郡多為官司掩蔽減放租稅率不以實權與倚閣四等以下當年所欠二稅直俟今秋成熟方許催納所有六年以前諸色稅賦零欠悉與蠲放從龍等看詳欲下戶部疾速具申尚書省一諸州科折綾綿豆麥之類惟計一歲所費料之上戶蓋上戶力勝重賦無可辭難自二等而下則非其比近年以來州郡利於贏餘大率多科數目乃使二等之末例同科折乞令戶部轉運司行下諸州除折帛自有成法外其綾綿豆麥之類止合指定合用數目如科折過數許人戶越訴從龍等看詳欲下戶部嚴行約束如違許人戶越訴一諸路州縣人戶多有坍江落溪之田

業既不存稅則如故州縣不與除減遂至人戶困於虛賦監餉斷決無所
告懇乞令上司差官檢覆除豁二稅毋掛簿籍久為民害從龍等看詳欲
下諸路運司嚴行約束如遇人戶陳訴即與差官覈實除豁施行一諸州
坊場多有敗闕既久額錢仍舊或界限已滿抑使抱認或數攤家戶使之
均納追呼監繫無由了絕乞令所屬監司審覈如敗闕日久合與體減不
許抑勒抱認敢有違戾令監司覺察從龍等看詳欲下所屬監司覈實取
見敗闕去處具中尚書省取旨除豁剗內藏庫照會施行一預借人戶稅
賦臣僚屢有奏請朝廷屢行禁止非不嚴切訪聞州縣奉承不虔多是循
習如後錢一項或借及三兩年盡被官吏侵欺故民間每受預借之苦乞
令諸路提舉常平司行下諸州縣照應施行其餘諸色稅賦亦合照已降
指揮不得先期預催如有違戾許人戶越訴從龍等看詳欲下戶部照累
降指揮申嚴行下約束施行並從之 十一日右正言兼侍講倪千里言
版曹嚴買綿絹於諸郡不以時估定價率以官價抑民俾應督諸縣諸縣
責牙僧紛紛追擾民胥怨咨乞令戶部如諸郡申發到綿絹則株仰依時
估定價不得減尅仍行下轉運司嚴行禁戢諸郡不得科擾如違按奏施
行從之 七月四日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周勉言今日生民之苦其最甚

者稅歛之日急郡守以豐裕為能縣令以峻急祈免一縣之賦十分而解
九分之九可以少舒矣然文移之出如雷如霆縣吏逃逸故為令丞者日
坐湯火塗炭而每不聊生奈之何長更不恤也版曹大計臣不能知專人
下郡豈曰美事求無陵暴賂必不貨若是欲郡之寬縣郡胥之無為侵竊
不可得也夏秋二稅法有省限今兩浙州郡有以三月不而催夏稅者矣
有責納以錢必四月取又因買納他郡而規取其贏者矣均之稅也貧者
稱貸子錢則一月之先有一月之害然則版曹州郡專人亦可無遺乎稅
歛苟及九分有奇亦可少緩乎省限亦可復乎兼給事中曾從龍等看詳
欲乞嚴行禁戢仍許御史臺覺察從之 八月二十二日臣僚言竊見兩
浙江淮南路今歲旱魃為虐種不入土者什七八加之飛蝗肆毒所過一
空民心嗷嗷甚可憂也且州縣之間正使有無相通未至艱食今聞帥臣
守令各私其境以隣為壑禁遏米斛並不出本路州縣之界遂至上戶閉
糴望風翔貴盜賊間作流離餓莩不絕于道遲以旬月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乞行下並仰通販米斛舟楫往來不得禁遏經由場務不得收力勝等
稅錢聽民旅從便糴糴官司不必定其價直如有違戾外委監司內而臺
諫覺察彈劾重寘典憲從之 二十七日臣僚言竊惟朝廷張官置吏上

下相維無非使之奉行主德乃有立意本善而流弊滋甚者諸路監司差官餽送之弊是也冬夏慮囚則差官疎決義倉慮移易則差官覈實楮價慮折閱則差官體訪路凡幾州州凡幾縣而監司不能以徧歷故聽遣其所屬而互察之承其命者固當體其分遣之意今乃奉檄而行惟利是圖稍不滿欲多端羅織饋遺悅心雖有過愆置而不言為監司者亦將何從而察之耶乞今後諸路應差官吏須擇清廉介潔之人除札券之外其餘饋送並不許接受比以賊論從之 十二月四日臣僚言銅錢銷毀最為大患今欲嚴行禁戢非必期為條令但遵守舊法務在必行如有冒禁者以銷毀不多或從潤略一遵條令庶幾銅錢不至消耗實非小補從之三十日臣僚言比者旱蝗為孽民食奏艱朝廷經理不遺餘力蠲廩朝奏夕可惠至渥也臣久歷州縣備究疾苦去年饑歲惟中戶最可憫憐蓋中人之家人僅償出粒米狼戾尚鮮蓋歲不幸遇災自救不給州縣例行科抑使之出粟期會胥迫逾於常賦常田貸室轉糶應輸富者乘時高價取贏反逆其吞并之計胥吏並緣推排以飽豁壑之欲乞行下應早荒州縣出粟賑糶未免亦科及中戶當量察其有無不可再論產錢多方招誘不可專事抑勒如官司過於嚴刻胥吏緣此取受許人戶越訴當擇其甚者

重寘典憲從之 同日臣僚言臣蓬跡會朝或因奏對備見內諸司之吏與夫仗衛之人雖次而錯立聚首而竊談心竊恠之至於身之冠服各有常度或迺持幘帽于手繫衫服于腰短褐便衣恬無忌憚乞行下所屬嚴立約束應入出宮門衣冠並須如儀裹戴服繫行立之際務在整肅其或不恭重寘典憲所諫官司或不覺察亦加責罰庶幾天極崇嚴主勢隆重從之 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僚言州縣之間事力有限而游士挾書以干懇者甚非所宜乞申飭有位應有求書於州縣干乞或親書或連銜並不許發其州縣得書亦不許輒有應副違者示以懲罰從之 十年三月一日臣僚言近因職事檢獄天府其間王正國等屢入蕃國漏泊一事案牘所供珠駭觀聽復聞沿海州縣如華亭海鹽青龍顧江陰鎮江通泰等處姦民豪戶廣收米斛販入諸番此尤利害之切者乞行下沿海州軍各救所屬縣鎮籍定海舟應有買販入番先具所載名件經官給據委官檢實方得出海巡警官司看驗公憑方許放行如係禁之物許令徒黨告首重者以舟中之物充賞至若米斛在舟只許會計舟人期程食用廢幾姦民知所畏戢從之 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比日以來海多寇盜剽掠平民如廣之多漿船溫台之捕魚船所至為害沿海官兵皆相為囊橐一旦

有警不肯極力追捕間有捕獲類多故縱乞行下沿海州軍及逐州巡捕等官應界分之火遇有劫盜立限緝捉踰時刻不獲者即行責罰或行劫之盜續被他處捉獲兵級與賊一同坐罪其官屬有失覺察重賜錮責從之十月四日臣僚言選侯擇令所以分民社之寄重藩宣之託職任蓋不輕也而疆梗弗率猶得以為州縣之橈則亦積習既深而其類非一爾何者倚勢干請挾公濟私則有寄居之擾事力有餘劫制是務則有豪富之擾抵冒法禁刑責不加則宗室之擾嚴牙雀角珥筆健訟則有頑民之擾隱占逋賦恣怒督促則有攬戶之擾甚而侵撓事權凌轢傾陷則又有同官之擾臣備數董察每遇受詞目覩其弊尋行體訪皆無籍之徒陷於微利受情而來多者或至數十為群竄易顛末巧飾詞理期於必中聽受之際固不容不致其審近者畿邑之民有訴其長者至有司究詰乃得其所使之實聞者為之駭愕夫以天府耳目之近官輿之密且猶若此則四方萬里之廣蓋可知矣欲行下諸路郡縣明行揭示俾各知分義之守仍令聽受官司或遇此等詞訴必須公心究竟其實若州縣長吏貪謀殘虐忤理傷道則嚴行按奏重寘於法或疆橫姦欺之輩妄為陵犯亦必遵照中令嚴與施行從之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臣聞指此之折閱原於

銅錢之消耗銅錢之消耗原於透漏之無涯乞行下慶元泉廣諸郡多於
船舶離岸之時差官檢視之外令綱首重立罪狀并行之後或有告首敗
露不問緝錢之多寡船貨悉與拘沒仍令沿海州郡多出榜示於灣澳泊
舟去處重立賞格許人緝捉每獲到上海銅錢一貫酬以十貫之賞仍將
犯人重與估籍廢幾透漏之弊少革從之 十一年四月四日臣僚言朝
廷以浙左諸郡去歲小歉民生艱食權宜通變從商販運米過江救災恤
民不容不爾夫何乘隙好利之徒概冒法禁一離江岸蕩無禁止遵海而
往透入唐界者不一通者浙右如華亭海鹽江陰顧迳等處其為漏泄未
斛不可勝計且天禍彼國連年飢饉猶且逞其克恭而吾之嘉民起利玩
法以資盜糧利害豈小乞行下淮浙漕司及沿海州郡各飭所屬措置關
防如獲到違戾之人研窮勘鞫處以軍法其能告捕者官司給賞之外盡以
所載之物與之斷在必行期以無犯從之 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都省
言勘會見錢稀少會價漸至低減訪聞日來皆由銅錢下江并番舶偷載
與夫越界販賣出外已劄下諸路提刑提舉轉運市舶司日下各嚴切行
下所部州軍差人嚴行搜檢船戶不許偷載銅錢下船如有違犯之人許
同舟使伴并諸色人告首即將犯人送獄根勘仍於名下重與追賞犯人

并船戶與所販物貨并船盡籍沒入官一體汰配斷罪仍仰州縣分明重
立禁賞多出文榜曉諭常切從公緝捉無使透漏仍仰所部監司覺察州
縣還慢去處切待取旨重行緝責施行八月九日臣僚言今日猶務之
弊較之開禧之前固不若彼之甚州縣稱提久而厭玩不無折閱去處然
振起其折閱之漸而杜絕其致弊之因其策在錢而不在楮蓋錢者所以
權乎楮也今日之錢鼓鑄不登滲漏不貨鈺銷日盡私家藏匿疊足四弊
固宜銅錢日少而無以濟楮弊之流行乞申明禁令凡坑冶鼓鑄貴之所
司必欲歲數增衍至於著實之漆漏工匠之鈺銷豪民賊吏之歲積嚴行
禁止無尚虛文無恤浮議則銅錢可以漸裕子母可以相權楮弊之債不
至於隨起而隨扑矣至若州縣稱提之策則民賦輸納官吏俸給一用錢
會中半之說猶可奉行而嘉定九年臣僚所奏具在可覆乞檢舉頒下州
縣務在必行從之十一月十一日臣僚言錢塘為天子之行都神京之
禁地三數年來庸人販夫詭親王貴冑之名占他人墳壠之地以為石蕩
打繫穿鑿豈獨山川鬼神為之不寧而山居之民亦不得安跡乞行下所
屬嚴切禁止不許仍舊公然打鑿所是已鑿空祠亦乞旋行填塞以實舊
址從之十二月三日臣僚言天祐我宋百年故土挈之來歸虜日敗亡

正不足慮第惟邊城稽事屢以稔告而彼疆旱潦無歲無之反聞虜得竊
羅吾境姦民趙利公然販販非細故也虜之長技所恃為焉連年師徒販
獲十耗七八彼平時取焉或於西界仇怨以來既不復通遂乃厚捐珍寶
竊市於吾襄漢間甚而膠膠亦從而往借寇兵資盜糧莫此為甚已行下
沿邊州郡應民間移運米穀及有交易並令本鄉總保或隣甲保識委無
出界情弊方許通行如已深識而故違出界者併保識人同罪及販賣膠
鯨軍須等物併令所屬官司嚴切巡捕如或奉行不虔別致發覺官吏重
行責罰齔罷從之 十三年九月六日臣僚言折科之弊利不歸於公上
而害切於生民始也惟係有務其歛尚微自後諸務從而効之所征無藝
民賦頓增上供暗減歲復一歲至今極矣乞令兩浙轉運司先行約束專
差精強官屬覈實若數外多科并令許民戶越訴當職官皆坐以違制之罪
從之 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臣僚言國朝差役有保正有戶長保正主掌
煙火奉行文引而又有收捕兇暴盜賊之虞戶長夏則催稅秋則催苗而
又有併催二稅後錢之苦所以任民之力不為不重矣今州縣官吏於斯
二者不惟不加優恤又且乘時刻剝勢單力窮必致破蕩乞行下州縣令
保正專任煙火文引之責諸色科歛並行禁絕戶長惟任拘催二稅後錢

之責其有恃頑拖欠之戶即與嚴行追斷庶使充役之家不至重困從之

六月十六日德音赦文勘會蕪黃州并管下縣鎮民戶昨緣避地流移

渡江今欲復業之人應隨行衣物牛具驢馬之類並不得邀阻收稅舟船

免力勝如有違戾許民戶越訴仍多出文榜曉諭九月十日明堂赦文

勘會蕪泉福興化四郡瀕海細民以漁為業所得其實無幾州縣官吏不

恤却行征收自今赦到日仰本路轉運提刑司常切覺察如州縣仍前違

戾按劾聞奏又赦文勘會諸縣起解本州及上司財賦如羅本錢牙契

錢忠順官錢經總制錢之類各有立定策名訪聞諸州軍不恤縣道逐時

添立項目錢數遂為永額可令日下改正或有違戾仰監司覺察按劾以

聞又赦文勘會保正副依條止掌烟火盜賊橋道等事訪聞官司動用

一切取辦如修葺材料差顧夫力勒令催科並是違法仰今後州縣遵守

條令不得泥有科擾如違許充役之家越訴仍仰監司覺察按劾聞奏

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國家置舶官於泉廣招徠夷阜通貨賄彼

之所關者如莞器茗醴之屬皆所願得故以吾無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貨

猶未見其害也今積習玩熟來往頻繁金銀銅錢銅器之類皆以充斥外

國頃年泉州尉官嘗捕銅銀千餘斤光爛如金皆精銅所造若非銷錢何

處

處

以得此頗聞船司拘於歲課每冬津遣富商請驗以往其有不願者照籍
照發夫既驗之而行雖有禁物人不敢告官不暇問銅日以耗職此之由
臣愚謂宜戒飭船司俾之從長措置至冬不必遣船只如初制聽其自至
彼既習用中國之物一歲不通必至乏用勢不容不求求市於我吾以客
主之勢坐制其出入机察其違犯較夫津遣豪民賣物求售坐視其弊而
莫之禁者得失有間矣乞亟賜行下是亦禁戢銅錢稱提官會之一助也
又言泉貨每歲起綱所謂鑄色雖海運以達中都然水脚之費亦自不貲
今外幣香貨充斥積壓陳腐幾為無用之物臣以為當令船司就地頭變
賣止以官券來輸左帑乞併賜行下其於稱提官會亦非小補又言番夷
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
銅錢不售利源孔厚趨者日衆今則沿海郡縣寄居不論大小凡有勢力
者則皆為之官司不敢誰何且為防護出境銅錢日寡弊或由此儻不行
嚴行禁戢痛加懲治中國之錢將盡流入化外矣乞亟賜行下應與販銅
錢下海入蕃者別立賞格許人指告命官追官勒傳永不叙理百姓藉沒
家財重行決配並從之十一月六日臣僚言比年以來游官不得志之
士毒謁無顧忌之傳專事口吻論議橫生勃乎不知底止太則以此希榮

干進小則以此搖尾乞憐稍弗快意撰造事端驚駭聞萬一有激其闕
繫至不細也乞下臣此章以風厲之仍行下臨安府揭榜曉示俾之改過
自新如或不悛臣當指實彈奏重行懲治從之 十六年正月五日臣僚
言年來偽楮日甚丁卯舊楮綴補以為新者有之蜀道楮網潛易於中流
者有之小夫窶人之家盜天子之權私鑄印文者亦有之如一界之楮為
數若干行之數年之間耗於水火耗於破損耗於遐方踰界而不易者又
不知其幾也及其界滿而收也其數常溢則偽楮之多可知今偽造有禁
刊之印文偏之敕令非不嚴具而愚民無知抵冒自若意者朝廷過於仁
厚前後犯禁之人未必盡論如法故小人猶得以玩之歟乞條具累朝偽
造官會之禁嚴立黃版揭示都閭仍下逐路鏤版其有犯者斷在必行官
司或夫覺察併真典憲仍重捕獲之賞從之 十一日臣僚言六飛駐蹕
錢塘閱數十年宮殿所峙實在鳳山之前蓋古人所謂自天目山龍飛鳳
舞而至者鄉來鳳山一帶路南未闢車馬冠蓋多由嘉會門路比年八盤
嶺屢經砌疊其平如砥遂為通衢殊不思前近帝闕後涉禁山行人敢爾
紛擾非所以示尊崇也乞下殿前司日下自和寧門相近八盤嶺路口建
立門闕麗正門西舊自有門並行闕閉除巡徼軍兵往來外應于官員等

輒馬賈賣物貨等人並立碑禁止不得經行違者其名中尚書者重作行
遣官兵並不許假儼巡之名因而取道仍乞指揮令臨安府嚴揭賞勝禁
約增重帝都實為利便從之 八月五日詔令戶部日下遍牒諸路州軍
嚴行約束當職官吏將受納苗米不得過數增收多量斗面如有違戾許
人戶越訴并行下逐路轉運司更切覺察將違戾去處按劾施行仍多出
文榜曉諭 十七年二月二日詔令刑部關牒六部御史臺諫院寺監帶
庾應胥吏凡經斥逐不以元犯輕重曾無勘決日後並不許引赦限及特
行收叙入役以辜吏姦 四月八日臣僚言臨安府轉運司凡所施行公
事兩造在庭有押到而未供者有已供而未呈者未免押出召保幸卒毆
打乞覓輒於委巷之中就客邸為關留之所名曰窠裏得錢則聽其責保
而去無錢則執縛拘繫魚貫蟻聚臭穢薰蒸隆暑嚴寒備極其苦安邊所
及南北兩廂錢塘仁和兩縣循習放縱已令轉運司臨安府委官嚴行根
刷追斷毀拆窠棚鏐榜曉示自今知在人關留窠裏仰家屬經御史臺越
訴將犯人重斷編管四隣不告一例懲治從之 九日臣僚言今建康有
邸吏各分郡以掌之苟事出於公則凡案牘之要程緘縻之姦其俾之申
達足副使令其如利己自營務求巧便知私人之可用而不知常度之不

從之增減
坐領會要

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三

可違知曲徑之可從而不知公法之為可憚於是部曹寺監之吏有因州郡委囑冒充承受郡守明知其人可以倚仗委心屈已而聽之動以二三千緡稍予其家供請託之費或馳書要位控露款私必使委曲投陳探求意嚮或公銜列事未即緘封必使審細斟量旋行改易又甚至結連吏黨鼓倡浮言附託賄徒播謗虛說守之所短則多方撻撻更謂循良守之所惡則撰事與誣力為排訾以賊吏而敢與候牧交通罪固不容於誅矣謹按御史臺三司人吏結甲不得充州郡承受月狀申省具有明文矧在諸司並居朝職嚴於戡吏理亦宜然乞行下六部寺監等處依倣御史臺見行條制月具逐司人吏自主令而下並不得充州郡承受結狀保明申尚書省仍申臺證會若官吏違同故相容庇並許覺察彈奏追鞠犯吏重作施行其諸州申達文字奏師屬吏專一票承但示至公併下臨安府備揭賞勝責令緝捕使臣常切密探有外郡差人齎持書餽復往舊為承受之家即行收捉究勘得實計贓估配將守臣之違戾者取旨黜罷從之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慶壽赦臨安府西湖係放生池專降指揮不得採捕通來小民冒利採取所屬本害禁止可令本府嚴立罪賞出牒禁戢專責巡警官司毋得容縱應諸路州軍放生池依此三年五月八日詔民

年五月八日兩
條移前第一
百九頁前半
十五行四年二
月七日條上

四年六月二十日

條應移第百

十九頁後半第

六行二月二十日

條上

間採捕田鵲殺害生命雖累有約束貨賣愈多訪聞多是緝捕使臣火下
買販及縱容百姓出賣今出榜曉諭差不干礙人收捉如火下貨賣捉獲
其所管使臣一例坐罪 四年六月二十日詔江東提刑司下所屬州郡
禁止採捕蜂兒從知寧國府蔡沆請也

宋會要禁約三

紹興三年三月十八日知臨安府盧知原言車駕駐蹕臨安府屯兵既眾居民浩穰今欲相度每夜三更斷夜五更依舊許人行往從之

七月四日浙東福建諸宣諭未異言衢州所蓋東嶽神祠氣象雄偉州人每遇歡神生日人戶連日聚集百戲迎引其服飾儀物大段僭侈竊應所在崇奉淫祠之人遞相倣效別致生事應州縣奉祀神祠設祭迎引輒以疑鍾兵仗僭擬服飾為儀數者令提刑司行下諸州縣嚴行禁止詔坐條行下 二十二日詔江北流寓之人賃廬居住多被業主賒糧添搭房錢坐致窮困又家石魚并之家占據官地起蓋房廊重賃與人錢數增多小人重困令臨安府禁止仍許被抑勒之人詣府陳告根究得實時業主重行斷遣其物沒納入官本府不為文理許詣朝有越訴 同日詔宗室及有隲不肖子弟多是酣私酒開樞坊過夜將帶不逞毆打平人奪取公身財物令臨安府寅夜密行收捕如獲上件作過之人先行收禁如訊具奏聽旨 十月十七日監察御史廣南東西路宣諭明索言訪聞芑州之地南鄰交趾其左右江州洞五鎮寨諸坑場多有無賴之徒畧賣人口販入交趾又芑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逐年規利之徒貿易金香必以小

平錢為約而又下令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二者之要若不申嚴禁
止其害非輕且已檢坐見行條制行下三郡外欲乞自今二廣邊郡去漏
生口銅錢應仰臣監司守俾巡捕當職官乞比犯人減等坐罪招依奏令
戶刑部限三日立法申尚書省臣見刑制十一月八日臣僚言制束衛
嚴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眾為累及生其子寧多不舉又旁近江東饒信
皆然望賜止絕刑部檢導見行條法為係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諸其
兩浙東西路未有乞休上條詔依五年閏二月九日臣僚言不收養子
孫二廣尤甚詔其該載不盡落分依兩制等給見行條法八年五月十六
日詔應州縣鄉村第五等坊郭第七等以下人戶及無等貧乏之家生男
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錢四貫于常平或免役寬剩錢內支給官吏違
慢以違制論仍要守令勸諭本處土豪父老及名德增行常切曉諭禍福
或加賜給如奉行如法存活數多許本路監司保明並無推賈十五年六
月二十一日臣僚言已降指揮生男女每名支錢四貫文于常平或免役
寬剩錢內支給聞州縣免役錢所收徵細乞於義倉之粟以賑之詔於見
管常平義倉米內每人支米一碩二十年六月四日以臣僚言復申嚴行
下二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以臣僚言詔勅令所立法四年二月二十三

日詔今後諸路有頒降詔令並仰監司關報州縣真書文字鏤板印給于
民間仍約束巡尉不得以修葺粉壁為名差人下鄉騷擾以臣僚言置
非壁之弊也四月十五日御史臺言訪聞西北流寓之民乍到行在往往
不知巷陌誤失人口其廂巡人不即收領送官責問本家誠恐致被外人
用情誘藏在家恐藉以言或任責與人為奴婢或折勒為娼者甚眾雖有
常法斷罪苦賞給未嘗中履約束望下臨安府措置禁止常切覺察從之
二十九日上諭宰輔曰前日王居正上殿劄子論收買御爐灰須胡桃紋
鴝鵒色者何嘗有此指揮續檢到兩浙轉運司下鑒州買炭膠果有上件
紋色上座然曰官中每常用炭並不律擇當跟蹤之時豈宜以此換人可
令速原仍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 七月六日臣僚言乞
下諸路今後有賣降亡恩澤自首之人告首所結付身便行毀換餘人
悉免根究如自首之人特與放罪若因人告發合推究所罪給賞不得枝
蔓詔若有賣降亡恩澤自首之人不以所犯在今降旨擇前後並合遵依
已降指揮施行 十月十七日事訊進呈臣僚奏疏車駕進發有日廵州
縣以使使擾民朝廷雖已降約束乞將歷曉諭上曰朕常出使河朔見宣
和間茶鹽使潘玠列屋長廊徒為文具適以害民不如多出文榜招貼

曰陛下聖慮及此幸甚 十一月六日奉執進呈監察御史田如鼐論
事不密則害成朝廷近來未行之事中外已自宣傳及謫令之出往往
如家人所料當推求其故皆緣人吏不能謹所教上曰此緣呂順浩不知
大體難責物人亦縱之入政事堂每以漏泄趙鼎曰前此中書省樞密院
置皇城內如在天上何由探知自渡江屋宇淺陋人跡錯雜自然不密上
命中嚴法禁又詔應漏泄機事務並行軍法責錢一千貫許人告仍令
尚書省出榜 五年閏二月二十三日都省言三省樞密院人吏約束條
貫其輒入酒肆并開置邸店沽賣酒食之類所立告賞切恐太輕理當增
主詔各更增立賞錢一百貫條並依累降旨律仍出條曉示三省制勅院
門樞密院宣旨門 五月十九日戶部言禁載私鑄銅器已有見行條法
罪賞若私置爐烹鍊銅銷磨錯磨鑿錢實鑄造銅器乞以五家結為一保
自相覺察違犯人係保外者鄰保內不寬察亦乞依私鑄錢鄰保知而不
糾法詔依 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詔今後有銷毀錢寶及私以銅礪石製
造器物賣買與販者一兩以上並依服用罰罪法往二年賞錢三百貫鄰
保失覺察鑄造並杖一百賞錢二百貫許人告仍令州縣每季檢舉 六
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嚴禁止仰巡路監司月具有無所犯及捉獲人數申

尚書省 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乞將諸路見存礪石銅器許存留
外後來更不許鑄造販賣許人告捉罪賞依法外有民間合用之物就官
鑄造出賣詔申明行下 十年五月十三日戶部言續降禁銅器指揮一
兩以上並依前單服用法徒二年賞錢三百貫緣主法太重諸路州縣未
見遵依今欲並依結興舊法一兩杖一百一斤加一等今衆三日配本城
十斤配五百里兩者巡察人失覺察杖八十杖一百罪賞錢五十貫徒二
年錢七十貫每等加十貫流二千里錢一百貫每等加十貫鄰保知而不
糾者以犯人減一等仍州縣通判縣令丞先行見造賣銅器之家應有
動用作具限一日並行毀棄及持自來私造銅器之人先籍定姓名版榜
曉示其民間見賣銅器限一月令入戶赴所屬送納隨斤兩給還價錢州
縣當職官吏違戾具名取旨 十二年四月三日戶工部言今欲將民間
見賣賣銅器之物主定每兩價錢不得過二十文足報增價錢一文以上
並依紹興十年五月十三日指揮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戶工部言其
買銅器之人未有約束欲並從杖一百私罪科斷七月十一日御史中丞
湯鵬舉言乞將已成坯而未鑄者已鑄而未出賣者並許諸色人盡以
家業充賞仍以犯人所配錢監二十七年四月八日左司諫凌哲言欲將

渭清按山八月
二十四日建紹興
五年山德音
卷一萬三千二
百二十四門
以有王公五年
可也

天下寺觀佛像銅鑄之屬官為籍記存留外自後鑄造者許人告首僧徒
工匠施與受施並依見行罪賞斷還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戶部言士
庶之家除照子及寺觀佛像鐘磬銑鈸官司銅鑪存留外其餘所有礪石
銅器如違限不納入官不滿十斤杖一百貫錢一百貫十斤以上並徒二
年貫錢三百貫許諸色人告或家富命官之家限外尚敢沉匿依條給賞
所罪外具名取旨當職官奉行違慢重行黥責鑄銅器匠人主貫錢三百
貫許人告捉從徒二年所罪配鑄錢監重役二十八年十月十日提領鑄
錢所言乞行下邇州府如有鑄銅工匠願投充追使鑄錢監工匠之人更
不利軍務日支食錢二百五十省米二勝丰常加存恤無致失所並從之
八月二十四日德音應潭柳鼎豐岳復州荆南龍陽軍備海潮忠英廣韶
南雄虔吉撫州南安臨江軍汀州管内訪聞邇路州縣昨因捕盜創置軍
期司行移公文追科差役猾胥姦吏以此恐嚇良善無所不至今來軍事
已定仰提刑司委官照檢並行住罷如尚敢存留按劾以聞當議重賞典
憲又前項管内州軍應見收滿驅虜剽人或展轉在賣買人知情至今未
令逐使如限滿依舊拘留並從畧人為女使法科罪部保知而不糾減犯
人罪一等許被虜人或親屬次第陳訴 六年二月八日監察御史梁升

言行在官任滿有出刺之責每交納諸州綱運必多報加量遂致虧折
還納監繫桎梏相望欲望獲罪監官出刺之賞若任內交納不獲特與推
恩從之 十九日中書門下省言訪聞臨安府并諸路州縣多有邪偽之
人子通衢要關處刺殺吏體刺剔腸胃作場惑眾俗謂南法道相傳習若
不禁止為害不細詔令刑部檢坐浙罪條法通牒諸路州縣申嚴禁止
四月二十四日太常博士李弼直言川陝四路邊面聯屬船隻數千餘里
所恃為形勝者非特山溪險阻蓋有林木以為障蔽謂之禁山祖宗時每
帥臣到官即分遣屬吏檢閱禁山為興故頃歲以來以軍興而制器械運
糧而造船筏自違及遠採斫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今乃四通八達望詔有
司檢會禁山條例嚴行約束詔令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相度禁止 七
年七月十五日尚書省勅會浙江西興兩岸濟渡多因過渡人家爭奪上
船或因渡子乞覓邀阻放渡失時致多沉溺自紹興元年至今年已三次失
船死者甚眾其監渡官係無職難以專一理合措置有旨如裝載過數稍
工杖八十致損失人命加常法二等監官故縱與同罪不覺察杖一百概
以渡船私用或借人並徒一年其新林翁山私渡人杖一百仍許人告賞
錢五十貫 九月二十二日明堂赦訪聞處吉等州寺有家學放習詞訴

積久成風。有特州縣傷害善良。仰監司守令。遍出文榜。常切禁止。犯者重
寘以法。十三年閏四月十二日。尚書度支員外郎林大聲言。江西州縣
有掃馬教書夫子者。聚集兒童。授以非聖之書。有如四言雜字各類。昨一
方言俚鄙。詞訴語欲。望播告天下。委監司守令。如有非僻之書。嚴行禁
止。詔令本路提刑司。繳納禮部。有詳取旨。八年三月七日。台州衙門
外有匿名文字。其間稱常平主簿官李椿年。刻薄尋事。欲害眾。作過言。顯
不避上諭。寧臣曰。兵火以來。官錢多有失陷。既差官檢察。若稍留心職事。
便生誣毀。此必州縣人吏所為。萬一作過當遣兵勅殺。趙鼎已下追而歎。
服上之美明。十九日。御史中丞常同言。吏部差濫。閏陞。賈勛。奉補等事。
人吏書鋪。數求常例。數月至多。上曰。官員到部。所費如此。則到官之後。豈
免貪取。何以責廉。令尚書省出榜。部門嚴行約束。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詔新復州軍官員。到行在。整會差違之類。如所屬胥吏。非理阻抑乞覓一
錢以上。取與并過。成人並一等計贓。重行科罪。不以赦降原免。許告賞錢
五百貫。仍令尚書省出榜。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桂陽監言。皇帝本命日。
近津指揮。禁止屠宰。所有禁例一節。不啻該說。理合禁約。刑寺看詳。雖結
與令內未曾修立。成法緣今承既已降指揮。丁亥日。禁止屠宰。一日。所有決

大辟并流以下罪如遇丁亥日亦不合行法從之 八月七日詔應于
託州縣在人輒差科或以官錢應付及於寺觀人戶借夫或以借夫為名
收受在直入已本罪輕者並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原減按官屬出巡及官
員被差幹辦公事合在人夫輒差數及于街市驅逐賣物村民準此 十
二年五月十四日詔皇城週迴高阜望見禁中去處并州城上人行先立
法收提從徒二年科斷其候朝門上及城上平視禁庭並不禁止可令臨
安府日下量塞踏道有犯罪依已降指揮施行 十三年五月十九日中
書舍人楊愿言乞天中令節天下訪求遺跡各置放生池中嚴法禁以慶
好生之德詔諸路監司措置以聞 是日工部郎中林大言臨安府西湖
自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會于湖上所放羽毛鱗介以百萬數比年以來
往往撲捕殆無虛日至有竭澤而漁者傷生害物莫比為甚乞檢會天禧
故事依舊為放生池禁民撲捕從之 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知制誥
趙士初言禁親族法畜有厚者不得殺禽獸雞卵之類仲春之月禁採捕
今來伏遇丁亥日禁屠宰未嘗禁漁獵乞添入丁亥日禁漁獵之文詔依
詳見禁採捕 七月十九日左修職郎趙公傳言近年以來諸路書項將
曲學邪說不中程之文擅自印行以替曉學者其為害太矣望亟逐路逐

消清按十月
九日是十三年
宋史本紀高
宗七十五年三
月事即錄私鑄
毛錢是月終未
辨九月則事即也

司差官討論將見在板本不繫六經子史之中而又是非頗縷於聖人者
日下除毀從之 十五年七月二日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司馬級
言建州近日刊行司馬溫公記關其間頗關前朝政事竊緣曾祖光平日
端著即無上件文字妄借名字售其私說詔要建州守臣將不合開板文
字並行毀棄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學正孫仲龍言諸州民間書坊收
拾詭僻之辭託名前輩輒自刊行雖屢降指揮禁遏尚猶未革欲申嚴條
制自今民間書坊刊行文籍先經所屬看詳又要教官討論擇其可者許
之錢板從之 十二月九日上諭輔臣曰朕前日降出錢樣卿等見
否更不戕錢仍是銷鑄好錢私目鼓鑄可降指揮盡令銷毀民間不得行
使官司亦不許受納今日若不嚴為之禁將未盜鑄愈多則尤費力也於
是詔民間應現在私鑄輕薄雷二毛錢並旌毀 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詔北史所過州軍如要收買物色令接送館伴所應付即不得縱令百姓
與北使私相交易引惹生事可劄下所屬立法禁止 九月一日詔士庶
與國姓同輩名偏傍并連名相犯之人令刑部遍牒州軍限一月改正如
違從杖一百所罪 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右諫議大夫何善言伏見近
降指揮應有差遣人五日朝辭出門蓋以息奔競絕窺覷也而苟得無耻

之徒猶留宿不去欲望申戒勅日後有犯重賜賫責從之 十六年二月
三日臣僚言近來淫祠稍行江湖之間此風尤熾一有疾病唯妖巫之言
是聽親族鄰里不相問勞且曰此神所不喜不求治于醫藥而屬軍牲畜
以禱邪魅至于罄竭家貲果無效驗而終不悔欲望申嚴條令俾諸路監
司郡守重行禁止詔令禮刑部並備行下如不係祀典日下毀去 二十
年六月二十四日奉執進呈直秘閣前權發遣閬州王湛言乞守令每遇
勸農不得輒用妓樂宴會賓客仍責郡縣之官因農時躬駕鄉亭出入阡
陌糾罰游惰以田萊墾闢為之旌賞上曰四川去朝廷遠雖降指揮多奉
行減裂可令戶部立法 八月十九日太医局言本草玉石部中有砒霜
一味委有大毒並無起病之功望令出產州軍今後不許收採商旅不得
依前賣賣見在者並令燒毀重立斷罪許人告捉施行從之 十二月十
五日詔應貸農民以來穀者止許以米穀償之如輸較準折以前及重增
其利數有欠負官司不得收理 二十一年閏四月十六日知沅州傅奎
言湖南西北兩路風俗每遇閏月之年前期盜殺小兒以祭淫祠謂之採生
望下逐路帥臣監司當責巡尉如一任之內糾察採生七人以上依獲疆
盜法特與推賞失于糾察因事發覺巡尉生失捕強盜之罪從之 二十

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南郊教近來州縣違法差公吏兵級驕子之類
文引通下鄉村民戶做借什物器用妄行索索所無之物抑令資備因而
控擾已取民被其害仰監司覺察按勘如敢容庇許監司互察 二十三
年四月十五日上宣諭輔臣曰近今臨安府收捕嚴密戶編置外州本為
百姓除害前日有指訴緝捕下人恐妨取覓妄有供具可令有司子細根
治務要得實恐小人無知反有撻撻甚非除害安民之本意 二十四年
八月十三日軍執進呈温州平陽縣布衣黃元壽進收內一項温州科柑
每歲係正和買百顆以為常額所納者須及八寸稍有分毫不至或五六
顆然後折當一顆稍有違拒鞭笞兩至上日可罰下本州照會不得非理
科擾并福建荔枝不曾使令收買今後亦不得供進 二十五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三省樞密院言頃者較保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于朝廷
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之後告訐成風致簡牘于往來之間錄戲語于
醉飽之後雖朋舊骨肉實相傾陷薄惡之風莫甚於此乞令有司開具前
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詔令刑部開具取旨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御
史湯鵬舉言乞申嚴州縣今後應有告訐私事者或離以公事不許受理
則事不干己之法必行而此風自息稍或不悛追證不實者重寘編配從

之 十二月九日恭知政事董德元等言監司守臣就事剝剝重為民害者一郡常賦自有定額乃取無名之資謂之羨餘官有常俸猶或不繼而乃練無用之人謂之雜攝學校則有校止講書之職庫務則有檢察指教之名別置不一誅求日繁民力困弊望嚴行禁約或有違戾仰御史臺及監司彈奏重寘典憲上曰此等無非害民者可依此行下 二十六日宰職進呈張巖差除上曰張巖是會稽人前日論及紹興府利賈箭筈大擾百姓皆前此曹泳趙士榮所為魏良臣奏聞士榮在紹興日事苞苴不獨此耶箭筈如平江府洞庭柑每動二千宣州蜂兒每斤不下三十千近增至四十千利于民間極以為害上乃詔悉罷之因宣諭曰朕尋常未嘗毫末有取于民如日用紙亦不令臨安府收買恐至騷擾只自令人於市肆中買仍得佳者魏良臣等奏陛下聖德恭儉如此雖古帝王何以加

○ 二月二日左輔靖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判才郎奏近年民間受契莫甚于受納進催差役三事官場官吏與稅子為市阻即人戶米則多加令數則則抑取輕錢或於一頃一疋利責常例計其浮費已過五款一二倍此受納之契也進催本屬戶長今則差公人或差土豪土軍此至將帶稅子動十數人驚擾鄉民煩費百出此進催之要也民間田業

稅費高低灼然差役自上及下而猾吏求賂五閭一名必進十數戶請求
脫免所費不貲此差役之弊也欲要諸路監司詢訪民間利病以聞詳為
法禁上可其奏曰此三者皆民間大事宜速行之三月十八日侍御史
湯鵬舉言近年州縣許用收案並有違旦之會監司郡守或所約之則開
然生發此風起于通判行于司理至于盜用官錢字酒苛刻牙人鋪戶巡
緝市賣以至縣官筵會之費差科配于公吏乞于民中即及人使往來之
處守臣休務之日許用錢銀于公庭其餘月總管課議官通判以下並不
許擅用借用違者委監司郡守即時具奏從之五月十六日新受起居
舍人兼權給事中凌策奏其除陵十書舍人吳秉信各論奏錢塘縣百姓
楊康以市井賍會職放進狀初寄一府屬軍之利仗其僭筆以手大業乃
以開學及御膳為辭輕量朝廷操演宗廟乞送大理寺根治重行斷遣並
從之時楊康進狀以元係浙江青羊官園都牙人今乞依舊在園專一
管幹其青羊園舊錢每年二萬三千貫文盡乞獻納歸官買辦四年酌獻
寺使用及買獻肉膳御膳等仍乞朝省降約束其也牙人不得在園作樂
事下臨安府有詳疏有是論列七月五日御史臺檢法官褚鑑言近年
以來州縣字令題多命墨每有尋常豪戶及僧道富賈有犯罪一經訟庭

往往視為奇貨速禁禁動經月方令入狀以願獻助錢物為名或作
蘇軍支用或作修造亭館吏不顧其所犯輕重一例釋放乞嚴立法禁凡
犯罪者輕重自有新罪條法如或巧作名目令犯人獻助代物以自勉者
官吏當以坐贓論從之 十三日御史中丞湯鵬舉言逐州私置稅場廣
收賄息俸有所入盡歸公庫悉已所用波及僚屬兼向添給所存有之如
蘇湖秀之兵職官官令佐請結其間月有二三三百千者而居民僧道店鋪
舟船經由場務無不科歛以納賄息其害不可言者伏乞申嚴守俾遵依
結與勅令按月及見任供給運者並以自後論令臺諫監司按劾從之
九月一日太學錄萬成舉言昨者大臣專國權傾天下乃於始生之日受
四方之獻寶貨珍奇蟠湊其門至于監司州郡轉相視效屬吏誦奉爭新
幻奇七矣所在請將遺賄金珠綵帛寶以萬計甚者給絲張樂百戲迎引
所至騷然適於誕節夫以州郡而為朝廷之儀人臣而享天下之奉名分
不正未有甚于此者乞嚴禁止詔令有司主法刑部立法諸內外見任官
因生日輒受所屬慶賀之禮及與之者各徒一年所受贓重者坐贓論
十一日太學博士何備言伏見元降指揮將送饋折會之類細計過數者
皆以贓坐近年監司郡守益有供給之外進相送遺公行博易月至千緡者

至於官屬往、虛列名件謂之魚勾從點檢察監催之名其所入亦有月
至二三百結者而開慢小官令得供給俸錢或虛折酒醋或累月倚闌其
為不均如此望下按察官司嚴行禁止悉遵見行條法從之 十月十九
日詔訪聞街市倚賣熟藥之家往、圖利多用假藥致服者傷生深為惻
然自今後賣藥人有合用細色藥敢以他物代者許其家併合人陳首如
隱散却因他人告首者與倚藥人一等所罪並追賞錢三百貫先以官錢
代支其犯人無理有官及蔭贖並依不如本方殺傷人科罪令臨安府及
諸路州縣出榜曉諭 閏十月十五日刑部看詳臣僚劄子在汝州縣違
法差役夫楊馬之類及驅逐街市賣物村民並以違制論不以數降原減
官吏亂作名色拘占舟船者徒一年科罪並許人戶然訴 其州縣見任
官私役工匠即未曾中嚴禁約今欲乞見任官如敢於所部私役工匠營
造已拘依律計屬準盜論若將公興造即具事因送所屬董事差撥仍保
籍內姓名從上編差務要均平及令所役官司據文催迫如有違犯並許
人戶然訴監司不行覺察係係科罪施行從之仍令勅令所編入成法
十一月二十五日尚書吏部員外郎王端亮言比年以來承平寢久俗
益滋惰窳者習田業而猶恥率薄以至女不能嫁多老於幽居送終者歷

力進修而營繕無資以至稅不能養多留于漢土富者競修而越法貧者
強徵而墮業欲望委監司明加減飭使稱家有無冬尊礼制毋尚侈靡從
之 十二月十八日軍執進呈知時昭軍吳說制子乞今後禁止取城人
上曰恭珍天物是誠可禁第恐貧民以取城為生一旦禁之遂至失業此
與捕魚一般何由禁得古之聖人先仁民然後愛物今但令官司不得買
城民間各聽從使 三十年三月十四日臣僚言金侯塘南山士庶墳墓
極多狂與刑勢之家及諸軍寨相鄰橫遭包占平夷其子孫貧弱不能
認焉已有乞令臨安府出榜嚴行禁約并本縣官更不得吏賂容情擅行
給佃如有違犯仰人戶徑詣臺府越訴重行斷治從之 四月十九日詔
應已得差遣人遵依舊法限半月出門州縣閩官應身備者不得差本處
寄居官內已有差遣人不得於行在并臨安府權攝徇情冒差者並以私
罪收坐從吏部請已 十一月二十一日知蔡州馮時行言本州係極邊
與吐蕃南蠻接壤全仰百姓土丁防托而官吏求索紅桑木琵琶槽交椅
楠瘤影沈鐺吐孟土酥蕃葡萄酒椒紅花虎豹皮百色騷擾是致土丁逃
亡不能自存乞行禁止詔下本路轉運司覺察如違即行按治仍出榜曉
諭 十二月七日臣僚言邕州管下官吏受賄停留販生口之人誘畧良

口賣入深溪洞左江一帶七元等州竊近交趾諸夷國所產生金雜香朱砂等物繁多易博買平民一入蠻洞非惟用為奴婢又且奴以祭鬼其販賣交易每名致有得生金五七兩者以是良民橫死實可憐惻乞中嚴法禁仍每季令帥憲司檢察行下邕州及沿路州軍取刑無與販結罪係明詣實張狀中詔令刑部增立賞格 三十一年五月八日知臨安府趙子瀟言訪聞街市無國之輩仰帶牌篋及看臥諫用長藤為馬鞭聚眾于酒肆吹唱鷓鴣手撥葫蘆琴統騰勸酒有傷風教今立賞錢一百貫文禁止違者從重斷遣有官隸人申取指揮及近有官員出城外張小涼傘上用紅油大珠亦乞禁止從之 八月十八日知臨安府趙子瀟言近來品官之家典雇女使避免立定年限將來父母取認多是文約內妄作姪女或養娘房下養女其實為主家作奴婢役使終身為妻永無出期情實可憫望有司立法戶部者詳欲將品官之家典雇女使妄作養女主契如有違犯其雇主并引領牙保人並依律不應為從杖八十科罪錢不追人還主仍許被雇之家陳首從之 十月十八日詔將來視師經由去處排解填進修治道路不得過為華飾勞民費財三石行下約束如有違戾令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訪聞州郡尚有以

獻助為名而下科率之令如福州每產錢一文輸料八文建州每產錢一文輸五文或三文民甚病之江寧七郡間有此類望賜止絕如有輸納准再給還即乞理為本戶將來稅賦之數仍乞優板行下遵者許民戶越訴當實嚴懲從之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紹興三十三年未改元十月二十七日戶部言近日民間多有貨鬻銅器者公然銷錢鑄造乞行下州縣將逐處銅匠籍定姓名如有違犯人先次斬罪押赴鑄錢監充役從之隆興元年三月十三日中書門下言檢會已降指揮應諸軍不得令軍人回易及科敷賣物剋剝士卒請給訪問諸軍近日故免虛費仍前勒令回易及休散布帛柴炭之類并開坊造酒分俵量其請給每月剋除令嚴行禁止詔三衙諸軍連保已降指揮如敢再有違戾許軍人徑赴三省樞密院趙鼎願移軍別入役或願離軍者聽 四月七日臣僚言邇來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民間泥金飾繡競為奇巧衣服器具皆雕鏤妝綴極其華美望飭守臣嚴切禁止詔檢會紹興二十七年禁鋪單銷金手詔中嚴行下七月二十五日中書門下省言竊見邇來臨安府士庶服飾尤常聲音尤雅如揮篴吹鸛鵒握胡琴作胡舞之類已降指揮嚴行禁止外訪聞婦朝正等入往不改胡服及諸軍有倣効蕃裝所習音樂雖以胡聲乞行

下諸軍及諸州縣並行禁止從之 二年正月十日知潭州黃祖舜言竊
見湖南比多有殺人祭鬼者耳目既習遂成風俗乞委兩路監司嚴行禁
禁如捕獲犯人依法重作行遣從之 十四日詔諸州飲燕之費豐侈過
當傷財害民自今各令務從省約敢有違戾必寘之罰仍令戶部條約行
下 同日詔諸州公庫合及見任官供給止許送酒仍不得過數敢以錢
物私贖並以違制論令提刑司常切覺察 二月六日知潭州黃祖舜言
竊見湖南人戶有欠負客人監候貧無以償者悉以男女折充奴婢望勅
湖南提舉司嚴切禁戢從之 三月二十七日德音勸會高藤雷容等州
累降指揮禁止探捕翠羽玳瑁麝香鹿胎之屬非不嚴切尚慮貪吏
抑勒民戶探捕傷害物仰仰奉沿監司常切覺察如違按劾聞奏 六月三
日權給事中葉顯言往南州縣例以丁夫迎送過客多至百餘人少不下
一二十人甚者使供菲饌之直陪道里之費謂之差借云歲餽餉給還者
司不能煩辦舟楫盡奪客舟以載甚者既歸而復往謂之指運欲望明詔
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如州縣或有違戾具名檄奏從之 七月二十日知
賀州秦顯言顯言全道賀州及靜江府居民常往來南州等處輿販物貨
其間多有打造兵器出界貨賣者乞行下諸州縣巡尉及津務鎮場嚴行

禁止如違商人有夫帶兵器並拘沒入官從之 九月十九日權發遺昌
化軍李康臣言竊見二廣始相喪矣習為華侈誇競相勝有官風俗行下
二廣委師守監司常切覺察如違重賞與憲從之 同日戶部主准送下
寧江軍中四川近日多有浮浪不逞之人規圖厚利於茶酒鹽州與生口
才人通同誘畧良民婦女或于江邊用船津載每船不下數十人其利門
關即日鳳州興販入對境州軍茶馬司押馬軍兵即日金房州興販入京
西湖北湖南一帶亦有即自瀘州販入夷界者欲乞行下四川監司遍縣
所部州縣置主粉壁令民間通知仰仰巡尉常切覺察如有違犯人收捕
赴官依法施行從之 乾道元年正月一日大禮赦勸會軍撥耕牛罪賞
非不嚴偏四州縣失于檢察使愚民多有違犯仰其指揮于御村要關處
分明出榜曉示仍督責令捕官司嚴行覺察 同日赦勸會州縣將犯
罪人不問輕重巧作名色勒令獻助錢物顯是違犯仰監司覺察按劾
同日赦勸會豪石魚井之家多因民戶欠負私債或挾怨嫌恣行誣誣生
於錄開列者到獄勒助湯旬月重違條禁良善受獎仰州縣嚴行覺察 同
日赦勸會累年以來已時日漸科須數半一切冤五竊處州縣不體至意
尚有違戾及解送公吏巧作誅求可令諸路監司常切覺察如違按劾以

同日敕勘會諸州公使詣庫界降指揮不得科抑人戶詣關州府利
於所入依舊扣配至及人戶軍營等觀甚為苛擾仰監司舉察按治
三
年十一月二日六年十一月六日九年十一月九日南軒同此制八月
三日臣僚言伏見朝廷以此年版籍修廢政嚴銷等猶全之禁詔旨叮字
務在必行今郡城約去雖嚴民不敢犯而遠方風俗習為華靡未容遽革
欲望中初諸州嚴行禁止從之二年三月十二日詔應私鑄銅器露壞
錢貨違原府台明州尤甚可寄奉守臣嚴切禁止七月一日三省樞密
院言勘會已降指揮詔海州等與歐物皆往山東者三王定罪實非不詳
備防聞尚有昌法之人公然與販販理合中嚴約未詔詔海運路帥臣常切
檢察仍每季具奏有無與販過北界知復嚴具奏聞十月三十日四川茶
馬司言團戶收販茶子入蕃界已有中書罪賞指揮近日輒有持茶苗入
番界賣深屬不便欲乞行下並派茶子賣賣施行從之十一月十一日
詔諸路兵官經四川軍安致報以饋送私受錢物並合坐贓論仍令監司
檢察三年三月二日臣僚言伏見錢寶之禁非不嚴切而沿淮冒利之
徒不畢除法公然販送出售不可禁止乞別下公邊州縣嚴加覺察如捕
獲犯人與重賞典憲從之五月十四日知邵武軍王份言本軍管下鄉

村多有不畏公法之人私買兵器結集入丁歲以為常謂之開社持鎗放
鳴鉦數千百或羣劫以逆神為名甚者倚恃後黨因而為盜欲望約束不行
下目今有犯盡依結集社法處斬頑俗有所畏憚從之 七月四日詣
淮東西路安撫同行下沿邊州軍嚴切立賞禁止私渡買馬人如有違犯
其姓名申三省樞密院取旨重作施行 十一月二日大禮赦勘會民間
多有故人聚眾及貧乏下戶往往生子不舉甚傷風俗可令至路州軍檢
舉見行條法令于縣縣鄉村曉諭嚴行覺察許人陳告 九年十一月九
日同此制 四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言檢會案降指揮令沿邊州軍禁
止私擅渡淮如遇捕獲私渡人並依軍法訪聞近日禁防不嚴仍多私渡
深慮遺漏姦細合再行約束詔沿邊州軍常切遵守仍飭各縣令巡尉嚴
行開防若有遺漏致它虞官司捕獲其當職地分官並取旨行遣 十月
九日權知廣州唐俊義言本州昨蒙朝廷降詔羅貢珍珠然官吏不能仰
體上意公然誅取日甚一日以至通勒庫戶深入無涯之淵墜身殞命皆
不之恤期于得珠而後已行下今路監司嚴行禁戢如違其職任姓名按
勘聞奏從之 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臣僚言近日每遇祀首差除朝殿未
進事已傳播甚若諸處進奏官將朝廷機事公然傳寫謗訛欲乞嚴行禁

上詔三有檢坐條法出稽曉諭 十月二十八日權發遣時貽軍鑒鑒言
每年津發歲獎通准交割其隨調軍兵及使臣等日不下四五十人往往
循習年例私傳錢寶出界并夾帶私商不容搜檢欲乞制下本軍自今隨
調兵士使臣不許過淮止於本軍勾直官兵據合用人數差撥庶可單銅
錢過界之獎姑依今後仍有違犯人具姓名申取朝廷指揮 七年三月
十一日知明州兼公海制置使趙伯圭言伏詳銅錢同界法禁甚嚴緣海
界南自閩廣通化外諸國東接高麗日本北接山東一大洋竊珣拘檢
乞自今應官司銅錢不得輒載入海船如有違犯人事作施行從之 二
十二日權吏部侍郎王之奇言竊見閩外諸州連接敵境多有歸正忠義
之人及逃亡惡女之徒以此為名備聚邊境動輒成羣久而不棄時有
示萌之患欲望中初州縣嚴行禁止詔宣撫司措置施行 六月十八日
知興州府兩湖東路安撫使蔣希言據本司參議官高啟劄子頃在北方
備知中原利害知山東沿海一帶登萊沂密瀋濱諸郡等州多有東南海
船輿販銅錢水牛皮鱗膠等物虜人所造海船器甲仰給于此及唐鄆州
收買水牛皮竹箭梓漆貨物棄客入販入北界轉北方少水牛皮厚可
以造甲至如竹箭梓漆貨物皆北所無伏望敷奏於沿海沿淮州軍度行禁

林川澤所取必竭蓋未有所罪望詔有司中嚴法禁刑部看詳禁止採捕
在法上科違令之罪欲從杖八十科斷從之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宰執進呈知均州呂時問奏城下連接漢水乃是放生去處公使庫歲收
魚利錢補助收賣天中節進銀自金州以來密布魚枋上下數百里竭澤
而漁無一脫者乞將本州魚枋盡行毀折除免公使庫魚利錢案名嚴立
法禁後來不得復置仍禁止應干沿流不得採捕上曰均州所貢銀數不
多而經營至此又是別無案名錢物可以應辦且放生雖有法禁亦細民
衣食所資始大為之防豈能盡絕今自官中竭澤採捕以供誕節其亦不
仁甚夫宜休奏 二十九年二月九日詔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斷春
夏捕雉卵等榜文訓勅丁寧唯恐不至仰見深仁厚澤及于昆虫今付三
省可申嚴法禁行下以廣祖法好生之德既而宰臣沈該等言伏奉御筆
頒降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採捕仰陛下以不殺之仁再造區宇推愛人之
心普及含生恩被動植雖鳥獸與鱗鱗不咸若好生之德用符祖宗實萬
世無疆之休乞宣付史館垂示無窮于是可其請 十二日知樞密院事
陳誠之言竊見民間輕用物命以供玩好有甚于羣毛者如魚鰾鰾鰾
胎是也玳瑁出于海南龜則山澤之間皆有之取其殼為龜筒與玳瑁同

為器國人爭採補磁地以為倒血吹中生伐其肉至午鹿胎抑又甚焉殘
二物之命以為一冠之飾其用至危其害甚酸望今後不得用鹿筒玳瑁
為器用鹿胎為冠所有與販製造已休琴毛條禁從之

雜禁

宋會要 禁造偽金

太祖開寶四年開封府捕得偽金民王元義等案問皆伏辜帝怒並決杖流于海島因下詔曰昔漢法作偽黃金者棄市所以防民之姦弊也比云京城之內競習其術轉相誑耀此而不止為盜之萌自京應兩京及諸道州府禁民無得作偽金違者捕繫案驗得寔並寘極典

宋會要 詔禁市金

大中祥符元年帝以京城金銀價貴以問三司使丁謂謂言多為西賊回鶻所市入蕃詔約束之

宋會要 禁服用金

孝宗隆興元年上封者言乞詔有司自今相造金箔金

線之家尚敢取金以糜壞器用衣服與神佛之像尚敢取金以粧飾皆論如法仍許人陳告詔戶工部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

宋會要 禁金出關

淳熙元年五月十五日時貽軍守臣言銅錢金銀并軍須違禁之物不許透漏過界法令甚嚴本軍係與泗州對境逐時客旅過淮博易射利之徒殊不知畏且本軍與泗州以淮河中流為界渡船既已離岸無由敗獲今欲自客旅往渡口正路本軍西門外立為禁約地分遇有違犯之人分別輕重斷遣庶幾有所畏憚今條畫如後 一照應榷場逐時發客過淮博易係經由本軍西

門出入今欲每遇樵場發客令搜檢官先就西門搜檢如無藏帶金銀銅錢并違禁之物方得通放若客人經由西門搜檢之後于西門外未至淮河渡口搜獲藏帶金銀銅錢者欲將犯人比附越州城未過減一等斷遣仍將搜獲到金銀銅錢物貨盡數充賞一今欲于淮河渡口築土牆置門戶以為禁約地分如客旅或諸色人藏帶金銀銅錢輒過所置牆門雖未上船或已上船而未離岸即與已過界事體無異欲並依已出界法斷罪犯人應有錢物盡數給與搜獲之人充賞從之